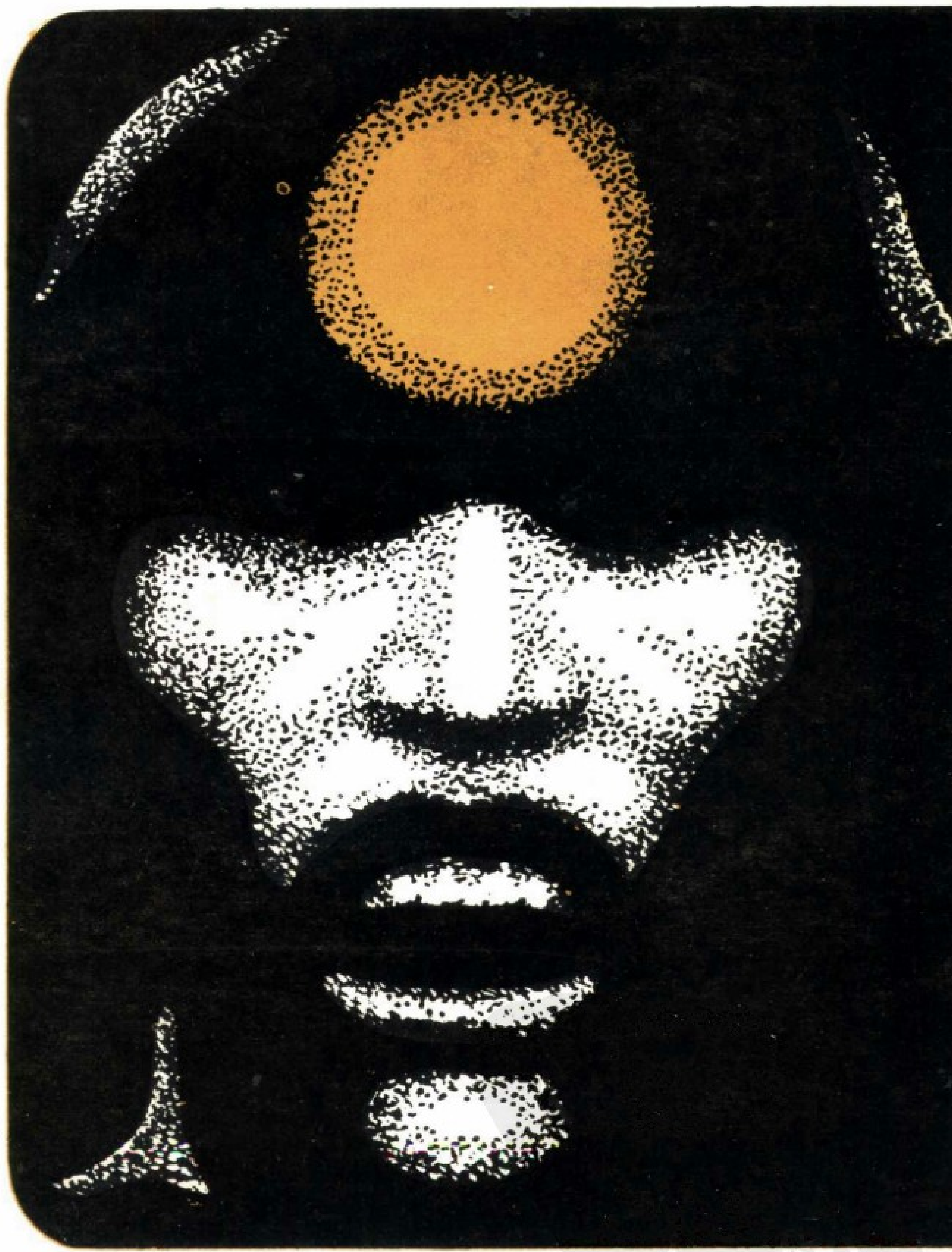


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哥伦比亚」阿帕里西奥 著

蒋宗曹尹承东 译

李德明 校



尘世艰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 038 2376 4

尘世艰难

【哥伦比亚】阿帕里西奥 著

蒋宗曹尹承东译
李德明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Fernando Soto Aparicio
La Rebelión de Las Ratas
根据 Plaza y Janés, Bogotá, 1981年第18版译出

责任编辑：袁殿池
封面设计：姜 录

尘 世 艰 难

Chenshi Jiannan

〔哥伦比亚〕 阿帕里西奥 著
蒋宗曹 尹承东 译 李德明 校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佳木斯印刷总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 10/16·插页5·字数150,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500

统一书号：10093·640 定价：1.10元



作者像

第一章

二月十日 星期六

山谷里的生活历来是平庸的、粗犷的和安谧的。如今，突然运来了一台又一台机器。寂静的中午被尖厉的汽笛声打破了。道路蒙上了厚厚的灰尘。铁路劈开了绿茵茵的原野。树林淹没在黑色的烟雾中，树木枯萎，枝叶零落，连鸟窝也消失了。宁静，那笼罩着大地的宁静，也从此躲进了深山。

自然景色暗淡了，人们的面貌也改变了。再也看不到农民那红堂堂的面容，姑娘脸上那苹果般的光泽；孩子们的目光里也失去了笑意。他们已面目全非，脸上瘢痕累累，头发又长又乱，象野兽般的令人可怖。劳动的汗水在那被煤烟熏黑的脸上划出了道道痕迹。残酷无情的天花，正象《圣经》所记载的那样，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又在许多人脸上留下了麻坑。人们的怯生生的目光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和贪婪的欲望，仿佛是昔日的罪恶留下的难以抹去的印记。

这就是某些人所宣扬的“文明”、“进步”以及祖国的“希望”。他们说，要使大多数人安居乐业，少数人就得蒙受牺牲；要使全国在经济上繁荣起来，山谷里的田园风光就得一

扫而空。至少，演说家是这么说的，他们劝农民舍弃庄稼，放下锄头，不再种玉米，拿起铁镐去采煤。要他们卖掉驯良的毛驴，改用血红色的卡车。

开始，农民们进行了抵制。但是，他们很快就开始退让了——恐惧，贪心，金钱，无知……。自从在那个广袤的地区发现煤矿之后，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主要是穷苦人、逃亡者和流浪汉，从共和国的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他们在田野里到处游荡，走进永远向外乡人敞开大门的热情好客的人家，侈谈他们的想法和信念，用花言巧语为自己的闯入辩解。于是，小土地所有者们不得不放弃那冬天一片葱绿、夏天一片金黄的田地，把它卖给贪婪的买主。有的人甚至是在“不交地便杀头”的威胁下，卖掉土地的。不过，大多数人是自愿的，他们相信外乡人的诺言，认为将来确实会百事如意，过上富裕的日子。

征得土地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机器入侵”——卡车、电铲、吊车……。沉睡了千百年的大山，在底部被挖掘时，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响声；密林中的大树，呻吟着被连根拔起；用稻草和泥巴建造起来的简陋的茅舍，在这股“贪婪”的巨大力量的推动下，连同它们世世代代的梦想一起倒塌了。

制定这项开发计划的人，也许居心不坏。然而，经过成百上千人的嘴巴和大脑，他们的本意慢慢地被歪曲了。沉默寡言的乡下人，没有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事情终于发生了。山谷里原来分散居住着十几户人家，莫雷诺的茅舍，蒙多亚的宅院，拉米莱斯的小屋子……到处是友好的名字，笑盈盈的面孔，坦率真诚的双手。可是，自

从“文明”和“进步”闯入之后，居民增加了，象麦杆似地挤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贫民区。建筑物象野草似地破土而出，铁皮房子，木头房子，石料和水泥房子，一个镇子就这样出现了，被命名为“丁巴里”。

先后涌到这山谷的人，虽然脸型不同，思想各异，但是迄今为止，他们都操着同样的语言。然而，又突然闯来了许多外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他们有的是被当局驱逐出国的，有的是被发财的欲望吸引来的，还有的是为了其它种种打算而来的。从此，山谷里到处可以听到粗野的话语，看到红色的面孔和淡黄色的头发。高身材、白皮肤的女人，代替了过去肤色黝黑、热情奔放的女性。

他们盖起了风格奇特的房舍，瓦屋顶，金属框架的玻璃窗。在农民居住的村落一侧，建设了一个新的住宅区，街道的路面铺得平平整整。那里只住了几户人家，他们一到，就趾高气扬地称霸四方，向田地的主人发号施令。这些黄头发的人，用英语说“很好”，用法语说“是，先生”，或用德语说“请看”。他们急急忙忙地在山坡上建立了办公室。安宁与和平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穷乡僻壤的旧主人，只好被迫屈服于这些外来人。

大规模的采煤工作开始了。开天辟地以来一直环绕着山谷的丘陵，蕴藏着难以估量的矿产。在绿色植被的薄薄的土层下，有着数以百万吨计的矿产。储藏量如此之大，就是开采五十年，也只是象在壮牛身上拔掉一根毫毛。

在干裂、荒芜的农田里铺设了铁轨。人们弯腰曲背，在大地的腹部钉下了长长的钢条，把铁轨固定得牢牢的，因为

几个月之后，火车头就要喷射出黑色的浓烟，呼哧呼哧地拖着一列列长长的煤车驶向省城。

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都来到了丁巴里镇：从外国富翁（他们踏上那块矿产丰富的土地，就是为了统治它和开采它）到沿街乞讨的穷人，以及靠卖身过活的妓女。

在怀着发财致富的欲望的人群中，有一个名叫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的人。他是在一个凉爽的夏天早晨来到丁巴里的。他身材颇长，看上去羸弱无力，弓着脊背，低垂着眼睛，嘴巴闭得紧紧的，就是开起口来，谁也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他那一双干瘪的大手青筋外露，两条腿又细又长。这里说的是他的外表。至于智能方面，他一向逆来顺受，不惜委屈求全，这当然是出于无知，谈不上什么英勇和豪迈。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也没有兴趣去寻根究底。那些十分遥远的事情，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他曾在一家庄园当过听差，只要完不成主人吩咐的差事，他就得挨鞭子。也许他的逆来顺受的性格早在那时就形成了，这对他是一个致命的、可怕的弱点，因为这种无情的生活，使他的灵魂折磨得令人无法辨认。

在他记忆的长河中，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时期之后，他来到一家工厂当机修工，那家工厂座落在远方的某一城市，城市的名字已记不清了。后来，帕斯托拉……对了，帕斯托拉是他的妻子，他是在农村认识她的，当时，他在打短工，每天挣七十个生太伏*。他在那里干了十几个年头。他和帕斯托

* 哥伦比亚的基本货币单位是比索，一比索等于一百生太伏。

拉产生了恋情。帕斯托拉长得很漂亮，邻居都夸她是个难得的好姑娘。她有一双乌亮的大眼睛，面孔细嫩红润，身体端正丰满，浑身散发着妙龄女子的香气。路德辛多完全被她迷住了。他们结了婚。那是九月里的一个寒冷的上午，在一个遥远的镇子（镇子的名字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的教堂里，举行了结婚仪式。

婚后，苦日子便开始了，他们一贫如洗，有时一连几天没有分文买面包。不久，他们生了个女儿，依着德高望重的圣母命名为马利亚·埃利娜，不过，在她幼小的时候，人们都亲切地叫她马利埃娜。如今已经十四岁了，衣服里藏着的乳房已经鼓了起来，两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甩在背后，乌黑的大眼睛，和妈妈长得一模一样。皮肤呈淡褐色，当她感到羞涩时，面颊象珍珠一样透明。

接着又生了个儿子，起名为圣十字架的弗朗西斯科·何塞。不过，人们都简称他为帕乔。他如今已经十二岁，和父亲长得一个模样，是个细高挑儿。但是，他的性格却和父亲迥然不同。他是一个活泼、爽朗、好胜的小伙子。但也很粗暴，因为在他那摄影机般的幼小心灵里，印下了过去的痛苦和磨难，同时也燃起了反抗的火种，这火种象猛兽那样，平时躲藏着，不为人见，一遇机会，便探出利爪来。

这就是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一家，他的妻子、女儿、儿子……。很快又可能增加一口人，因为帕斯托拉怀孕已七个月了。

路德辛多本人不知道他来自何方，也不知道到这里来干什么。也许金钱使他失去了理智，把他领到这条路上来了。

同样的原因，使那么多的男男女女和孩童都涌到这山谷里来了。他们都梦想在这里可以挣得高工资，发一笔财。他们都渴望过好日子，在自己单调的一生中能够时来运转。正是这种心理把他们吸引到“文明”和“进步”与日俱增的丁巴里来了。这种渴望改变命运、改善生活、买新衣服、新椅子、新桌子的急切心情，虽然有时隐蔽，有时外露，然而却始终存在着。一句话，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幸福在向他们招手，那是物质上的幸福，感官上的满足。口干舌燥的人要喝上水；饥肠辘辘的人要吃上面包；衣不蔽体的人要穿上衣服；筋疲力竭的人要睡上软床；心情痛苦的人要得到安慰……所有的人都在追寻着幸福，然而幸福总是躲藏起来，难以捕捉，因为一个幻想实现之后，另一个幻想又在前面等着你。

路德辛多来到了镇上，来到了丁巴里，走上了洁净的、路面修得很整齐的道路，街道两旁耸立着豪华的别墅。他也走进了弯弯曲曲、坎坷不平的陋巷，在那里，铁皮和方砖搭成的狗洞一样的棚屋，栉比鳞次。路德辛多来到了丁巴里，无疑，这里会成为全国的主要煤炭中心。他来自何处？他来自一个没有名字的、陌生的地方，来自生活。

路德辛多爬上小丘，打破了山谷千百年宁静的现代化设施尽收眼底。他凝望着遥远的天边，然后低头俯瞰，目光停留在他即将栖身的镇子。他看见了穷苦人家屋顶塌陷的房舍，也看见了洋人的阔气的住宅。接着，他给高山“听诊”。看出它的核心是黑色的，未来就存在于闪光的、坚硬的岩石之中。但那不是祖国的未来。对路德辛多来说，祖国就是他随时随地可以踩在脚下的那块土地，就是天空、月亮、风、

树木……这就是祖国。不过，只有他双目所及之处，才属于祖国。他的未来，却埋在高山上深绿色的植物之下。那是他本人的未来，他妻子的未来，他的两个孩子的未来……或者说，他的三个孩子的未来。

路德辛多用瘦长的胳膊在空中挥动了一下。帕斯托拉艰难地爬上山坡。马利埃娜背着一只箱子跟在她身后。走在最后的是帕乔，一个十二岁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孩子。

“到了，亲爱的。你看那边的房子多么漂亮……肯定是给先生老爷们住的。这边呢，这边的铁皮房子，才是给我们穷人住的……”

“快，去帮女儿一把，她一定很累啦。”妻子毫无表情地说，她的眼睛好象蒙上了一层雾，什么东西也看不清。那花布围裙下的腹部已经高高隆起，显得十分沉重。

路德辛多从岩石上下来。马利埃娜把装着全家人衣物的箱子交给爸爸。所谓衣物，不过是路德辛多的一条粗布裤子，帕斯托拉的两件旧便服，马利埃娜的两条裙子和一件无袖白衬衫，还有一件穿了很多年的呢子衣服，那是最后一家主人送给帕乔的。

全家人走下小丘。夏日的骄阳把火焰般的光芒洒在干燥、灼热、贫瘠的土地上。山坡那边，控制着长长钢缆的马达，在嘶哑地轰鸣不止，满装煤块的吊斗，顺着钢缆飞驰而下。一个巨大的塔吊伸出铁臂，把吊斗上的煤卸下，然后装到铁路货车上运走。一团团浓浊得近似乌云的煤尘，不时升腾而起，遮天蔽日。那是机器在工作，连续不断地把一把把钢刀插进高山的心脏，掏出一块块巨大的岩石，为矿工扫清

道路。

路德辛多象许许多多的其他人一样，带着妻子儿女来到了丁巴里。丁巴里是一座自由港，一座开放的城市。它的每一条道路都畅通无阻。所有涌到那里的人，都以为那些道路将把他们引向进步，引向经济繁荣，引向富足，引向幸福。路德辛多一家四口（也许是五口），正是带着同样的想法，怀着同样的侈望，匆匆地来到这个山谷的。

“大概九点钟啦。你看，我是不是该去打听一下招工的事？”

“现在就去打听招工？还没地方住呢！这怎么行……”

“那么……”

“你到拐角处的那幢白房子里去问问，说不定能留我们过夜呢。”

但是，主人不愿意收留他们。路德辛多扫兴而归。他低着脑袋，仿佛在街上黄色的尘土中寻觅着什么。他们到处吃闭门羹：没有空房间啦；不留外乡人啦；自家的卧室没法留客啦。总之，各种借口和托辞都有。他们整整找了一个小时，但毫无结果。这时，他们突然发现已经走到了镇子的尽头。

他们面前的景色是奇特的、荒凉的和凄惨的。那是一块隆起的地面，但还称不上小丘。你如果站在那里环顾四周，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箱子，生锈的铁器，烧过的弯曲的木柴，砖头瓦片，烂土坯，罐头盒，一堆堆破布和朽木，垃圾，灰烬，泥巴……说来真是奇怪，就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竟然还保留着两间棚屋。它们是用半烧焦的木料，破木

桶，五花八门的罐头盒和破铜烂铁垒起来的。与其说那是出于人们建造的，毋宁说是把城市居民扔掉的废物、碎砖烂瓦、机器和马达包装箱板随意堆砌而成。与其说那是房子，毋宁说是神话故事里的洞穴。它们竟能支撑不塌，实在堪称奇迹。四个不速之客惊愕地望着这两间房子。白天，赤日炎炎，然而那房子却使人满腹疑惧，望而却步。似乎从那临时安装的门户里，会突然走出一个神秘的人物来驱逐他们，不让他们闯入“禁地”。

这时，他们清晰地听到了孩子的哭声。那是从其中一间棚屋里传出来的。随后他们又看到这孩子探出身来。他面色苍白，瘦骨嶙峋。从老远就可以看出他是个贫血儿，全身惨白，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在他后面，一个年轻女人跟了出来。她蓬乱的头发，前面盖住了额头，后面披在肩上。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她的眼睛明亮而锋利，象把刀子。路德辛多低下了头，这是他的习惯。但是，帕斯托拉却早已为奔走多时找不到住处而焦虑不安了，径自向那个陌生女人走去。

“您好，房主人。”

“您好。”

“我们找住处找了好久……我们到这个镇子是来找工作的。所有的人都关紧房门，不理我们……”

“那间房子没有住人。”

“谁的？”

“没有主。我这间房子也没有主。住在这儿，不会有人找咱们麻烦的。”

孩子不再哭了，瞪着小眼睛望着他们。他大概有三岁的样子，也许还不到，长着一头金发，明亮的眼睛和母亲一样。

“我叫坎迪达。这是我的儿子涅科。”

“我们……这是我的丈夫路德辛多。这是我的女儿马利埃娜，这是帕乔。我叫帕斯托拉，愿听您吩咐。”

“好，我看咱们要成为街坊啦。那间房子比这间更糟，到处漏雨。不过，能修好的。先住下……凑合着住吧。有什么办法呢！”

“你们这就去住吧，亲爱的，我得去找工作呢。”

“上帝保佑您。”

路德辛多离去了。他恐惧，胆怯，寂寞，畏缩，需要帕斯托拉为他壮胆。妻子从容不迫，能够驾驭他，不说粗话，也不骂人。他需要妻子，正象需要空气一样。她是他的领路人，是他的好参谋。他缺乏勇气的时候，比如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就得她鼓励他，推动他。他多么希望她能在自己的身边呀！

路德辛多想到了马利埃娜，她几乎是个大姑娘了；他想到了儿子；想到了把帕斯托拉的肚子撑得越来越大的新的结晶。说不定这孩子就生在那里，生在那用废物搭成的棚屋里，生在那间肮脏的小屋里。没有人同情，没有人爱……但是，起码他会爱这小生命的。他的粗糙的大手颤抖了，仿佛已经在儿子的小脑袋上抚摸……，也许是女儿的小脑袋，因为也可能是个女娃。本来，他不愿有这个孩子，因为他不想再受罪，再承担新的责任。他想到不眠的夜晚，想到新生儿

所需的牛奶，想到孩子的病痛，百日咳，麻疹……他想摆脱这些苦痛，不让妻子受苦，也不让那个小生命遭罪。当时，这个生命的心脏还很小，脑袋也不大，没有思想，没有意识，没有愿望……但是，现在他希望这个孩子生下来；希望这孩子用啼哭，用笑声，用牙牙学语，来排除他的孤寂。为了这条新的生命，为了这个即将睁开眼睛来到人世间的孩子，他应该坚强起来，要抗争，并且要取得胜利。他一定要找到工作，让妻子和儿女们吃饱穿暖……

路德辛多光着脚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走着。他走到了贫民区的尽头，接着就要进入马达隆隆、戒备森严的厂区了。东方煤业公司的办公大楼就在那个地方。他迟疑了一下，双腿打战，几乎要摔倒在地了。他想拔腿跑掉，回到帕斯托拉和孩子们的身边，告诉他们，那种牺牲对他来说真是太大了。他习惯于干农活，当壮工，清理水沟，砍伐树木，铲除杂草，犁开肥沃的土地，播下种子。站在那个方砖水泥结构的庞大的建筑物前面，站在那个镶着象是要把他一口吞下去的大窗户的二层大楼前面，他感到自身的渺小，孤独无援。他想起了妻子、儿女……想到他们身无分文，于是又向前走去。他应该把那些莫名其妙的恐惧从胸中赶走。他是个男子汉，和其他所有男人一样。真的一样吗？不……因为，那时有几位先生正在步入大楼，他们衣服笔挺，嘴上叼着香烟，滔滔不绝地讲着话……而他，衣衫褴褛，没有香烟可抽，话都说不出来，因为他欲言又止，卡在嗓门里，简直令他窒息。

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对，他是叫这个名字，他向大楼迈出一步、两步。一辆小轿车从他身边飞驰而过，他感到

一阵头晕，闭上了眼睛。今天，他怎么啦？莫非那是太阳照在玻璃窗上反射的光芒？莫非那是马达发出的单调的、持续不断的轰鸣？他为什么那样胆怯？他在心灵深处，壮起胆子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的，他什么都怕。凡是陌生的东西，他都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那怕是一张面孔，一台机器，一句话。他命中注定要过孤寂的日子。他想，如果没有帕斯托拉，没有孩子，他也许会幸福的，那时他可以钻进密林里去啃草根充饥……但是，他马上用力摇了摇头，赶走了这一想法。他爱帕斯托拉，这不是热恋和情欲，而是一种兄妹间的情谊和友爱。他默默地爱着自己的儿女，感情含蓄。他们可以为他们做出一切牺牲。所以，现在应该鼓起勇气……为了马利埃娜——她快长大成人了；为了帕乔；也为了另一个儿子或女儿，一旦在母腹呆足了月份，他（她）就要来到人间，遭受贫困的痛苦和折磨了。

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拐过楼角时，遇见一队人，他停住脚步，用沉静而呆滞的目光打量着每个人的面孔。全和他一样，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他们个个眼睛红肿，一双青筋暴露的黑手，乱蓬蓬的胡须。有的穿着蓝斜纹布工作服，有的穿着杂色衣装，午后火一般的阳光射在头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

他想求得别人的帮助和指点。然而，他又感到自卑，顿时失去了勇气。依旧是那种恐惧，那种常常向他袭来的该死的恐惧，那种痛苦的焦虑，紧紧勒着他的喉咙，几乎使他窒息。

“这里是不是招工的地方？”他咽下一口唾沫，终于开口向

队尾的那个人问道。

“对，排队吧。”

“排队？”

“站在我后面。这里干什么都要排队。”

“啊哈，好吧……”

他排在队尾。队伍慢慢地向前移动，缓慢得令人厌烦。一步，一分钟；又一步，又一分钟。那些人是来干什么的？都是找工作的吗？而他，是那个长龙的最后一个……轮到他时，肯定要落空了。那么，他们全家就得回去。回到哪里去呢？回到以前的生活中去，回到他们原先生息的地方去。他们象海上失事的幸存物那样，是被生活的激流推到了巴里这个滚热的海滩上。

队伍最前面的那个人走到一个小窗口跟前站定。他在和一个人说话，那个人似乎在玻璃窗后面。第一个人终于走开了，接着又一个人走上前去，然后是另一个人。路德辛多仍然在等待着。他开始镇静下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农民出身，只会扶犁使锄；他们有的出于生活所迫，有的则为了发家致富，来到这东方煤业公司谋生。路德辛多打量了大家一眼，然后数起人数来。这是他唯一会做的事情。不过，他只会数到五十。还有十二个人站在他前面，他是第十三个。倒霉！他心里想。这个位置倒霉，肯定找不到工作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数了数，惊异地发现自己是第十一个人。他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已经只剩下两个名额了。

他打定主意，给什么工作都干。但是，最好把他安置在没有机器轰鸣的地方。他最害怕机器。他看到高空有吊斗从

远处的井口运煤过来。路德辛多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那么大的吊斗竟能在钢缆上平稳地滑动。当吊斗经过他头顶的时候，他本能地躲到一边去。站在他前面的一个工人看到了他的举动。

“我说，你从来没有在这里工作过吧？”

“没有，先生。我是从远道来的。”

“怎么，连吊斗都害怕？”

“先生，什么吊……？”

“就是那鬼东西。”那工人用手指着吊斗。

“我觉得它好象要落到我头上似的。”

那工人笑了。

“你是来找工作的吗？”

“是的，先生。”

“你会干些什么？”

“嗯……嗯……我以前在农村干活。”

“打短工吧？”

“对，先生。”

“哼……说不定派你到腊平塔达坑道去。那里不久前塌了方，要清理乱石，重建坑道。”

“哎呀呀，那可太好了，我要养活两个孩子，也可以说是三个……”

“也可以说是三个？”又一个工人笑着打岔。这个人有一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面孔，宽大的前额，真诚而有神的目光。

这时，没等路德辛多再说什么，就听见公司的总汽笛响彻整个山谷。已经十二点了，下班的时间到了。

“怎么回事呀？”

“嗨，走吧，跟人事处长连句话都搭不上啰。”

“人事处长是干什么的呀？”

“这个人既可以叫你上班，又可以叫你滚蛋。他负责招工，一句话，所有办公室都归他管。”

“为什么不能和他讲话了？”路德辛多问道，那时，排队的只有五个人了，他们已开始朝不同的方向散去。

“因为十二点啦。”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再来呢，先生？”

“下星期一。今天是星期六，下午不办公。别再叫我先生，你别客气，在这里我们大家都是伙计。”

“好吧，再见吧……上帝保佑。”

路德辛多垂头丧气地往回走，也许，他的心情比以往更加沉重。他给家里带来一个坏消息，连话都没有说上一句；没有人听他那充满忧伤的声音；那里叽哩咕噜说着难懂的话和长满金发的外国人，没有一个人能听到他的央求。正象人家说的那样，得等到下星期一。星期六一个下午，星期日一个整天……几乎是整整两天呀！没有面包，没有钱，没有亲朋。他想到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的那个女人。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坎迪达，对了，叫坎迪达。孩子叫什么来着？记不得了。他苦思冥想了一番，还是想不起来。他觉得饿了，仿佛肚子里有只利爪在抓挠着，使他疼痛难忍。

他加快了脚步。他会从妻子的话里得到安慰。他想到马利埃娜……她已长大成人，出落得美丽动人。当年他认识帕斯托拉时，她也是这样漂亮。现在，事隔十五年，帕斯托拉

年华已逝，象朵鲜花凋谢了，枯萎了。

路德辛多几乎是跑步穿过那些通向东方煤业公司办公大楼的黑色路面的。随后，用惊惧和仇恨的目光扫了一眼外国人住的豪华建筑，又走进了贫民窟。黄土钻进他的赤裸着的脚趾之间，他怨恨地甩掉泥土，仿佛那是一个可以触摸得到的、恶毒的生物。他终于看见了丢弃在小山包上的碎石、残渣和垃圾。他家的房子就座落在那里。他家的房子？对，是他家的。至少不会有人和他争夺。家里的亲人就呆在那里……房子好象新了点，周围的垃圾被清理了一些，房门也放到了正中。

原先，他盼望早些回到亲人身边，高兴地、满怀希望地回到家中。然而，此刻……他的激情慢慢地冷却了。他带回来一个坏消息。两天没有面包，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面包……

“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清脆、亲切的声音把他从痛苦中唤醒，原来是坎迪达。

“事情嘛，太太……嗯，很糟，因为……因为星期一我还得去。人很多，排长队……”

“别担心。现在缺工人。我看腊平塔达那里很需要人。‘魔鬼’跟我说过这件事。”

“‘魔鬼’？”路德辛多问，不断地划着十字。

“是我的一位朋友，人们都这样称呼他。”坎迪达笑着回答。

帕斯托拉出现在棚屋门口。她面容憔悴，两颊肌肉松弛，乳房耷拉，腹部隆起，孩子快要出生了。

“那么，你星期一还得去吗？”

“对了，亲爱的。”

“咱们这两天吃什么呀？手头总共只有三十个生太伏啦……”

“我可以帮你们一点忙。”坎迪达说。“一块喝点粥吧。当然，这算不了什么。”

“太太，上帝保佑您。”帕斯托拉说着，一边低头，一边用左手粗大变形的指头摆弄着围裙的一角。

“好吧，您过来帮我一把。粥就要煮好了……但是，得再加些水和盐。”

帕斯托拉跟在坎迪达后面走向邻家走去。路德辛多感到无地自容。那个陌生的姑娘不得不把午餐分给他们共享，为了他们不致挨饿！他暗暗地为她祝福。她一定是个天使般的女人。真是他们的大救星呀！

两个女人围着粗陋的炉灶忙碌起来。那是用三块高低不平的石块搭起来的，上面架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瓦罐。瓦罐里冒出白色的、轻柔的蒸汽，飘散在中午炎热的空气之中。帕斯托拉用力吹了吹，火焰沿着罐子的漆黑的外壁燃烧着。

大家狼吞虎咽地喝粥。瘦小的、白嫩的、金发的涅科爬到妈妈的膝上，用稚气很重的话语讨要锅里剩下的一块肉吃。帕乔默默地吃着，他没有吃饱，还想吃点。不管吃什么，他总是不满足。尽管他才十二岁，又没有受到什么教育，然而却充满幻想、梦想，对人生有独特的看法。帕斯托拉双手颤抖地看着那块肉。她不是饿，而是想尝一尝，咬它一口，村里人把这叫做“害口”，怀孕的女人常常有这种无法控制的食

欲。可是，涅科要吃肉，坎迪达把肉放到这孩子惨白、干瘪的嘴巴里去了。帕斯托拉顿时脸色苍白，眼前一片昏暗，太阳一下子暗淡了。她觉得大地在塌陷，她坠入了无底的深渊。这感觉顷刻消逝，留给她的只是肚子一阵剧痛。

马利埃娜愁眉苦脸，一声不吭。她不知道自己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她一向活泼快乐，即使在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是如此。一个月以来，她觉得一切都失去了光泽，哀愁包围着他们。就连光辉灿烂的夏天的阳光，她也觉得已远离自己而去，仿佛隐没在厚厚的乌云后面。她没精打采地吃着坎迪达递给她的一片面包。她望着天边，望着茫茫苍穹，望着她那姑娘心灵中的难以捕捉的边缘。是的，那些边缘已在她心灵中出现，但很难确切说出它的位置。在头脑里，在心窝上……总之，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她浑身在颤抖，她把白皙、细嫩的手举到空中，仔细地端详着。手指又细又长，皮肤越发柔嫩、红润。真的，她是有些变了。一股奇怪的压力使她吃惊。在两颗又圆又小、象珍珠做成的盾牌似的乳房下面，她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她的脸泛着红晕，显得非常娇艳。马利埃娜放下手来，感到手臂很沉重。她莫名其妙地想大哭一场，然而，她控制了自己，没有让涌到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周围的泪珠掉下来。她用手指擦了一下面部，从什么时候起她的面颊变得那样柔滑了？她站起身，清风迎面拂过，仿佛一条透明的绸带在抚摸她，把她裹了起来。

“何塞托的小店就在那边。”坎迪达用食指点着一幢砖房。“何塞托为人很好，有求必应。我带您去认识认识。”她对帕斯托拉望了一眼，补充说，“也好把你们每天吃的面包赊下

来。不过，那要等到您的丈夫找到工作以后。”

“星期一就去找工作，但愿上帝保佑。”路德辛多看也没看坎迪达一眼，说道。

“对，星期一。”帕斯托拉附和着说。她腹部的疼痛减轻了一些。她觉得腹中的小生命在蠕动。这个小生命，注定生下以后就要受苦受难，而且会象火苗一样被死神扑灭。

“今天发工钱，人家都喝得烂醉。”坎迪达漫不经心地说道。

“今天？啊，今天是星期六……”

“不对，这里是每旬发一次工钱。”她看到几个人都听不懂她的话，于是又解释说：“每十天发一次。”

“是有人吵架吧？”马利埃娜害怕地问。

“是的。在动刀子，在摔酒瓶子。为了芝麻大的事都会打起来。”

路德辛多愕然地抬起眼睛。这时，他们听到从何塞托小店那边传来一声巨吼。店里有好几个人，从中午起就一直呆在那里。夜幕开始降临。太阳已经隐没到黑魆魆的大山后面去了。在这座高山之下的阴森可怖的坑道里，矿工们在不停地挥镐扬锹，把煤块装进来来往往的车斗里，然后卸进吊斗。好一片忙碌景象。

“他们在喊什么？”

“在喊这个党万岁，那个党万岁。什么都喊。一喝醉酒，就什么都顾不上了，什么都不怕了。哪怕为一点小事，也吵得不可开交。”

路德辛多想，一喝醉酒就什么也不怕了。如果他也能喝到啤酒、白酒或汽洽酒*，也不会再怕什么了吧。不害怕，那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站在别人面前，随便骂上几句，待他人发作时，而自己心不跳，腿不颤，敢说话，敢瞪眼睛，真太叫人高兴了，对，太叫人高兴了……

“太太，您就单身一人住在这里吗？”帕斯托拉想进一步了解一点情况。

“对，就一个人，几乎一直是这样。有时夜里……”说到这里，她发现马利埃娜在场，便收住了话头。

路德辛多一切都明白了。但是，他在心里立刻为坎迪达的行为进行辩护。

那个女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从来处来。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到去处去。在以前，她是怎样生活的呢？这同他们毫无关系。反正她已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午饭拿出来和他们同享。他们对她感激不尽。他们没有权利对人家的行为评头品足。只有上帝才能宽恕她或是惩罚她。路德辛多心里想，她也许不知道谁是她孩子的父亲。那个瘦小贫血的孩子，已在她的膝头睡着了。他也想到，坎迪达这个女人，为了得到一点钱来继续维持那艰难的生计，不得不今天跟这个男人，明天跟那个男人。但是，他并没有责备她，而几乎完全是为她开脱。她孤身一人，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没有丈夫，她在人世上孤独奋战，一群饿狼不时地向她扑来，数以百计的矿工们在她身上寻找一时的快感，之后给她一枚硬币或一张皱

* 是一种用玉米酿制的酒。

皱巴巴的旧钞票……，那钞票象这个世界一样破旧，又象恶习一样可恨。有谁出来保护她，使她免受如虎似狼的男人的欺凌呢？这时，他想到了马利埃娜，想到了帕斯托拉，不禁浑身战栗。如果有一天他不幸死去，如果他突然不能工作，如果他的妻子为了糊口不得不每天接待一个个男人，如果马利埃娜离他而去，流落到象丁巴里这样的异乡，流落到另一个矿上，过着坎迪达那样的生活，带着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住在棚屋里，靠情人施舍点面包，那是多么可怕呀！

路德辛多胆战心惊地闭上了眼睛，握紧拳头。一股勇气涌上了他的心头。

“星期一一定早起。五点钟就赶到小窗口前面。”

“那儿八点钟才开张。”坎迪达说完，半似怜悯半似嘲讽地看着他。

何塞托小店那边又传来了吼声。随后，许多人同时高声喊叫起来。

“怎么回事？”

“打架啦，这是常有的事。”

喊声震天响。“砰！”响了一枪。

“常有这种事吗？”

“常有。”

“警察不管吗？政府呢？”

“看，来了个警察……象是叫金得罗。打架的人散了，准又是为了政治。这些人全是些笨蛋。酒一下肚就头脑发胀，只知道喊什么打倒保守党，或喊什么打倒自由党，于是拳头、枪弹、酒瓶……”

在通向丁巴里的一条大道上，有一伙人在走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其中一个男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满脸鲜血。他破口大骂，诅咒声和辱骂声投枪般地在空中回响着。那个女人哭着劝他，要他安静。女人身后带着一个孩子，手上拎着个装有半截蔬菜和水果的口袋。

那几个人从棚屋前走过。坎迪达挥手向其中的一个人打招呼。那人也向她挥手。转眼间，四个人消失在小树林后面了。林中的树，叶子已经脱落，但树干长得非常稠密，遮住了道路。

黑夜渐渐来临。它好象一群蜜蜂，黑压压的舞动着翅膀，从山丘上飞下来，扑进了整个山谷。忽然，街道上、门廊下和窗户里，全都亮起了灯光。山上也灯火辉煌，工人们正在井口给吊斗装煤。路德辛多看得出了神，他觉得山坡上似乎是接连不断地跃出一颗颗黄色的星星。

然而，在他们栖身的陋室里，却是一片孤寂和黑暗，而且凉气逼人，从山上刮下来的风，象刀子一样刺骨。

附近池塘里，青蛙开始了单调的大合唱。歌声没有任何变换，令人生厌。蝉儿躲在屋旁干枯的、盖满尘埃的树枝上，有时也叫上几声。

“已经很晚了。”路德辛多说。

“想睡觉啦？”坎迪达问。

“不，太太。我们再呆上一会儿……”

涅科咳嗽了几声。孩子的妈妈告辞了。她答应明天多煮些粥，让每个人都喝饱。路德辛多一家十分感激。上帝没有抛弃他们。路德辛多想，这个如此关照他们的女人，居然是

个娼妓，可她是为生活所迫……他这样想着。

“亲爱的，我们进屋去吧，外边太凉啦。”

屋里只能挡住一部分风。房门裂着一道道口子，凹凸不平的墙壁千疮百孔，到处透风。突然间，一片白光悄然地洒满山谷。一轮满月出现在山头。腊平塔达矿区就在山上，这是人家告诉他的。

屋里静悄悄的，只听得池塘里的青蛙呱呱呱地叫个不停。风一个劲儿吹着，发出单调而可怕的呼啸声。这时，马利埃娜浑身哆嗦，她觉得象是有人在她耳边嘟嘟哝哝地说话，黑影长了许多眼睛。她心中一阵难受，又想哭了。漆黑的房间里，谁也看不见她的眼泪。但是，为什么流泪，是什么原因使她……她说不清楚。她用右手轻轻地摸了摸脸孔，发现双唇比以前丰厚了许多。是的，这些日子她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第二章

二月十一日 星期日

路德辛多醒了，首先听到的是机器的轰鸣声。他懒洋洋地睁开眼睛，环视了一下棚屋。屋内洒满了清晨的冷光，显得更加破旧，更加简陋。顶棚铺着满是窟窿的大张铁片，有的洞上浇了沥青。墙壁是旧木板、锈铁、破桶等各种废物垒成的。至于地面，就是那种覆盖整个山谷的贫瘠得不能种庄稼的黄土。房门歪斜得厉害，有如独木舟，竟然能够支撑下来，实在是个奇迹。也许是风吹，雨淋，日晒，使它变了形。他不由想起了漂流在平原河流上的小船……有一个时期，他在平原上呆过，替人放牛，生活过得很苦，不久便离开了。他觉得房门象一只小船，山谷是一条大河，而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河水里挣扎着。他想抛开这些想法，然而力不从心，这些想法却死死地缠住他，使他喘不过气来。他似乎觉得自己完全悬浮在空中，仿佛从岩石上掉进无底的深渊。他伸出手臂，企图抓到一个支撑点，却把帕斯托拉弄醒了。

“天亮了，亲爱的。”

“哎哟，我的腰痛死了！可能是躺在地上太不舒服了。”

帕斯托拉活动了一下脖子，然后坐起来。她疑惧地扫视屋子的四周，曙光已把小屋照得通亮。她的思想飞向过去……但是，她立刻又把它拉回到今天。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没有时间去徒劳无益的哀叹了。他们在人世间是孤独的，他们只有四个人……，也可以说五个人，他们走投无路，没有一个亲友向他们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他们必须孤军奋战，而且力求不成为牺牲品。孤军奋战……孤军奋战……她觉得他们被抛弃了，许许多多的人扑到他们面前，要吞掉他们，把他们捏在手心里，榨干他们的血汗……想到这里，她站起身来。

“我们只有三十生太伏了，亲爱的。你应该到堂……堂，堂什么来着？”

“唐·何塞托。”

“对，唐·何塞托。我得赶快去买点什么来。坎迪达太太给我们煮面糊粥喝，她是个好人。”

路德辛多几乎必须用手摸着地才能从那扇小门里钻出来，那房门象他的命运一样，历尽了人间的苦难，变得七扭八歪，看不出样来。来到屋外，四周是一片荒凉，他浑身又是一阵寒战。那棵光秃秃的、几乎是灰色的垂柳，活象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它的枝叶抚弄着臭水塘的波浪。在这个池塘边，前一天夜里青蛙还演奏了令人心酸的交响乐。他看着那棵柳树出了一会神，然后数了数丢弃在茅屋旁的破瓦罐。这些瓦罐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象一具具尸体，一共有五十多只。接着，他望了望坎迪达和她儿子住的小屋。那是她的儿子，

是她一个人的儿子，因为他没有父亲。涅科，这是孩子的名字。他长得很俊，也许过于苍白了，病态使他更招人喜欢。那虚弱的病容，看上去颇象蜡制的娃娃，似乎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涅科是从什么地方来到人间的呢？从生活，也许就是从他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来的地方来的。他是一个穷困、不幸和无依无靠的人。想到这里，他用力拍了一下额头，拔腿向何塞托的小店走去。

路德辛多走下山包。路上的黄土疙瘩又钻进他那赤露的趾间，他对这种讨厌的颗粒十分恼火，它们好象总是缠着他。所以有大地，是因为有灰烬，有尘埃，有汗水，有拥挤在一起的丁巴里贫民区的所有人的劳动。象前一天那样，他的眼睛焦急而愤怒地停在外国人的高楼大厦上。后来他想，外国人比他们穷人高出一等，他们知识渊博……总之，他们讲英语。在路德辛多看来，会讲英语就有了自由出入天堂的通行证。这一切，是他从农民朋友那里听来的。早安，用英语怎么说？……不会说了，忘记了。那声音发出来很费力，好象是从鼻子里哼出来的。第一次听人家讲的时候，他笑着说，那就象驴叫似的。“古德” * ……对，“古德”。但是，其余的他记不得了。“密斯脱”和“麦歇” **，他们是耸立在乌黑、闪亮和清洁的道路旁的洋房主人……

转眼间，他来到何塞托店前。于是，他又回到现实，走进店铺。他看见一个深色的货柜，玻璃很脏，盖满了路上那种令人窒息的尘土。玻璃后面，摆放着一堆堆各种各样的甜

* 原文是用西班牙文拼写的英文，“好”的意思。

** “密斯脱”、“麦歇”的原文分别为英、法文，都是“先生”之意。

食、空酒瓶和瓶装劣酒。烧酒、甘蔗酒、啤酒等装满许多大小木箱，码在一起……

“您买什么？”

听到这声音，他吓了一跳。这声音十分清脆，简直象铜铃一样。柜台后面站着一个人，约摸三十岁光景，或许还不到三十。他高高的个子，皮肤黝黑，头发又直又硬。脸上有块伤疤，使他的嘴巴显得很大，但是，总的来说，这人还算顺眼。路德辛多觉得他是个正派人。

“我来看看，您能不能卖给我点面包……先生，这里是三十生太伏。”

何塞托弯身将手伸进玻璃柜，拿出三个又黑又小的面包，上面盖着一层尘土。

“拿去吧。”

“这……这值三十生太伏吗？”

“您要是嫌便宜，我就给您两个。”

“不，不，先生。就这么着吧。”

三个面包实在太少，捧在手里还不够拿的。帕斯托拉怀孕嘴馋，给她一个；给马利埃娜一个；还要给儿子一个。他自己，毕竟是个男子汉，又是做父亲的，可以再忍耐些时候。

坎迪达也起来了。涅科在哭，那哭声非常单调，没有变化。

“早上好，太太。”

“早上好，夜里睡得好吗？冷不冷？”

“不，不很冷。屋子里还算暖和。”

“您也该去找只破瓦罐，弄些废沥青来，把顶棚的窟窿堵一堵。‘魔鬼’就是这样把这间棚屋修好的，现在不透风了，下雨也不怎么漏了。”

“好，太太。沥……您说什么来着？”

“沥青，沥青，就是这种东西。”她指着一只破瓦罐底上的残渣回答说。

“好，对，……要我的妻子来帮您一下吗？”

“她起来了？”

“喏，早就起来了，她起得很早。”

“那就叫她来吧。”

路德辛多离去了。他觉得坎迪达的眼睛盯着他的后背。他竭力想直起腰板走几步路，但是力不从心。他把面包递给帕斯托拉，并且告诉她到邻居家去一下，然后自己坐在地上，脊背倚着墙壁。把漏洞堵上……以后再说吧，现在太累了。他闭上了眼。“饿虫”在胃中搅动，使他感到一阵恶心。他用力咽了一口唾液，力图赶走昏晕的感觉。他用右手擦了擦前额。远方传来了机器声，他朝山那边望了望。灌木丛之下，两米深的地层下，埋藏着那么多的财富！他将去腊平塔达做工，用锋利的尖镐去刨岩石。想到黑洞，想到他不得不钻进那漫长的坑道去挣每天吃的面包，妻子的面包，儿女们的面包，一阵恐惧向他袭来……他要把一些硬币交给何塞托，从他那里换来盐、饼干、玉米……生活真是荒唐可笑！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从哪儿来的？是谁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夜里是谁的手臂搂着他入睡的？小时候是谁挣钱养活他的？他都已记不清了，因为他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回头难

以看清早年的事情。但是，一定有人为他受过苦，正如他现在为帕乔、为马利埃娜受苦一样……一定有人……他怀着真挚的感激之情，想到了他的父母。他的心田豁然开朗，曙光照亮了心房。但瞬间，那颗心又罩上了阴影，这阴影有如笼罩着丁巴里的树木、房屋和所有居民头顶的那层黄土。他又伤心起来……丁巴里，多么动听的名字呀。他大声说了一遍：丁巴里……他被包含在其中一个字母里，因为他已是这个镇子的组成部分了。他厌烦地环顾着四周。这里地处镇外，甚至连贫民区都算不上，是个垃圾成堆的地方。他和他的全家就住在那里。他想到坎迪达，这个女人长得并不丑，眼睛里闪着诱人的火花。他记起了帕斯托拉，她面部的肌肉和乳房已经松弛、干瘪，腹部隆起，双腿瘦削……不过，她早先还是很漂亮的，比坎迪达漂亮得多。她的面孔是红润的，肌肉是结实的，微笑时常常现出酒窝……那时，她胸脯丰满，两腿健壮……生活使她受尽磨难，把她折磨成现在的样子。她象一张旧纸币，经过许多穷人的手，目睹过许多人的眼泪。

从远处传来了妻子的声音。这声音和以前大不一样。从前，她的声音甜美、温柔，充满着爱抚。现在，则变得粗野、刺耳。一切都老朽了，快完蛋了。那些矿井也会老化报废的……

“路德辛多，为什么还不来吃早饭？”

只是面糊糊，没有面包。滚热的粥喝到喉咙里象火炭一样。他喝了一碗，饥饿把魔爪缩了回去，胃好受了些。帕斯托拉把她的面包掰开，将一半塞到他嘴里。他流下了热泪，赶忙侧过脸去。于是，他又看到了外国人居住的洋房。

“帕斯托拉，您可以去给人洗衣服。外国老爷给的钱多。他们的妻子很娇，不干这种活儿。如果您想干，咱们过一会儿到镇上去。我过去干过这种活儿。但是，现在……我干吗还干呀！”

“坎迪达太太，哪有水呀？哪儿有洗白衣服的干净水呀？”

“那儿棵桉树后面有条小溪，溪水很清。”

“咱们到镇上去吧。”

“亲爱的，不要了……不过，也好……你干那种活儿不合适吧？太重了吧？会不会伤身子？”

“你还没找到工作，咱总得想法吃饭呀！”

他们没有再说下去。马利埃娜觉得内心痛苦已极，憋得喘不过气来，好象那愁苦淤积在已经鼓胀、渐趋丰满、柔软得犹如鹅绒团般的乳房间。身上的裙子显得太短，大腿都裸露在外了。那双腿已经显现出女性的特点。

帕斯托拉从镇上回来时，带回一大包衣服。路上，坎迪达老是帮助她。路德辛多本来呆呆地坐在地上，看见她们来了，赶快艰难地站起身来，抻了抻长腿，下去接她们。

“你猜，付给我多少钱？知道吗？”

“两个比索吧，亲爱的！”

“两个比索？想不到吧，老头子，五个比索！”

“几套衣服？”

“十套。”

“瞧你这个样子，什么时候才能洗完哪？”

“我的身子并不象你想得那么糟。再说，还有马利埃娜呢，她能帮我干活。”

“我来帮你，妈妈。”

“好，咱们大家都到小溪边洗衣服去，反正不怕有人来偷咱们的家具、锅碗、瓢勺什么的。”坎迪达笑着说。

他们向小溪走去。涅科走在前面，他一边走，一边捡起石子往树丛里扔。石子击中之处，从树枝上落下一团团灰尘，露出绿色的、闪光的叶子。坎迪达跟在孩子后面，注意着他的行动。再往后是马利埃娜，她没精打采，若有所思。她那双乌黑的眼里，有时掠过喜悦的光芒。当风把衣裙吹得紧贴在身上时，她的双手便颤抖起来。马利埃娜后面是帕乔，他背着帕斯托拉要洗的十套衣服。帕斯托拉扶着路德辛多的胳膊往前走，路德辛多搀着她，护着她，让她走稳。是的，他的妻子是个好人，勤劳能干，……要是没有她，他怎么活得下去？想到未来，当果子撑破外壳，他妻子的生命处在危险中时，他不禁捏一把汗。他把帕斯托拉紧紧地拉在自己身边，仿佛能减少她临产时的痛苦似的。

小溪淙淙的流水声，象歌声一般清晰地传到他们耳边。他们离开了黄土路，走上一片草地。由于高大的桉树的保护，草地没有受到尘土的袭击。那是草场，绿油油的，令人心旷神怡。小溪从中穿过，有些地方清澈得可以见到底部的石子。桉树把景色点缀得分外令人神往，树下，长着一些蕨菜和野生棕榈。涅科高兴得大叫起来。帕乔把衣服扔在草地上，拔腿就跑，接着倒在地上连打了三个滚。眼前的情景使大家暂时忘记了大自然的严酷，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悲惨。坎迪达

美美地吸了一口凉爽的空气，马利埃娜把柔嫩、白皙的手伸进激流中，流水似乎停下来抚摸着她的双手。

“这儿沙丁鱼多。”坎迪达说。“孩子们常到这里钓鱼。”

“啊，真的吗？”路德辛多问，他脑海里立刻闪过一个想法。

他向一棵桤树走去，那树把嫩绿的枝杈探到小溪上方。他吃力地爬上树干，折下一根又细又直的枝条，小心地剥去树皮。帕乔凝视着，揣摸着，他终于明白了。

“爸爸，有鱼钩吗？”

“只有一个。就看咱们的运气了。但愿能钓到一点鱼，咱们就可以在这里吃午饭了。”

路德辛多从旧衬衣兜里掏出一个仔细折叠的脏纸包，打开来取出鱼钩。

“可是，还缺一根细麻绳……”

“爸爸，我有。是我玩陀螺用的。”帕乔把脏得几乎成了黑色的细线递了过去。

路德辛多在细绳的一端系上鱼钩，另一端拴在树枝上。停当之后，便向河边走去，选了一处合适的地方。那儿水深，大桤树枝叶茂密，树下阴凉舒适。他坐在树根上，那是一个天然的板凳。帕乔捉到一只蟋蟀，路德辛多把它挂在鱼钩上，甩到溪水里，耐心地等待着。

这时，帕斯托拉已打开了衣包，摊在草地上，把衣服分成几类。她给马利埃娜一些，其余的给自己留下。她们走近溪岸，那里有人放着两块青石板，在上面可以捶打衣服，也可以抹肥皂。于是，母女俩开始了一天的沉重劳动。她们把

裙子拉到大腿上，免得被水弄湿。帕斯托拉的大腿很瘦，看来似乎难以承受整个身躯的重量。马利埃娜把她丰满的大腿露在外边，但赶忙在石板后面的草地上跪倒。她为自己的美丽感到羞怯，脸上泛起了红晕。

坎迪达坐在一边，将涅科放在膝上。这孩子一反常态，今天格外高兴。他想四处乱跑，想下到溪里，到水底去摸五颜六色的小石子，但是妈妈不准，怕他着凉……涅科最后还是胜利了。他扔下妈妈，走到路德辛多和帕乔身边，他们正等着沙丁鱼上钩呢。

时间过得真快，太阳已经升得很高。阳光洒在田野上，到处闪烁着紫色的光芒。树枝纹丝不动，宛如身穿灰衣的修道士，又象白发苍苍的老人，矗立在草地的边缘。从腊平塔达小煤矿所在的高山上，不时吹来阵阵凉风，桉树发出沙沙的响声，仿佛是在祈祷。小溪绸缎似的给人以凉意的水面上，泛起阵阵涟漪。坎迪达乌黑的头发在风中飘动着。

“我得回家一趟，”坎迪达对帕斯托拉说，“取点盐、面粉和洋葱来，咱们就在这里做面糊吃。换换环境也好，今天就吃顿野餐吧。”

她想带着涅科，可孩子说什么也不干。

“太太，把他留下吧，让他跟我们在一起。”

坎迪达走了。路德辛多不由得目送她远去。这女人走路的姿态很美，臀部和肩膀有节奏地扭动着。在薄纱般的衣裙下，他隐约地看到了她那苗条的身材，丰满而富有弹性的肌肉……就象他过去见到的帕斯托拉那样。他沐浴在阳光下，产生了一些异样的想法。他用力闭上眼睛，然后转过头去。

他不再观看坎迪达的身影了。她那俊俏的风度搅乱了他的心。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向溪中的流水看了一眼。他觉得鱼竿动了一下，立刻用力挑了上来，可鱼钩上是空的，蟋蟀也不见了。

“爸爸，咬钩啦！看见没有？咬钩啦！”

“再找条小虫子。”路德辛多吩咐说。“哎，该死的！鱼跑掉了。”

帕乔在草地上转了几圈，不时地弯下身子观察着，终于用敏捷的手又捉到一只大蟋蟀，草绿色的身子，浅黄色的翅膀。路德辛多给蟋蟀动了一次奇特而十分必要的手术：用指甲除去它的四条腿，把它的身躯穿在尖尖的鱼钩上。他不慌不忙地完成这些“手术”之后，便将鱼钩抛进水里，又将自己身子斜靠在桤树的粗大的树干上，耐心地等待着，该等多久就等多久。

太阳在清澈蔚蓝的天空中移动着。在石板上捶打湿衣服的声音，一阵紧似一阵。帕斯托拉的前额汗珠滚滚。马利埃娜身体比较强健，干起活来显得轻松多了。她们在衣服上抹好肥皂，一件件堆在草地上的干净处，让太阳晒上一会儿，再放进水里最后洗一遍，然后便可以晾干了。

坎迪达还没有来，她已经回去好久了。他为什么又想起了她？路德辛多又摇了摇头，气鼓鼓地拉起鱼钩，然后重新扔进水里，而且扔得更远了。坎迪达……她走起路来多优美呀！“魔鬼”……那肯定是她的情夫。真怪，她竟然是“魔鬼”的情妇！路德辛多的身子颤抖了一下。在他看来，“魔鬼”是上帝创造的心肠最狠毒的家伙。他想，天下的事情就是这

么奇怪。上帝为什么要创造魔鬼？坎迪达……她扭动着臀部和双肩，当优雅地把头发甩向脑后时，嘴角两旁现出一对酒窝。帕斯托拉年轻时，比坎迪达更漂亮。可是，现在……他看了她一眼，心里充满怜悯和疼爱。帕斯托拉的硬挺挺的失去光泽的头发，垂在汗珠滚动、皱纹道道的前额上。当她在石板上搓衣服时，松弛的乳房在颤动着，透过她那用杂色棉线缝补起来的衬衣，依稀可见。马利埃娜在那边……他的女儿马利埃娜，她很快就是个成年女子了。

路德辛多觉得有东西在拉鱼钩，立刻把它提起来，只听帕乔高兴地喊叫道：

“钓到鱼啦，钓到鱼啦！爸爸，这鱼真大，象条鲱鱼！”

一条较大的沙丁鱼在绿色的草地上，进行着绝望的挣扎，象一支银矢，镶嵌着彩色的箔片。路德辛多贪婪而兴奋地看着，这条鱼足有他的手那么长。马利埃娜放下手中活计，站起身，好奇地凑了过来。

“真可怜，就这样死了！”

“咱们的午饭总算有点着落了。”路德辛多说。“帕乔，再去捉一只蟋蟀来。这条沙丁鱼真大啊！”

帕斯托拉也抬起头看了看沙丁鱼，然后又继续弯下身子去洗衣服。马利埃娜也回到原地去干活。为了不让水弄湿，她撩起了裙子。虽然并没有人看她，她还是羞得犹如一棵“虞美人”。她的脸蛋涂上了美丽的油彩。眼睛低垂着，双颊绯红，嘴唇颤抖……她正值含苞欲放的年龄，是个漂亮的姑娘，尽管穿的是粗布衣裙。她虽然只有十四岁，但身材已经成型，这是大自然的神奇的功绩。

帕乔又捉回一只蟋蟀。路德辛多将鱼钩甩到水中。这时，坎迪达回来了。她头发蓬乱，面色通红，额头上渗出颗颗汗珠。她一手拿着昨天晚上煮面糊粥的铁锅，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纸包。

“我遇上‘魔鬼’了。”她说，仿佛在解释。“来迟啦，当然，也好，咱们有面包和肉吃了。”

“坎迪达太太，真是多谢您了！”帕斯托拉丢下手中的活计说道。“我们是穷人，可是仁慈的上帝有眼，他会酬劳我们的。”

“帕乔，找点树枝来，再寻三块石头，支个炉灶。”

帕乔不一会儿就拣来好多干树枝和垃圾堆里的破箱子板。坎迪达划着火柴，点燃炉灶，开始准备煮午饭。

不久，路德辛多又用力将鱼钩拉上来。又是一条沙丁鱼，比头一条还大，全身金黄，点缀着蓝、红、白几种颜色的条纹。它躺在草地上，渐渐地安静下来，最后僵直了。

一共钓到四条沙丁鱼。路德辛多用坎迪达拿来切洋葱的一把旧刀，亲自把它们开膛破肚，撒上盐，放到火上去烤。这是他对这顿简易午餐的一大贡献。

马利埃娜和帕斯托拉休息了一会儿。第一批衣服快洗完了。坎迪达给每个人都盛了一大碗粥，味道很鲜。由于“魔鬼”的慷慨解囊，他们人人都吃到了一块肉。魔鬼！路德辛多又想道。魔鬼这个可恨的东西，很难从他的脑海里赶走。心肠狠毒的家伙……不，这不可能。上帝没有创造心肠狠毒的人。一句话，他对这类事一无所知。他饿了，喝了面糊粥，又吃了一块沙丁鱼。他送给坎迪达一整条鱼，当他的指头碰到她的

手时，面色顿时变白了。他望了妻子一眼，似乎想从她那里得到业已缺乏的勇气，他当时的想法一言难尽。饭后，他仰卧在草地上。

钟声压过单调的马达声，把阴郁的响声断断续续地、颤抖地传遍了整个山谷，传得很远很远，最后消失在高山的阴森森的悬崖峭壁间。路德辛多听得十分真切。他坐在池塘旁灰色的老柳树下。他想起来了，今天是星期日。山下外国人的豪华的住宅区里，教堂的扁平的钟楼上正在打钟，召唤天主教徒去祈祷。

帕斯托拉走出了棚屋，她用一块杂色的、十分破旧的头巾，将暗淡无光的头发拢住。马利埃娜也跟着走了出来，头上蒙着一条黑纱巾，那是几个月前她过生日时爸爸送的礼物。当帕乔穿着他那件呢子衣服出现在门口时，帕斯托拉叫了一声路德辛多。他懒洋洋地、有气无力地站起身来，加入了妻子和儿女组成的行列。

马利埃娜打扮得很漂亮，穿了一件白色上衣，使丰满的胸脯更加富有魅力。下面是一条红色的窄裙。脚上穿着一双干净的白色旧鞋子。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迷人的姑娘。当他们走过工人住宅区的头几幢房子时，一个微有醉意的小伙子向她打了个唿哨，使路德辛多不禁怒容满面。

风刮得真不是时候，街道上的尘土迎风四起，形成一个个黄色的旋涡，到处乱闯，最后消失在地面上。所有房屋的墙壁都是一种颜色，盖着一层厚厚的黄土。房顶、房门和狭长的窗子也都一样。太阳从山上射下最后几道光芒，吃力地

照耀着阴暗而肮脏的街巷。几处房门前站着凶神模样的人，他们在谈论政治，评论社会主义，赞颂俄国的学说，咒骂美帝国主义。有的小声议论着政府委员和财政部长，说他们应该对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费用的上涨承担责任。他们的话，在远处很难听清，但是，有些话还是传到了路德辛多的耳朵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应该把工人当中的不满情绪煽动起来。”一个穿得比较讲究的人对另一个破衣烂衫的人说，后者毕恭毕敬地听着。“一旦使矿主和工人之间出现分歧，我们就定能成功。要知道……”

路德辛多后悔自己没有停下来听完那一席谈话。他贴在妻子身边往前走。在他们后面一米远的地方，跟着帕乔和马利埃娜。两个醉鬼在一家店铺门前争论着，象吵架一样。

“告诉你，现在是我们自由党人当权。”

“你们他妈的当什么权！不管哪个王八蛋喜欢不喜欢，我们保守党要上台。”

“你这个混蛋！我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子汉大丈夫，这辈子还没有人敢在我面前大叫大嚷呢。连我的老子都没有跟我大声讲过话！”

说着，两个人动起了拳头，厮打着，倒在街上，掀起团团黄尘。路德辛多一家人战战兢兢加快脚步，向教堂走去。

一路上，他们见了不少这种场面。演出的主角是醉鬼。酒精发作在由于气愤而颤抖的拳头上；发作在因萌起罪恶之念而变红的眼睛里；发作在出口伤人的双唇上；发作在杀人的左轮手枪扳机的铁钩上。酒精无处不在，它支配着这个野

蛮人聚居的小镇。

他们渐渐地穿过了穷人住宅区。破旧的房舍，弯曲的街道，饮酒过度而灼红的脸庞，挥舞的拳头，特别是黄色的烦人的尘土，统统被抛在他们的身后。他们越过一段空旷地区，进入外国人的住宅区。这里街道宽阔，路面平整。他们惊异地望着那些豪华的建筑：光洁整齐的红砖墙，宽大的玻璃窗用各种花纹和颜色的铁栏保护着，花园里长满了奇花异草，房顶是那么漂亮，可以和神话故事的插图上的房子媲美。那里陈设奢华，里外整洁。他们默默地将自己住的洞穴同这些上层人物的宅第相比。路德辛多的愤怒又一次涌上心头，然而这愤怒立即被任凭命运摆布的屈从心理所代替，犹如在他的血液里注入了一种专门让他听天由命的针剂。

有几个身材颇长、满头金发的女人，从房子里走了出来。她们很少进教堂，大多跟着丈夫带着儿女到俱乐部去。那里整个下午都有人在跳舞，喝威士忌，纵情欢乐。喊声、笑声和用异国语言的说话声，不时从俱乐部高大的窗户里传出来。路德辛多想，里边准是酒精流成河啰，他们喝得酩酊大醉后，便互相争吵起来。不过，他听不懂，住在贫困和肮脏的丁巴里的人，谁也听不懂。丁巴里同这里隔了一座山，座落在煤矿附近。

一声尖厉的长鸣划破天空。只见开来一列火车，运来了许多人，个个满身乌黑，衣着肮脏；双手和脸上沾满了在掌子面里干活时染上的煤屑。他们下了车，脚上的大皮靴拖在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他们向四面八方散去，然后又归拢到一条路上来：通向煤矿，通向吊斗。这些吊斗从丁巴里

镇的上空滑过，将煤卸在前边的火车站上。巨大的起重机开动了，用它那无齿的大口，贪婪地吞噬着煤炭，然后又吐出来，把车皮装满，运往省城。路德辛多觉得头晕得难以忍受，不禁步履蹒跚。人流如潮，机声震耳，遍地是机器，到处是危险……他挽着帕斯托拉的手，高声地招呼着孩子们。

用白垩粉刷的教堂已经在望。扁平的钟楼熠熠闪光，好象是用锌皮建造的。两口铜钟悬挂在一个白色洞穴里，一大一小，声音各异，但都洪亮动听。钟声在山谷里回响不已。那是晚弥撒的最后一遍钟，附近城市的神父，每个星期日都要到这里来举行晚弥撒。

教堂的黑色大门，装饰着金色的阿拉伯图案。路德辛多轻轻地推开了门，全家人一起走了进去。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建筑，房顶平滑，四周镶着彩色玻璃窗，给人以一种神秘之感。正面是祭坛，布置得十分简单，只有一尊木雕的大型耶稣蒙难像。丁巴里所有的居民，都对这尊木雕像十分崇敬和景仰。几支大蜡烛燃起的浓烟，在小教堂里缭绕盘旋。高高的吊灯把教堂照得通明。里面摆着十几把长靠背椅，大部分已坐上了破衣烂衫、受苦受难的平民百姓。他们脸有饥色，面容苍白，干瘪凹陷。妇女们鼓着大肚子，表明不受欢迎的孩子即将出生。男子们蓬头垢面，他们刚从矿里出来，还穿着下井的衣服。另外一些人醉醺醺的，歪在椅子上毫无顾忌地睡起大觉来。这场面令人感到可悲、可怕与可厌。至高无上的耶稣圣像，正张开双臂，似乎已经宽恕了这些人，并在为他们祝福。

路德辛多叫妻子、马利埃娜和帕乔坐在一张空椅子上，

自己也坐了下来。

神父在又窄又小的圣器室里脱下旧长袍，换上圣衣，为做弥撒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两个身穿辅祭服装的小童从圣器室出来，燃起祭坛上的蜡烛，把福音书放在规定的地方，然后在耶稣蒙难像前跪了片刻。神父出来后，弥撒便开始了。

路德辛多的前面坐着两个神父。他们默然不语，双眼紧闭，脑袋垂在胸前。但有时又突然受惊地抬起头，佯装听弥撒的样子。随后，醉意又征服了他们，使他们重新陷入酒精引起的不可抗御的瞌睡之中。在邻近的一条凳子上，有个女人敞着怀睡着了，婴儿徒劳地吸吮着奶头，随时有摔到地上的危险。一个醉汉独自坐在一张靠墙的板凳上，不时可笑地做着鬼脸，仿佛在和谁说话。全是一些面容肮脏，满身汗水、烟垢、黄土的人。尤其是黄土，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简直象瘟疫一样。

路德辛多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并没有在祈祷上面。为了避开那些凄惨怪诞的场景，他把眼睛投向祭坛。神父已经念完了福音，正准备按照惯例宣讲教义。他清了清嗓子，便开始布道。他针对那三个不听他祈祷的醉汉训了话，针对那个酣睡的女人训了话，针对那些面黄肌瘦、双眼凹陷的男人训了话，还针对那些为养活自己的孩子不得不出卖肉体的可怜的女人训了话。那些没有被酒精灌得昏头昏脑的粗人，出神地、静静地听他宣讲，并且仔细地玩味他说的话。他们需要这些训词，这些话直接滋润着他们的心田，给他们以慰藉，因为他们正在受苦受难，渴望被人理解。这些话，又是良好

的规劝，给他们指明出路，使他们脱离失去人类尊严的迷途。

“上帝认为，忍受贫困是一种美德，能博得上帝的欢心。我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当中许多人，为自己的命运感到绝望。但是，你们应该记得，当上帝来到人间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并没有来到花天酒地之中，也不是生在富豪和权贵家中。他赤条条地降生在马厩的干草上，他贫困已极，卑微至甚。后来，他慢慢长大成人，他是在圣·约瑟身边，象工人一样，在劳动中长大的。所以，兄弟姐妹们，劳动是人类最大的光荣。只有劳动，人才能变得高尚，变得伟大。懒惰是一切恶习、邪念、罪恶、贪婪的根源。你们应该耐心地忍受贫困，赞美上帝，因为他给你们指出的道路，正是耶稣在人间所经历的道路。因为只有具备这种逆来顺受的美德，我们的肉体死后，灵魂才得以升天。在天国里，上帝将张开双臂欢迎我们，我们将永远得到他的庇护。”

路德辛多思索着，是的，神父先生讲得十分动听。那无疑是真理。受穷就是美德。人间之后便是天堂。人间终究是一时的，天堂却永世长存。对此，他最后领悟了十之八九。人死之后，灵魂将飞向极乐世界，所有灵魂都将云集于此。上帝将亲自评定每一个灵魂：区分善恶，决定奖惩……

路德辛多陷入沉思之中，他已习惯于这种沉思。当他回到现实时，神父已快做完弥撒了。他屈膝下跪，用赤忱之心叫了一声“福哉马利亚”。随后，他走出教堂，同帕斯托拉和儿女们一起，向丁巴里的垃圾场走去。在那里，命运为他们筑了一间棚屋，使他们得以栖身。

第三章

二月十二日 星期一

早晨七点钟，路德辛多就离开了棚屋，但当他赶到东方煤业公司的办公大楼时，小窗口前已经站着一排人了。他懊丧地数了数：十八个人。他是第十九个。前面的人都盘腿而坐，他也学他们的样子，干脆坐了下来。

头上高处，不时有吊斗通过。一个吊斗装满煤炭滑下，另一个吊斗卸完煤炭又升上去，往返交替，循环不已。小轮在空中架设的钢缆上飞速地滑动着。远处，是一阵阵的马达声；附近的火车站上，汽笛长鸣，那是火车即将向省城开去的信号。象前天一样，路德辛多观看着安装在塔吊附近的四台起重机，在有条不紊地工作，吊斗运来的乌黑煤块卸在塔吊那里。塔吊的铁铲自动地伸进高高的煤堆里，铲得满满的，然后，转向火车上方，打开活门，将乌亮的煤块卸入车皮。火车又是一声长鸣，车头喷出团团蒸汽，懒洋洋地启动了。它如同一个千年鬼怪，凄厉地吼叫着，最后，喘着粗气，拐过一段弯道，消失在一片高大的灰色的雪松林后面。

路德辛多望了望办公大楼，它和外国人住宅一样，也是

红砖结构。宽大的窗上镶着磨砂玻璃；楼门高大，涂有黄色，上面写着一些字。他不识字，看不懂。平平的楼顶上盖着水泥板，使大楼显得粗笨，不好看。他移开眼睛，想到了自己的家，想到了他、帕斯托拉和孩子们的栖身之地。昨天下午，他听从坎迪达的劝告，在望弥撒之前，用沥青堵好了漏洞。坎迪达……他又一次想起了她，她那苗条的身影、富有弹性的身体，全都浮现在他的脑际……一种奇怪的欲望又在折磨着他。他慢慢地回忆着坎迪达的面容：鹅蛋脸，也许下巴长一点，微笑时，嘴角两边各有一个酒窝；眼睛明亮有神，象猫的眼睛一样；头发蓬松；皮肤细嫩，身子结实而敏捷……坎迪达！那天早上，在她将一碗微甜的面糊粥和一块面包递给他时，他用一种少有的目光仔细地打量着她。他不禁惶惑起来，他以前可没有这种想法呀，哪里来的呢，太荒唐啦！

他想起了帕斯托拉。她和马利埃娜在洗衣服，可能已经洗完了。她们要把衣服送到城里去。五个比索……在他找到工作之前，至少几天的面包有了着落了。他可以交朋友，可以到何塞托店里去赊东西。

他好象又听到了昨天神父在望弥撒时宣扬的道理。贫困、美德、顺从、容忍……他记得不很清楚。总之，神父大概是想说，穷人在人间历尽困难之后，就会上天堂；而在人间享尽荣华富贵的人，定要下地狱。地狱！真的有地狱吗？地狱里真的有那么多酷刑吗？无限仁慈和善良的上帝，怎么会造出一个地狱来，让人们去受苦呢？

“您也是来找工作的吗？”

一个粗鲁、生硬的声音，把他从沉思中唤醒过来，随着

声音，还飘来了一股烟草味。他看了看和他说话的人。此人高大魁梧，一脸大麻子。

“是的，先生。”

“想干什么？开车？”

“不，抡镐……”

“啊，腊平塔达。那种地方我可不想去。要么找个好点的工作，要么干脆不干。开车呀，起重机呀……”

路德辛多没有开腔。他干什么都行，他早已下了决心。目前这种状况，再也活不下去了，怎么能靠坎迪达的帮助过活呢！即使她现在还没有什么表示，迟早总会厌弃他们的。他想起来了，坎迪达是个过着流浪生涯的不正经的女人。他一想到坎迪达昨天和“魔鬼”见面的事，便怒火中烧。他们吃的肉和面包，就是那次见面赚来的……可是，谁知道付出的是多大代价！他们是靠坎迪达的罪孽，靠她的不可告人的行为来填饱肚皮的。这是多么恼人的事！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别人的行为是否端正，和他又有什么相干？这算不算嫉妒？嫉妒！有的时候，他想的事情可真够荒唐的！

刺耳的汽笛声又响了。大家站起身，排好队。路德辛多的身后一下子又排了十个人。他朝他们一瞥，几乎所有的人的脸上、手上和衣服上，都蒙上了一层黑灰。他们一定是矿工，是来交涉什么事情的。也许是要求提高工资的。

队伍一点一点地往前移动，速度极为缓慢，使路德辛多以为永远到不了那个小窗口。为了消磨时间，他想起昨天钓鱼的情景。他把钓到的鱼放在坎迪达点燃的木炭上烤熟，吃起来格外有味……啊，这个女人又跑进了他的脑海！她走路

时，臀部和手臂有节奏地扭动着，委实动人。他又看到了她那明亮的、放射出火光的眼晴……，她和“魔鬼”神秘地会见后的那张绯红的、汗珠淋漓的面孔。“魔鬼”？让“魔鬼”见鬼去吧！

“下一个！您想干什么？”

路德辛多吃了一惊。他没有发觉，自己已经移到了窗口。他面前出现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同她一比，他以前见过的女人都成了野人了。她的眼睛碧蓝如晶，有如夏日阳光灿烂的晴空；她皮肤是浅褐色的，嘴唇殷红，精心地描涂成心形；乌黑的头发鬟曲着，象乌木的框架一般镶嵌着她的完美无缺的脸庞。她穿着一件绿色的羊毛衫，使和谐优美的曲线绝妙地显现出来。灰色的裙子紧紧地裹在身上，使她更加富有魅力。这一切，都是在一刹那间看到的。

“您想干什么？没听见我在问您吗？”

“哦……对了，小姐。我是来……找工作。听说……”

“拐个弯，进来。人事处长办公室会有人找您谈的。”

“拐……个弯？”

“对了，打那边走。”姑娘伸出手来，指着楼角说。

那只手可真嫩、真滑、真白，又细又长的手指戴着戒指，指甲染得血一般红……路德辛多急忙离开窗口，按照姑娘的指点，向办公室走去。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扇涂着黄漆的门，令人望而却步。上面写着黑色的符号，不象是数目字，可能是字母。他战战兢兢地进了这道门，一条闪亮的水磨石走廊通向另一扇较小的房门。门前站着那个对他说喜欢开车、开起重机的身材高大

而粗壮的男人。这人进了屋，就随手关上了房门。

路德辛多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从窗户往里探望，光线从这窗户透进人事处办公室。那个房间很宽敞，摆着黑色的皮沙发。一个姑娘坐在打字机前，打字机老是哒哒地响着。一个黄头发，红脸庞，鼻子上架着一副玳瑁框眼镜的先生，坐在发亮的桌子跟前。他好象在跟早他一步进去的那位朋友谈话。两个人都打着手势。黄头发的先生把在角落里工作的那位姑娘叫了过来，姑娘和那位大汉说了几句。大汉出来了，嘭地一声把门关上，因为用力过猛，把玻璃窗都震得颤动起来。

路德辛多在房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几乎难以听见。别看他敲门没有力气，心脏却砰砰地跳得厉害。

“进来！”屋里有人粗声粗气地用英语说。

什么意思？是不准他进去？他又用力敲了敲门。

“进来。”这一次是姑娘的声音。

路德辛多推开门，走了进去。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死了几百年，现在到了最后审判的日子了。眼前的椅子都变成了岩石，变成了大块大块的煤炭。那个外国人长出了翅膀，拖着一根长尾巴，头上伸出两只角。那个姑娘则变成了一位天使。他似乎听到了响彻霍沙法特河谷※的号角声……

“说吧，快说吧！”讲的又是英语。

路德辛多力图镇静下来，他用手擦了擦额头上沁出的汗

※ 霍沙法特河谷，位于耶路撒冷和橄榄山之间，原意为“上帝的审判”。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到了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所有的鬼魂都得聚集在那里。

珠。衬衫已经紧贴在背上，浑身奇痒难忍。他眼睛直愣愣的，从人事处长身上移到姑娘身上。这姑娘是个细高挑儿，肤色黝黑，仍旧坐在打字机前打字，理也没有理他。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有什么要求？”

那个姑娘停下手上的工作，走到路德辛多跟前。他宁可置身于鳄鱼和水蛇横行的湖泊之中，也不愿遇到这样的场合。他从小就怕涂脂抹粉、妖里妖气的漂亮女人。

“您有什么事？”

“我……我……小姐，我是来找工作的。”

“工作？你会干些什么？”

“对，您会干些什么？”

“小姐，抡镐使铲……”

“什么？”金发的人事处长大吼一声。

姑娘把路德辛多的话简单地讲给他听。处长怀疑地打量了他一番，好象要估透他那瘦弱的躯体能使出多大力气。然后，把姑娘拉到一边说了几句话，路德辛多什么也听不懂。

“到腊平塔达干活去，行吗？这个煤矿，不久前发生了一次塌方。要招十个工人，编成一个班，负责清理岩石，重建坑道，使这个煤矿恢复生产。”

“可以，小姐。干什么都行。”

“要多少工钱？”

“我要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妻子要……”他咽了一口唾沫。他想，自己险些说了句蠢话。

“每天四个半比索。”

“啊？好，很好，很好。”

“明天就上班。七点整，要准时到达矿上。领班会分配你干什么，你要听他的指挥。”

“是，小姐。那我就走……”

“等一下，还得在合同上签个字。”

“可是……”

“没什么可是不可是的，签字吧。”

“安静点！”人事处长大声喊道，他在桌子上重重地捶了一下。

路德辛多不懂什么叫做签合同。但是，看到那个人凶狠威严的目光，便不敢再出声了。姑娘又在打字机跟前落座，一边问他姓名、年龄，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一边飞快地打下来。最后，把一张写着奇怪符号的白纸递给他，说道：

“在这儿签字。”

“小姐，可是，我不会签字呀……”

“啊哈！好吧，画个十字吧。有身份证吗？”

“没有……我妻子叫我弄个身份证来着，不过，我看没有什么用。我看……”

“画个十字吧，给您。”姑娘递给他一支圆珠笔，他毕恭毕敬地接了过去。

路德辛多划了个大十字，随后走到人事处长的办公桌前。

“上帝保佑您，先生……”

“滚吧！快给我滚开！狗娘养的。”处长怒吼着。

“喂，快走吧。到门房那里要一块铁牌，把这张登记卡片带上，门房会给您的。”

“谢谢，小姐。”

路德辛多出了办公室。他看了看姑娘给他的纸片，不知上面写着什么。门房……

“劳驾，先生，门房在什么地方？”

“往前走，在走廊尽头。”

他快步向门房走去。里面只有一个姑娘，正在翻杂志。

“早上好，小姐。”

姑娘抬起又黑又大的眼睛，犹如两汪黑得亮晶晶的湖水。路德辛多畏缩了，声音卡在嗓门里，喘不过气来。

“是来取铁牌的吧？”

“是的，小姐。”

登记卡片在农民路德辛多的粗大的手指中间颤抖着。姑娘一把夺了过去，查看了一下。

“22048，这是您的代号。”

“我？”

“对。在公司里，您不再叫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了。您叫22048，这是您的代号。”

“小姐，给我改了名了？”

“别说傻话了。这是您的铁牌。拿上快走吧。”

路德辛多接过铁牌。那是一块金属薄片，上面写着号码。那几个阿拉伯数字他都能认识：2—2—0—4—8。他现在叫这个名字：二二零四八。唉！要是妻子知道他改了名字……

“每天四个半比索！咱们吃饭有保证了，再也不用去打搅坎迪达太太了。”

“对了，这位太太可真好，咱们已经给她添了不少麻烦……再也不能去打搅她了。”

“以后，咱们该去租间象样一点的房子……”

全家欢天喜地。帕斯托拉已经收到了五个比索，但是，要到下星期天才能有衣服洗。马利埃娜坐在一个角落里，用两只乌亮的大眼睛望着父母，她觉得自己和他们是甘苦相连的。她一向爱父母，尊敬他们，赞美他们。爸爸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一心为全家，尽力照顾每一个人。妈妈是个懂得忍让的人，她吃苦耐劳，尽力支撑着这个家庭。

路德辛多一家请坎迪达吃午饭。除了面糊粥以外，还有面包和大块的肉。坎迪达向路德辛多祝贺，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这时，处于沉睡状态的异样的欲望，再度向他袭来。这异样的欲念，在他那用时间、苦难和贫寒筑起的深渊之底，在他那伤痕斑斑的心灵深处，苏醒过来了。坎迪达！她胜过了他那天上午看到的所有衣着艳丽、香气袭人的姑娘。她的皮肤更加柔滑，嘴唇更富有魅力。她的嘴唇是湿润的，丰厚的，没有抹口红，没有任何人工修饰的痕迹。她穿着一件蓝白小花相间的衣服，窄窄的衣衫，宽大的裙子，楚楚动人。路德辛多眼花缭乱了，紧紧地闭上眼睛。每当他想忘却什么的时候，他总是这样。

涅科坐在一个角落里哭个不停，因为他调皮，受到了妈妈的训斥。马利埃娜走到他的跟前，亲切地安慰他。孩子在爱抚中安静下来了。马利埃娜端来了面糊粥，孩子也痛痛快快地喝起来。姑娘向他俯下身去，带着一种母爱的感情，一种深情的慈母之爱。路德辛多愣了一会儿，但不愿再思索下

去。他把马利埃娜依旧看成是个孩子，看成是几个月前刚刚出生的婴儿；尽管她的胸部在青春雨露的滋润下已经日趋丰满，她的脸上不时泛起红晕，她的言谈举止已显出了成年女子的特点，但是，在爸爸的心目中，希望她永远是个孩子。

坎迪达……他又看见了她的面孔，她的微厚的双唇，她的晶莹的眼睛，她的饱满的前额，她的乌黑的头发。坎迪达……路德辛多起身走出棚屋。黄昏的凉爽空气，使他的头脑渐渐地清醒了。

第四章

二月十三日 星期二

六点钟不到，路德辛多就起床了。他兴致勃勃，要到腊平塔达去上班了，每天可以挣得四个半比索了。有了这些钱，用来买面包、盐是绰绰有余的……，星期天还可以吃上点肉。这样，既可以免去挨饿，也不必求助于坎迪达了。想到这里，路德辛多听到了涅科的哭声。这孩子身体太弱。忽然，象他来到了丁巴里那天一样，看见了站在门口的坎迪达纤细的身影。她在用奇异的目光注视着他，那目光象火焰在燃烧一般。

“这么早就起来了？”

“孩子闹得我无法睡。您这么早就去上班？”

“马上就走，七点钟得报到。”

路德辛多来到塘边，把那双青筋暴露的大手，伸进一洼清水，用凉水洗了洗脸，还特别把头发梳理了一番。这对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今天的情况非同寻常，他的努力已经有了结果，终于在东方煤业公司找到了职业。他的希望在那里，生活来源在那里，钱也在那里。要是慢慢把钱积攒起

来，他就可以做些赚钱的买卖。大概是从坎迪达那里听来的，帕斯托拉告诉他说，何塞托初来丁巴里当矿工时，每天也只挣两个比索。而现在，你瞧，有多神气呀！他开的小店，在这个区里是数一数二的。他有足够的本钱，只要朋友们能按时还账，他还可以继续赊给他们。想干成一件事，就得不怕牺牲。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已拿定主意，要面对一切，忍受苦难，折磨、煎熬……他想到了儿子，想到了六七十天就将出世的孩子。这孩子不能用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太粗俗，太平庸。如果生个女孩，就叫……帕斯托拉。这个名字很好听，使他喜欢，因为这个名字他已听了十五个年头了。

帕斯托拉也起床了，正在张罗着点火烧汤。在乳白色的晨曦中，淡黄色的火舌从三块石头间钻出来，舔着小锅的外壁，这个小锅是坎迪达借给他们的。帕斯托拉在锅里加进了清水、葱花和食盐。水渐渐热了，最后沸腾了。帕斯托拉用坎迪达的小碗盛了汤，端到丈夫面前。路德辛多匆匆喝完，就同帕斯托拉分手而去。离开她，使他感到痛苦，但此外又有什么办法！生计所迫，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生活。在农村干活时，这两口子几乎是形影不离。不管是垦荒，还是在麦地里锄草，总之……但是，在这里，她不能陪他。掌子面上黑洞洞的，那是在山下开凿的一条漫长的坑道。在那儿，一个个都阴沉着脸，由于环境的影响，说话都和他一样，直着嗓门，大叫大嚷。汗水和煤尘把工人变成了黑人，象鼯鼠一样，在矿井的底层活动。矿工们随时都可能死于非命：塌方，横梁因受潮湿而腐烂折断，钢筋因淬火不当而弯曲，瓦斯大爆炸……。

腊平塔达煤井就在他们居住的垃圾场附近。站在家门

口，就几乎能望到漆黑的井口。他和几个同伴，将由一个心肠狠毒的家伙，带领着从井口下去，这个领班一味强迫拚命多干活，仿佛他们不是人，而是牛马。不过，干一天就可以得到四个半比索。如果不干活，除非讨饭当贼，才能不使全家挨饿。

路德辛多走上了盘在山坡之上的小路。黑色的岩石嶙峋突兀，搭成一道天然的阶梯。干燥、荒凉的地面上，生长着剑麻和荆棘。一只孤零零的乌鸦栖落在灰色的松树枝上，“哇”的一声，懒洋洋地飞走了，在空中舞动着它那黑丧服似的翅膀，消失在模糊不清的地平线后面。路德辛多也想长上翅膀，在地球上东西南北地任意飞翔，顷刻间就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俯瞰大地，把人看成沙粒一样渺小，象爬在绿地毯上的苍蝇。人……就是这样，包括他在内，象虫豸一样互相争斗。他们的命运就是如此。他们为了一块面包，为了一块土地而厮杀。这种斗争和厮杀，既发生在个人之间，也发生在集团之间。有时，两个人，为了一点小事，为了政治观点，为了暂时结下的怨仇，而拳打脚踢，甚至开枪射击。有时，两军交锋，在司令官的指挥下，为了占领对方的国土，众多的人就受苦受难，进行殊死的较量。

路德辛多没有再想下去。他继续向前赶路。太阳从山头探出脸来，那是一个金黄色的大圆盘。热带的太阳，在平原地带象火球似的照射在茅草地上。在他过去的记忆中，他对这种太阳并不陌生。

他向山上望去，还得走很长一段路程。他抬头望天，在南方，一个装满煤块的吊斗正在滑落下来，另一个吊斗正在

向上驶行，它们在某个固定的地点相遇了。路德辛多竭力抑制着那种使他喘不过气来的奇怪的恐惧心理。他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来适应这种工作环境。他想，人是随遇而安的，他的决心已定，他反复考虑，要不怕忍受任何侮辱与苦难。他要用自己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来换取那个不久即将睁开眼睛来到人间的新生命的幸福，要使他的孩子不再遭受他所尝过的苦难，要使他在长大成人时，有足够的固定收入，不再在权贵的鄙视的目光下，弯腰弓背，忍辱受屈。

矿井的入口已清晰可见。井口很宽，有两道平行的铁轨通过，铁轨上闪烁着朝阳的光辉。几辆用铁链相连的斗车，东倒西歪地翻在那儿，可能是一次事故的遗迹。在那地方干活，说不定哪一天，说不定什么原因，他也会一命呜呼。到了那一天，帕斯托拉和马利埃娜该怎么办呢？莫非她们也要走上坎迪达的路，任凭陌生男人们侮辱，满足他们一时的情欲吗？他又象上一次那样握紧了拳头。他的生命很宝贵。他又觉得他的想法很可笑，他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干活时要多加小心。他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帕斯托拉和马利埃娜。至于帕乔，不管怎么说，他是个男孩子，这辈子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去吧，那都没有关系。做贼也好，干别的什么也好；走正路也好，走邪路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也可能关进劳役场。但是，作为一个男子汉，死也要死得有骨气。马利埃娜实在令他担心，特别是现在，他发现她变了，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她充满了幻想，沉醉于梦幻之中。

路德辛多加快了脚步，终于走完了黑色的石坡，到达了一片五十平方米大小的人工凿成的旷场。他好奇地察看车斗，

它们肚子朝天，已变得破损不堪。他转动一个铁轮，听到了刺耳的响声。该上润滑油了。铁轨向漆黑的洞底伸去，矿井旁有一个复杂的装置，开始他提心吊胆地走近它，后来才松了口气。原来那是一座吊塔，和火车站的那种吊塔一模一样，只是稍小一些。吊塔上垂下一根巨大的钢缆，上面吊着三个锈蚀剥落的吊斗。噢，他明白了，原来就是这些车斗把煤从矿井深处运上来的，然后工人们把煤装进吊斗，再运到火车站。一个布满仪器、数字和黑红线条的控制盘，安放在吊塔的一端，旁边还有一张安适的、但被时间无情地损坏了的皮椅子。

路德辛多将身子探到井口，一股刺鼻的恶臭扑面而来，使他倒退了几步。这是一种泥土、潮气和难闻的瓦斯混合物。他以后就要在那里干活，直到找到更好的工作为止。他要满怀信心地干，拚命地干，始终如一地干，这样，才能避免被解雇。他想起了自己的棚屋，他们居住的陋室。他必须改变现状，把亲人接出那个垃圾堆，他自己也要离开坎迪达才好。尽管他不承认，这个女人实际上正在对他的思想，他的愿望，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坦白地说，他喜欢坎迪达，这并不是因为她是他们的朋友和恩人，而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这种内心深处的感情，现在还没有被任何人察觉。他想起了坎迪达走路时和谐地、有节奏地摆动臀部和双肩的身影。他好象觉得她就在眼前，山上的煤块就是她的黑发，吊塔控制器下的、烈日也无力把它晒干的两泓碧水，就是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坎迪达……他想起了“魔鬼”。不过，还是不想这个家伙为好。在他的眼里，这个家伙，和神父们

在宣讲教义时提到的那个生尾生角*的“怪物”一样，越来越神秘了。

“老兄，起得够早哇！”

路德辛多回过头去，一个矮个子的男人正站在他面前。这人约摸三十岁光景，也许有三十岁出头，头发乌黑发亮，两道浓眉，胡须修剪得很仔细，目光坦然而傲慢，嘴巴好象长在脸庞中间，双唇薄如纸片。那坚实的下巴道出他是个勇敢而果断的人。一句话，这个人虽然外形羸弱，但同时却给人以一种性格刚强的感觉。

“早上好。您看，我正在观察地形，以后就要在这儿干下去啦。”

“咱们往后就在一起干活了。我叫帕科·埃斯皮内尔。”

“我叫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愿为您效劳。”

说着，两人就将四只大手亲热地握在一起。友谊诞生了。

“您说，这活怎么样，朋友？”

“您，先生……不，朋友。”路德辛多竭力使自己表现得从容一些。“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我向来是喜欢抡镐使锄的，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我习惯于干体力活。我生在农村。”

“我也喜欢抡镐使锄。不过，我总觉得到塌了方的坑道里去干活，可不是什么好差事，尸体还在不断地发臭呢。”

“尸体？”路德辛多问。

* 按照教典，魔鬼是个生尾长角的邪恶天使。

“是的，朋友，您难道不知道吗？矿下发生了事故，死了四个人。他们埋在几吨重的岩石下面。那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要重新修好通道。这可不是什么轻活，好活。不过，没有别的工作……”

死了四个人！他们被压在岩石下边，象老鼠一样被堵死在洞里……对，他们就是这样，象老鼠一样地爬到矿里去挖煤，却把钱塞到别人的口袋里去。那些人悠闲地坐在办公室里，根本不去理会为他们卖命的人要遭受多么严重的苦难和危险。死了四个人！路德辛多疑惧地看了看同他谈话的那个人。可是，这人仍然是一副爽朗、坦然的神态。没错儿，他说的准是实情。

“矿下怎么会塌方的呢？”

“听说有个新招来的工人，带了火柴和香烟下井，干活累了就想抽上一支，不料刚划着火柴，瓦斯就爆炸了，所有的人都埋在井下，可能当场就送命啦。工人们感到这事太可怕了。但矿主仍然命令工人下井，只是吩咐领班在工人进矿前加强检查，不准带火柴什么的下井。最近没有发生什么事故。”

“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一个月啦。具体的日期是，”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破旧的小本子。“是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已经一个半月啦。”

“太可怕了！先……您，朋友，您不怕？”

“谁不怕呀？说不定什么时候这种事就轮到我们头上来啦。在这儿豁出命来干活，随时都可能送命。再说，有了钱怕丢，没有钱又怕饿死。”

“现在情况怎么样?”

“现在还是提心吊胆的，不过，咱们也得给自己壮壮胆，装作不害怕的样子。比如……，去想想别的事情吧。我总是想着我的两个孩子，他们没有娘，因为那个不要脸的……咳，朋友，这种事没法出口。您结婚了吗?”

“结了十五年啦。”

“您的妻子好吗?”

“我那可怜的帕斯托拉简直是个女圣人。为了和我在一起，她什么苦都吃过。三天两头没有饭吃，甚至没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

“朋友，您可太幸运了。我的妻子两年前跟一个司机走了。后来，她来求我原谅她，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还带回了一个孩子，硬说是我的儿子。我当场把她赶了出去，从那以后，再没有见过她。”

他低下了头，仿佛因道出了自己的隐私而感到羞愧。不知为什么，一种怜悯的情感在路德辛多心中油然而生，他轻轻地拍了拍那个人的脊梁。

“朋友，我们各有各的苦衷。正如圣母颂中所说，我们在愁泉泪谷中挣扎。”

这时，下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他们转过身去。原来有九个人正在顺着刚才路德辛多走过的路爬上山来。

“这些人都是咱们的同伴。”埃斯皮内尔愁容为之一扫，说：“我一个也不认识……不过，咱俩已经成了朋友啦。”

“你们是跟我一道去干活的吧?”人群中有一人问道。此人身强力壮，面容倒也和蔼可亲，只是腮下一片阴森森的连

鬓胡子，使他活象个刽子手。

“是的，先生。”两人异口同声地答道。

“我是领班。我得向你们交待清楚：在这里一切要听我的命令。”

他们说了声“是”。

“好吧，咱们是来干活的，要象个干活的样子。那辆翻倒的车斗里有的是工具，都很顺手。你们大家每人拿一把镐、一把锹，一起把这两辆车斗翻过来，要用它们把塌方的泥土运走。”

大家按照领班的吩咐，各自挑好工具，合力将第一辆车斗稍稍撬起一点，一鼓作气把它竖了起来，安置在铁轨上。第二辆车斗同样也上了轨道。他们一齐用力，推着车斗向黑洞一般的矿井走去。看到车斗还能使用，大家满心欢喜。

“有没有带火柴和香烟的？”大家做了否定的回答。领班又补充道：

“好，进去吧。好好干，别偷懒！”

工人们跟在领班后边。埃斯皮内尔和路德辛多走在最后。路德辛多迟疑了一下。埃斯皮内尔察觉了，给他使了个眼色，要他别掉队。于是，路德辛多走进了腊平塔达矿井。

井下渐走渐暗，最后变成漆黑一片。寒气、潮气和令人窒息的气味，一起向他们袭来，使他们打起寒颤。周围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不过，他们还是能辨认出粗大的横梁和顶柱，这种拱顶式的结构，支撑着头上的岩层。横梁和顶柱是用粗钢筋和特制的螺丝固定在一起的。地面松软，覆盖着一层灰色的粉末。铁轨在坑道中央向前伸延。

路德辛多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在作梗。尽管矿井里寒气逼人，他还是汗流浹背，他力图镇定下来。他身边的人，谁也没有恐惧的表示。只有他胆战心惊。也许其他的人也和他一样害怕，不过，至少他们没有表现出来。他应该让别人看到，自己也是镇定自若的。要克服恐惧心理。要象捕捉有形的活生生的东西一样，将恐惧捉到手，用手指把它掐死。

坑道里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领班点上了灯。

“我们得检查一下电灯线路。”领班说。“从塌方那天起，电灯一直不亮。我看问题不很严重。没有找到断线，我们不能随便接通，不然一旦发生短路，乱子就闹大了。”

领班的灯在漆黑的坑道里泻出一道昏黄的光柱。电线找到了，颜色火红，用两脚钉固定在支撑坑道顶部的横梁上。

“电线一直到这里是完好的，也许前面……”

领班突然停下脚步，他们已经到达了塌方的地方。

“好，干活吧。给我好好干，他妈的！谁偷懒，就给我滚蛋！”

大家准备好镐和锹。埃斯皮内尔这时说道：

“领班，电源在这儿断开了。电线坏了。”

领班用灯照着，仔细地检查电线。果真有根电线断了，另一根不知埋在碎石的什么地方。

“有刀子没有？”

“有，在这儿。”

领班切开电线，剥去绝缘胶皮和保护胶布，金属丝露了出来。他从衣兜里拿出一个灯头，把电线接上。

“这里灯泡不少，我看都很好。这么说，一会儿咱们就

可以点上电灯，痛痛快快地干活啦！把车斗推到这儿来。”

路德辛多惊愕地观看着被微弱的灯光照得半明半暗的井下的惨景。直到那时，一切总算顺利。坑道里的地基看来是坚实的，横梁撑着两侧的石壁，顶着头上的岩层，牢牢稳稳的，没有错位，没有任何要倾倒的迹象。但是，再往前就另一番景象了。一切混乱不堪，令人难以预料。铁轨埋在一堆岩石底下，厚厚的土层松软潮湿，堵死了前进的道路，横梁断裂，立柱碎成木片，黑暗中，目光所及，一片废墟。

“咱们还是出去吧。”领班命令说。“装置说不定还有别的毛病，腊平塔达再来一次大爆炸，那就热闹啦。”

大家跟在领班后边。黑暗渐渐地消逝了，先是变成蓝色，后来是灰色，最后太阳把较强的光线射在那些担负着重建坑道，并挖出几个星期前死于非命的四个矿工尸体的任务的人们跟前。

“重新开动这玩意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领班疑惑地察看着由许多零件组成的仪表盘说。

在领班指挥下的十名矿工，默默地站在那儿。在这之前，路德辛多没有来得及看那些人。现在他看到了，而且是在明亮的阳光下。这些工人的面容极为相似。也许他自己的面孔也和他们一样：嘴巴凹陷，颧骨突出，眼睛昏暗无光，头发肮脏……十个人脸上都是贫穷、愁苦和顺从的神情。然而，那顺从中包含着愤怒，只要遇到一个火星，它就会燃成熊熊烈火。因为在他们的粗硬、肮脏的头发下边，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埋着反抗的火种。这火种犹如一头原始时代的怪物，时机一到，即社会革命来到了巴里的大街和坑道时，

就将伸出它的利爪。这场社会革命是由一些人发动、得到一些人支持和拥护，矛头指向另一些人的革命。

路德辛多看到在领班紧张操作下的仪表盘上喷出一丝闪光时，喊叫了一声。

“好啦！”领班以胜利者的姿态高声喊道。“电线接通了。咱们现在去看看井下的灯亮了没有。”

领班把电闸一合，漆黑的井下立刻灯火通明。大家屏着呼吸，默默地待了片刻，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他们深深地吁了一口气。

两个车斗正在待命。第一个车斗上安装着一个特殊的供电装置，它将给这个车斗以足够的力量，使它能推动或牵引第二个车斗。领班对这一套十分熟悉，他跳上第一个车斗，开始发动。几分钟过去了，车头纹丝不动。生锈、年久失修……他正要放弃努力，从上边下来，车斗却猛地一动，差点儿把他晃倒在地。这时，矿工们赶紧爬上第二个车斗，这列简单的火车便在腊平塔达的坑道里开动起来了。

矿井的情景现在完全变了。再不是漆黑一片，而是灯光四射，黑色的岩石也闪闪可见，横梁好象在勉强地支撑着巨大的岩石。车斗开得很快，不一会就来到了塌方的地点。领班刹闸停车，矿工们一个个下来。

“现在好好干吧。咱们要把这条坑道挖通。”

大家弯下身子拚命地干了起来。先用铁镐把石头刨松，然后用铁锹装到车斗里；车斗把石头运到外边，然后再返回来。

路德辛多不能使自己的思想离开那幕悲剧：四个人，四

个象他这样的人，大概都有妻子，有儿女……贫困迫使他们来当矿工，到腊平塔达井下来劳动，刨开黑色的岩石，采出煤炭，用车斗把煤炭运出去，装上吊斗，送上火车……运到其他地方。在死一般的沉静和孤寂中，黑暗的井下突然一声巨响，天塌地陷。他们可能是立刻致死的。他们的骷髅，他们压在岩石下的面目全非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还能找到吗？他想，矿主的疏忽是不可饶恕的。他们居然让这些死者的尸体埋在矿下这么久，说不定当时还有人活着呢！他们眼睁睁地望着，因没有空气而死去，因没有水和食物而死去。他们拚命地呼喊，但那声音只在封闭的井底发出回响，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听见。他们最后绝望地死去。这是何等可怖的情景呀……这种死亡太可怕了！但愿他们在死去之前，谁也没有受到这样的折磨。

十把铁镐一上一下有节奏地敲击着岩石。铁锹在铲泥土和石块时发出一种独特的声响，在矿井下回荡。路德辛多向井外和向他们刚才进来的地方望去。井下倒也明亮，因为灯泡放射着光芒。但是，他现在变成了甲虫，变成了鼯鼠，变成了地老鼠，在大山的肚子里钻动着，啃咬着大山的黑色的内脏……

“喂，老不要脸的，你们是来干活的，可不是来这儿睡大觉的！”

领班的声音是那么严厉，路德辛多听了立刻弯下身去，用力把镐刨进结实的泥土和石堆里。

两个车斗装满之后，领班把车斗向外开去，很快就到了井口。他把车斗开上一段装有特殊设备的铁轨，在那里，车

斗可以没有任何危险地自动倾翻，以卸下泥土或煤炭。领班先跳下车，然后按动机器开关，让车斗倾翻。他美滋滋地观看着两个车斗一先一后把运来的石块和泥沙卸完，随即跳上驾驶座，重返井下。

矿工们听到车斗开近时，重新干起了暂时丢下的活计。在那停歇的片刻中，他们谈到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事故的原因，矿主的漠不关心，孤儿寡母的处境。

一个上午就这样过去了。公司的清晰而亲切的汽笛声传到了井底，休息的时刻到了。

“一点半上班。一分钟也不能迟到，不然我就向人事处报告……你们都见过他们……”领班大声说道。

路德辛多向埃斯皮内尔告别。埃斯皮内尔和他不同路，他要回到圣·胡安·德贝尼亚去，他和两个孩子住在那里。其余的人也都朝四面八方散去。只有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和路德辛多走在一起。那是一条石板小径，可以说是时间、风雨和脚步开辟出来的一道天然阶梯。那小伙子脸色苍白，眼睛炯炯有神，头发浓密乌黑。

“您过去干过这种活吗？”他问路德辛多。

“没干过，先生。这是第一次。”

“您说这活怎么样？喜欢吗？”

“为了挣口饭吃……没办法哪！”

“我看咱们的工钱都一样，是不？”

“我挣四个半比索。”

“我也是。领班好象挣十二个比索。”

“他干的活最少。”

“这就是生活呀！”

他们继续默默地赶路，到垃圾场附近，两个人分手了。

路德辛多站在那里瞭望他的家。柴灶上冒出一缕青烟，坎迪达、马利埃娜和帕斯托拉坐在柴灶旁。他们肯定商量好要搭伙做面糊粥，就象前一天一样。涅科和帕乔在一起玩耍，各自骑在一个破陶罐上。

路德辛多汗流满面，脸上盖上了一层黄土，这尘土铺满街道，复盖着绿色的树木，粘在孩子们的眼睛上。家里人和坎迪达看到路德辛多变了。原来他是在回想着那场悲剧，想到某一天，由于某个伙伴的不慎，他也会粉身碎骨地留在那里，被千百吨的岩石压在底下，灵魂顿时飞向遥远的、陌生的地方。他打定主意，不把腊平塔达发生的悲惨事故告诉给任何人。亲人高兴地迎接他，他面露喜色，甚至坦然而热情地握了握坎迪达伸过来的手。之后，妻子用女邻居借给的陶碗盛了一碗面糊粥递给他，他津津有味地喝了个精光。干了一上午的活，他饿了。他感到臂膀酸痛，仿佛还在弯着腰在乱石堆上刨呀、铲呀。他躺在草地上想睡个午觉，但是涅科又哭又闹，使他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原来涅科从骑的陶罐上摔了下来，此刻帕乔正在把他抱起，交给坎迪达。

他估算着休息的时间差不多了，便告别了儿子、女儿、妻子和女邻居，沿着同一条崎岖的小路向腊平塔达煤矿走去。

他恐惧地想到，大山好象是个有形体、有思想的人。对他们这些闯入者，它是会报复的。他们在它的腹中刨来挖去，说不定哪一天，它会把“脏腑”埋在他们身上。

他又感到恐惧笼罩心头。那恐怖犹如一团黑胶，将他粘

裹起来，任意折磨着他。尽管电灯放射出金黄色的光芒，矿井出口还是呈现一副惨景。当他想到他们正在刨挖岩石底下躺着的四个矿工尸体时，他便不寒而栗。看来，在东方煤业公司，一条人命还不如一条狗值钱。一个矿工只是那么一块铁牌。他从昨天起，就不是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了。他有一块黄色的铁片做标志，上面用黑字写着号码：22048。他绝望地想到，那个号码就是他。一块铁片，一个号码，充其量也不过是象一把铁锹那样重要。但是，他的人身，他的价值，他的理想，到哪里去了呢？他只能在奇迹般的命运给他安排的那间四面透风的破屋里，因为他一旦离开那里，就立刻变成了一架机器。没有人理睬他的疾苦、焦虑、烦恼和不安。只有他才有这些感情，只有他才有权力看到，这些感情在他那理智的暖房里，象植物的病株似的萌芽成长。总有一天，从那冻僵的、静止不动的枝叶上，会迸发出酿成燎原的、反叛的火星。他想起了星期天去教堂时听到的话：应该在工人当中煽起不满情绪，应该使导致煤矿大破坏的种子发芽。他想到了那胖胖的、面孔火红的人事处长。他一边和女秘书聊天，一边放肆地猥亵她。想到这一点，并且把人事处长的情况和他本人处境相比，内心深处就产生一些模模糊糊的想法，这莫非就意味着反抗的开始吗？是的，他那颗农民的、朴实而顺从的心中，已埋着不满情绪，这种原始的反抗情绪，在人类周而复始的历史上，曾使许多人犯了“滔天大罪”，也使许多人做出了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

路德辛多满腔仇恨，把眼睛盯在黑洞洞的矿井口上。听到领班命令他们开始干活，他又怕又恨。他顺着铁轨往前

走，粗大的黄色的横梁使他望而生畏。他朝坑道顶上看了又看，还好，没有什么危险。一切都很结实。下午，这里没有阳光，空气变得稀薄，令人窒息。他想，那是坟墓。四个矿工伙伴在矿井底深处，压在成吨重的岩石和煤层下面。四个好端端的人，四把火炬，突然熄灭了，根本无人过问。他在心里诅咒那个人事处长。“滚出去！滚出去！”他恨不得向他脸上啐一口。反抗的幼苗在他心田生长。当时他真可能干出……

“喂，畜生！别象傻子似的站在那儿！”

粗暴而严厉的声音突然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于是他又继续向前走去。又到了塌方地点。他们一上午拉走的碎石和泥土，真是微不足道。天哪，何时才能把塌下的岩石清理完毕，使腊平塔达恢复生产呀？何时才能找到被悲剧埋在岩石下的四个伙伴的腐烂发臭的尸体呀？

路德辛多听到焦急的喊声，这喊声是那么遥远，仿佛是从某个山洞的深处传来的。他以为自己在做梦，似乎正在腊平塔达煤矿的坑道里开凿岩石，一个瓦斯爆炸的幸存者在向他呼救。他醒来的时候，妻子已经在他身边坐起来了，她在倾听什么。马利埃娜和帕乔也醒来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回事？亲爱的，哪里在大吵大闹呀？”

“我听到有好一会了，是从坎迪达太太房子里传出来的，这个孤苦伶仃的可怜女人……”

远处传来了呼救声：

“流氓，强盗！救命啊，看在上帝的份上，救命呀！”

“是咱们的邻居。有人在抢劫。”

“是‘魔鬼’吧？”

“快，到门口看看。也许能救救她。”

路德辛多起身走出棚屋。夜已经很深了，他想，大概已经十一点了。月亮隐藏在一团铅色的浓云后面，万物处在朦胧之中。池塘里青蛙呱呱叫个不停，一条狗在狂吠。坎迪达的小屋就在他的面前，一丝微弱的灯光从门缝中透出来。那急促的呼救声还在不断传来。路德辛多仿佛长了一双铁脚似的停在那儿。他的手在颤抖，口干舌燥。他想喊，但是喊不出声。他汗流浹背，一股刺骨的寒流穿过脊柱。他想叫坎迪达，但嗓子憋得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这时，棚屋的门猛地打开了，坎迪达奔了出来。她只穿着内衣，披头散发，神色慌乱。她惊恐万状地向路德辛多跑来，路德辛多呆呆地站着，依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在上帝份上，救救我吧，‘魔鬼’要杀我！”

坎迪达一边喊，一边扑到了路德辛多那结实的胸膛上。他感到她象是一丝不挂地贴在他身上。她那女人的香味直扑他的鼻孔，使他茫然不知所措。坎迪达用她微黑的、圆滑的手臂紧紧地搂着他的腰，连连呼救，要他把她藏到他家里去。这时，帕斯托拉也出来了，看到这番情景，便一把拉过坎迪达，将她推进自己屋里。留下路德辛多一个人站在那里，他面前是一片陌生的世界。

有个人从邻居敞着的房门里跑出来，隐没在黑影里。这个人长得虎背熊腰，头发乱糟糟的。他走近路德辛多。路德

辛多只见他双腿打颤，双手高举，象求饶的样子，衬衣紧贴在身上，眼珠瞪得又圆又大。当他走到路德辛多面前时，路德辛多才看清楚了。无疑，那是“魔鬼”。“魔鬼”下巴狭长，小胡须往上翘着，两道浓眉弯成了弓形。一句话，他面目可憎，发怒时更露出一副凶相。

“坎迪达！”他高声大吼。这声音仿佛是从一口深井里发出来的。与其说那是呼唤，毋宁说是一头发情野兽的吼声。

路德辛多只想逃走，跑到任何地方都行，他想一头扎进臭水塘里，那塘里的青蛙对眼前的事无动于衷，仍在继续它们的乏味的大合唱。就在这时，奇怪的事发生了。“魔鬼”一见路德辛多便转身离开了，没有向他家走去。也许路德辛多的目光、表情和姿态对他产生了影响，“魔鬼”把怯懦的路德辛多看成了勇士，他象一头被抢走猎物的狮子似地哼着回去了。路德辛多差一点晕倒在地。

路德辛多看见“魔鬼”走进坎迪达的小屋。灯光突然熄灭了，但随即又亮了起来。这时，响起了一阵阴森可怖的狂笑。坎迪达的棚屋着火了。干燥的木板燃成一个巨大的火炬，用沥青粘结的屋顶，在蓝色的摇摆不定的火舌吻舔下，扭曲着变形了。“魔鬼”又是一阵狂笑，那笑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异常清晰。一会儿，火焰蔓延的劈啪声，划破了死一般寂静的夜空。远处传来了狗吠声。喝得醉醺醺的“魔鬼”，在他兽性般的报复欲望得到满足之后，沿着小路摇摇晃晃地远去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片刻之间。路德辛多仍然站在原处。眼看大火吞没了那间小屋，那是坎迪达和他儿子的栖身之所……他的儿子！孩子还在屋里……这不是得把孩子活活烧

死吗？

“涅科，我的孩子呀！”

坎迪达赤裸着身子，火光有如无数支彩笔，把她的身影清晰地勾划在黑夜这块幕布上。她不顾一切地扑到火焰里，象发了疯一般。

路德辛多也跑了过去。马利埃娜、帕乔和帕斯托拉都已起来。两个孩子本能地跑到池塘那里，用破罐子打来浓稠的臭水，泼到棚屋的墙上，然而火势却越来越猛了。路德辛多想上前，但是烈火熊熊，烤得他退了回来。小屋的一面木板墙已经倒塌，火花在黑暗中向四处飞溅。屋子里，坎迪达和儿子被大火包围了。路德辛多使出全身之力才得以靠近。正当他闯进屋时，却看见坎迪达抱着孩子跑了出来。坎迪达的衣服烧了好几处，使她那古铜色皮肤裸露在外。她疯了，又喊，又笑，又哭。她向帕斯托拉的房子跑去。帕斯托拉惊恐地看着眼前的情景。坎迪达把孩子放在帕斯托拉怀里，精疲力竭地倒在塘旁的草地上，她耗尽了全身之力。路德辛多和他的两个孩子，还在往烧毁的房子上泼水，免得大火殃及自家的棚屋。

他们的努力几乎无济于事。大火喷吐着无情的火舌，所到之处一切化为灰烬：木桶，沥青渣，烂纸，破箱子，木板……路德辛多东奔西跑，用脚踩着火焰，啐着唾沫，大骂不已。马利埃娜头发散乱着，汗水湿透了衣衫，只顾在池塘和大火之间来回奔跑。帕乔吃力地拖着一只大桶，帮着姐姐进行艰苦的抢救工作。

大火渐渐熄灭，转眼只剩下一堆冒着青烟的废物。水泼

上去发出一种刺耳的响声，仿佛是在长吁短叹。山上刮来的风把灰烬吹得四处飞散。危险已过，大家把注意力转到坎迪达身上，她正闭着眼睛躺在地上。

坎迪达的裸体是庄严的，也是凄凉的。路德辛多把一床破被给她盖上。帕斯托拉哄劝涅科不要哭啼。马利埃娜坐在草地上，呆呆地望着废墟。帕乔紧握拳头，他那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复仇的欲望。他恨不得抓着这个纵火犯，用冒着青烟的木块敲他的脑袋，直到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昏迷过去，一命呜呼……

“孩子，得把坎迪达抬到屋里去。”帕斯托拉吩咐说。

帕乔和路德辛多吃力地通过又窄又矮的小门，把坎迪达抬了进去。

“地上铺条毯子，把她放在上面，还好，不太严重。”

帕斯托拉把涅科交给马利埃娜。

“孩子，把脸倒过去。”她对帕乔说。帕乔照着办了，他靠着姐姐坐在房里的地上。

这时，帕斯托拉撤掉了盖在坎迪达身上的破被子。路德辛多闭上了眼睛，让妻子默默地干她要干的事。

“只有背上烧伤较重，胸部有块小伤。腿上有些血泡，那不会致命。咳，坎迪达太太！你们过来看呀……”

坎迪达苏醒过来，睁开了眼睛。路德辛多永远不会忘记，在她绿色眸子深处闪烁着的、从未见过的那种可怖的表情。

“我的孩子呢？”

“在我们这里，您看……”

马利埃娜把孩子送到她眼前，坎迪达将他用力抱在半裸的怀里。

帕斯托拉把孩子夺了过去。

“让马利埃娜抱着吧，太太。您现在需要的是安静和休息。身上的烧伤可不是儿戏呀。”

“烧伤？”

坎迪达想坐起来，但是脸上露出了疼痛的样子。

“您，还是安安稳稳躺着吧。太太，您不必担心，这里就是您的家。您收留过我们，我们现在要把您留下。坎迪达太太，咱们就算是姊妹吧。”

“我们连给伤口消毒的药都没有，亲爱的。”路德辛多说。“别的且不管，你先用块白布给她包扎一下吧，从我那件新衬衫上撕下块布来。”

“不，不用了，这不好。”

“坎迪达太太，您不要说话，安静地躺着吧。我给您包一下，防止伤口感染。只有两块伤，因为腿上的并不严重。”

“刺拉”一声，布撕下来了，帕斯托拉手拿着两条白布，弯下身去，把路德辛多叫来，帮她扶着坎迪达，以便把伤口尽量包扎得好一些。坎迪达似乎有些神志不清。路德辛多怀着尊敬和怜悯的心情，扶起几乎不省人事的坎迪达，一切肮脏的念头，刹那间在他的脑海里消失了。他按着坎迪达的手臂，当帕斯托拉为她包扎胸脯和喉咙上部时，他紧紧地合上眼皮，默想矿上的事情。他想到了腊平塔达漆黑的井壁，想到了坑道里的惨景。在那里，四个矿工兄弟的尸体在等待着他们刨挖……

包扎完毕。

“现在，休息一会吧。”

马利埃娜把孩子带在身边，躺在帕乔一旁。帕斯托拉和路德辛多没有被子可盖了，因为他们唯一的一床被子给了坎迪达。坎迪达在素不相识的情况下，曾让他们住在自己棚屋附近的空房子里，又把仅有的一点食物，拿出来和他们共享。她是年轻的、活泼的，此刻，她被烧伤了，静静地躺在那里，火焰的淫威害苦了她。路德辛多想到“魔鬼”时，便又怒不可遏了。这个家伙太坏了，是个名副其实的“魔鬼”。他所以烧掉坎迪达的房子，可能是因为坎迪达不愿满足他的兽欲，不愿受他凌辱。但是，坎迪达没有想到涅科睡在棚屋里，一个孩子怎能自救呀……那个家伙真是可恶，可恶透了。但愿他不会再来。路德辛多一阵战栗，他竖起耳朵，只听得老柳树灰白枝叶间的风声，和深绿色的池塘里青蛙的单调的大合唱。

现在，他们将和坎迪达一块生活了。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他们将呆在同一个屋檐下，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他下工回来，早晨起床，晚上睡觉，都将看到她。她就挤在他们那个小小的洞穴里，就在他身边，躺在平坦光滑的黄土地上，和他只有二十厘米之隔。她躺在那里，几乎赤着身子，只裹着一条被子。她的身体受了伤，大火让她吃尽了苦头。她的身体，是他刚刚搀扶过的。他看见了她的乳房，那对乳房犹如两个金色的苹果，仍然很坚实……他赶跑这些杂念，向已经酣然入梦的帕斯托拉靠了靠。涅科还在机械地轻声哭泣着，可能被浓烟熏过的眼睛还在隐隐作痛。涅科的哭声……青蛙

的呱呱声……

路德辛多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看到自己好象是一个甲虫，在大山的神圣的腹部掏挖着。死神在腊平塔达矿井深处狂舞。坎迪达……就在身边……她那光赤的身子在火光照耀下是金黄色的。

第五章

二月十四日 星期三

早晨六点半，路德辛多就起身上工。前一天早晨那种喜悦的心情，已经为之一扫。一种巨大的愤怒笼罩着心头，这是反抗的开始。此刻，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了。虽然这是事实，但他过去不曾承认过，如今生活的现实逼迫他接受和承认了。他对自己的工作很不满意，对他来说，这工作太繁重了。领班的要求超出了他们的可能，甚至不允许他们抬头用衣袖擦汗水。

“快干，他妈的！到这儿来不是让你们白拿钱的，畜牲！”

领班的声音无处不在，总是在他耳际回响。就在通向腊平塔达矿井的小路上攀登时，也似乎听到了他的吆喝声。他恐惧地俯视四周，没有一个人。

山下，坎迪达仍然躺在那里，她被大火烧伤得很厉害。帕斯托拉在安慰她，但她的脸上总是挂着一副痛苦难忍的表情。

“坎迪达太太，那个可恨的家伙会逍遥法外吗？”

“我是有苦难言。屋子不属于我。再说，‘魔鬼’还有一群狐朋狗友，他们会出来作证，发誓说他昨天夜里呆在丁巴里的别的什么地方狂饮乱舞，通宵达旦。只盼上帝惩罚他吧。”

“不过，太太，您伤得这么厉害，也该向当局告发一下，让那个强盗承认点罪行，起码也得给点买药的钱呀。”

“我想到医院去，请您帮我一下。我可以走，医院会免费给我治疗的。”

“太太，您不能站起来。您的双腿，特别是右腿，全是血泡，真吓人。”

“老躺在这里会更糟。后背痛得针扎火燎似的，我很担心。”

“如果您一定要上医院，我就陪您去，这一点您放心。”

“那么……衣服？我的衣服都烧光了。”

“您先穿我的裙子和衬衫吧。”马利埃娜说。

“我该怎么感谢你们呀？怎么报答哪？”

“别去想这些事啦，先站起来试试。”

帕斯托拉扶着她。痛苦的表情使坎迪达的面部肌肉抽搐着。背部和胸部灼痛不止，右腿好象不是自己的。她咬紧嘴唇，一只手扶着帕斯托拉的肩膀，一只手按着马利埃娜的胳膊，艰难地直起身子。她皮肤绷得紧紧的，象是要立刻炸裂开来，她弓着背，使伤口痛得稍稍轻些。

“咱们去医院吧。我能走路。”

帕斯托拉母女帮助坎迪达穿好衣服，在她赤露着的、只裹着几条粗糙绷带的胸部，罩上了马利埃娜节日穿的上衣。随后，又好不容易地给她套上了裙子。

坎迪达的头发被烧去了一大半，使她的面容凄切悲伤。睫毛和眼眉几乎烧光了，眼睛一遇到光亮就针扎似的疼痛。但是她鼓起勇气，应该这样，她需要忍受一切。至少她还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欲望：为儿子活下去。“魔鬼”……噢，和他的一切关系已经永远结束了。

帕斯托拉嘱咐了马利埃娜几句，又给了她一枚二十生太伏的硬币。之后，她伸出强有力的手臂，抱住坎迪达的腰部，鼓励她向前迈步。她们艰难地挤出棚屋的小门。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上高高升起，从大山后边探出头来。隆隆的马达声在空中弹奏着蹩脚的音乐，路上的黄尘随风狂飞乱舞。

马利埃娜看着她们向镇子走去，镇子就座落在她家所在的小山的那一边，那里热闹异常。然后，她又看了看坎迪达的烧焦的棚屋，黑炭般的木料仿佛还要燃烧似的。帕乔一只手领着涅科，一只手拿着根棍儿，拨弄开木炭，取出坎迪达的烧坏的衣服。

“您在这儿等我。我到小店里去买点盐回来做面糊粥。”

马利埃娜向何塞托的店子走去。帕乔和涅科津津有味地继续干着他们的“工作”。马利埃娜离开大道，走到一条街上，街上卡车来往穿梭，有的驶向东方煤业公司的附属机构，有的从这些机构开出来，运走或运来矿工、材料和煤炭。煤炭是分配给邻近村镇的。路上的尘土钻进了她的破草鞋里，她抖落了几下，因为她对这东西有点害怕、憎恨和讨厌。这尘土犹如一道没有边际的、捉摸不到的纱幔，遮盖在整个山谷之上。这令人窒息的黄土，是丁巴里的标志。

一辆卡车开过来，上面装满了木材，无疑那是为了在山上修建另一条坑道。她躲到一边，用围裙角捂住鼻子，等待卡车过去。可是，卡车呀呀地响了几声，在她身旁来了个急刹车。

“喂，小美人！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

是在跟她说话吗？她抬起眼睛，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从卡车上下来。这个人胡须往上翘着，下巴狭长，两道浓眉画成半圆。就整个看来，他长得并不难看，但脸上却露出一副凶相，也许正是那副奇怪的相貌，使他更加具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

马利埃娜想继续赶路，但是那个人站在她的面前拦住了她。

“小美人，你叫什么名字？”

马利埃娜没有回答。一个男人站在她的面前，使她吓得发抖了。她那处女的躯体感到喘不过气来，面颊红得象涂了胭脂，双唇微微颤动着。

“你的模样太美啦。”那男人走近她说。“姑娘，你一定得属于我。如果我‘魔鬼’想办一件事……”

原来他是“魔鬼”！马利埃娜拔腿向店里跑去，街上掀起一团团烟尘。她听到身后响起一声大笑，那笑声和前一天晚上坎迪达屋子被烧时听到的，是一模一样。

她气喘吁吁地跑进店里。她是如此惊慌，以致何塞托问她要买什么东西时，她都答不上来。她踉踉跄跄地走到柜台跟前，靠在上面。她跑累了，胸脯一起一伏地在跳动着，显得更加丰满。何塞托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这小姑娘从哪儿来

的？他在附近可从来没有见过她呀！

“小宝贝，买什么呀？”

“一……一……磅盐。”她最后才说了出来。

这时，马利埃娜听到人行道上有沉重的脚步声，她的心脏也好象停止跳动了。

“干吗要怕我呀？我‘魔鬼’又不是坏人，妞儿，我是个大好人哪。”

那声音粗野、洪亮，给人以威严、恐怖，可以主宰一切的感觉。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如此：宽大的肩膀，粗大有力的双手，翘着的胡须。

马利埃娜扔下二十个生太伏硬币，便离开了小店。“魔鬼”想拉她的胳膊，她用力挣脱了，把“魔鬼”推到了墙上。

“他妈的，这个该死的东西，可真有劲儿呀！”

马利埃娜拼命地跑着，仿佛身后有千百个魔鬼在追赶她。实际上，只有“魔鬼”一个人。他……她怎么说呢？他是坎迪达的情夫。对，是坎迪达的情夫。他曾和坎迪达生活在一起，而那个可怜的女人，为了医治烧伤，此刻正走在去丁巴里医院的路上。“魔鬼”！他准是个坏人，坏到了极点。人们给他起这个名字，总是有原因的。“魔鬼”！她双脚踩在土路上，身后扬起团团黄尘。她已经远远地望到了她家所在的垃圾场。那可怖的笑声，象影子似的跟在她的身后。她拼命地跑着，她那敏捷的身体很快拉长了她和“魔鬼”之间的距离。但是，“魔鬼”注意到姑娘跑进了棚屋旁边的房子，那棚屋正是他前一天晚上在大怒之下放火烧掉的。难道是坎迪达的妹妹吗？她头发乌亮，身材袅娜，肌肉丰满……可是，不，这姑娘眼

睛晶莹有神，皮肤黝黑……那么，她是谁呢？他决定要打听清楚。他要借故看望坎迪达到她家去。他一边想一边回到卡车上，把车发动起来，车后卷起滚滚烟尘。

将近十二点时，坎迪达和帕斯托拉才回来。坎迪达脚步已较前稳健。她背部和胸部的烧伤处，涂上了盘尼西林一类的药膏，裹上了绷带，最后还给她注射了一针强力抗菌素。总之，已经脱离了危险。

早晨发生的事情，使马利埃娜很久不能平静，但她没有告诉妈妈。在马达的隆隆声中，她好象还听到“魔鬼”的狂笑。她摸摸自己的右臂，在她跑出何塞托的小店时，“魔鬼”曾用他那铁钩一样的手指抓过这条胳膊。她在炉灶的炭火中，看到了他那邪恶的目光……

过了一会儿，路德辛多回到了家里。只有面孔还能辨认出是他。他浑身上下一个颜色，一层厚厚的尘土，和身上的汗水混在一起，把他变成了一尊抹了黄色水泥的有灵魂的塑像。这可恨的尘土，路上的，窗户上的，高山上的，都是一样的。也许这尘土就是锈铁、矿上铁镐刨下的煤块、火车头和吊车上的灰烬。

路德辛多累极了，一头倒在地上。他甚至忘掉了坎迪达。他只是在想自己，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忍受了，反抗的怒火在燃烧。他想捣毁丁巴里富人住宅区那些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那个外国人算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把他从他自己的土地上赶走？领班黝黑的面孔，乌黑的连鬓胡子，伤人的脏话……路德辛多望望帕斯托拉，她那又旧又脏的围裙下的肚子，越来越大了。他们很快又要有一个孩子了。他想到贫困

的日子，想到在世界上无亲无故。他们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面包，可偏偏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多了一个穿衣的身子，多了一颗用他自己的血液浇灌的要发芽的反抗的种子。他内心在盼望这个孩子不要出世，或者生下来就死去，直接回到天堂去，他本来就不该从天堂降生到这个愁泉泪谷里来。

路德辛多听到屋里有坎迪达的声音。

“她的情况怎么样？”他低声问帕斯托拉。

“好多了。我们今天到医院去了，医生很负责任。”

路德辛多想起了她那金色的、坚实的乳房。前天夜里，他几乎见她一丝不挂，有如一幅裸体画印在大火通红的背景上。他觉得他好象把她仍然抱在怀里，又嗅到了她肉体的香味。明晃晃的太阳毫不容情地使他察觉到一些可怕的东西。不应有那些想法。丢开这些想法吧，一定要丢开……她的声音又传到他的耳边……他听到坎迪达走近来的脚步声。他死死地闭着眼睛，但又慢慢地睁开了来。他看见坎迪达默默地坐在草地上，身子蜷伏成一团。她的面孔已失去了青春的光泽。烧光的头发使她姿色大减。但是，他只看见她那丰腴的身体，前一天晚上，他曾怯生生地抱过她。她穿上马利埃娜那件白色的上衣，显得格外漂亮。但是，他女儿星期天穿什么呢？坎迪达……她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生机，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他为什么要时刻想着她，似乎他别无他事可做似的！他把思想转向腊平塔达矿井的坑道。四具骷髅又在他的眼前狂舞。他猛地坐起来，尽量把眼睛睁开，为的是看清现实的景象，臭水塘，大火的余烬，坎迪达蜷曲的身躯……。

第六章

二月十五日 星期四

路德辛多在山上腊平塔达煤矿的坑道里，每天象牛马般干活。他想自己简直象个奴隶。七点钟进矿，十二点下班，一点半再上工，五点半下工。每天要干九个小时。这是多么漫长的九个小时呀！时钟好象停止了摆动，一分钟有两分钟那么长，专门折磨他取乐似的。矿井张开漆黑的大口，将他们吞噬进去，到了十二点，又把他们吐了出来。他们一个个变成了黑人，汗流浹背，浑身瘫软。过一会儿，又把他们吞进去。当夜幕笼罩着山岗时，再让他们疲惫不堪地走出煤矿。到处是震耳欲聋的机器声，弄得他们头昏脑胀。领班的那张黑脸，那满嘴胡子……那一大堆岩石，几乎丝毫没有减少，路德辛多满腔怒火地抡起大镐，仿佛要一下子了却他这一生。他把扎在鼻子和嘴上的手帕紧了紧，为的是少吸进一些刨动岩石时掀起的黄色灰尘。污浊的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味道，令人难以忍受。但是，矿工们不能因此扔下手中的工具，停止工作，因为那时比鞭子还厉害的喊声，会灌进他们的耳朵。

“这太不公平啦！”埃斯皮内尔抗议道。

里边只剩下矿工了，因为领班正在坑道外边，操纵机器，卸下两车斗的岩石。他们停下手中的活儿，都来听埃斯皮内尔讲话，这个人对矿工好象有一种神奇的支配力量。

“给我们四个半比索，让我们干九个小时的活，这就是说，每个小时才五十生太伏，一分钟还合不到一个生太伏。你们知道不知道，咱们象牛马似的干一个月挣的钱，那些先生们随便混上半天就能拿到手。他们屁事不干，整天坐在摇椅上看女秘书的大腿，真可恨！”

格里玛多斯也许在矿工中是最年轻的。这小伙子高高的个子，面色苍白。他发表意见说：

“是什么样的前途在等待着我们呢？我们的前途和洞中的老鼠一样，岩石一塌下来，就把我们压死。”

“果真那样，倒还不坏哩。”埃斯皮内尔用力打着手势，继续说道。“我们在这里挣四个半比索，连肚子都填不饱。这种生活总也熬不到头。相反，外国人的钱包和国库的保险柜，却装得满满的，都要撑破啦。”

“这太不公平啦。”路德辛多重复道，他的话犹如一个回声。“我要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怎么能活得下去呀？”

“我们能不能要求提高工资？”一个外号叫“猫头鹰”的矿工说。

“有什么用呢？星期一，咱们不是答应了干一天拿四个半比索吗？”

“可是，当时我们不知道要干什么活呀？”

“如果我们……”

车斗驶过来的响声，使他们马上沉默下来。十把镐一齐敲击着岩石。

“不是说过，你们这些混帐东西不能乱说话吗？”领班目光凶狠地说。“把你们带到这里来，是干活的，不是聊大天的。”

矿工们挥起铁锹，把刨碎的岩石，“咚咚”地装进车斗里。尘埃立刻升腾起来，电灯被遮得暗淡无光。一个矿工呛得连声咳嗽，不得不坐在地上。伙伴们心疼地望着他。埃斯皮内尔打算走过去帮他一把。

“干什么？别管他，一会儿他就不咳了，干这活，对他够照顾的了。如果他干不了，明天我跟上边说说，找个人来把他换下去。”

埃斯皮内尔没有理睬领班的话，弯下身去，搀扶起那个工人。此人是个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瘦高挑儿。他性格开朗，爱说俏皮话，又善于忍让，所以人缘很好。路德辛多想，他的肺病也许已经十分严重了。

“喂，伙计，坚强些，振作起来！”

“我跟你说过不要管他，他妈的！”

“他和你我一样，也是个人，对不对？我不是一头没有感情的野兽。我一定要帮他，就是布朗先生那头肥猪来了，我也要这样做！”

领班一时愕然了。他还从来没有想到矿工会有这么大的胆量。他走近埃斯皮内尔，以巨人的姿态站在他的前面。但是，埃斯皮内尔的眼里射出坚定的目光，使他不敢轻举妄动。他只得威胁着说：

“明天布朗先生就会知道你是怎样骂他的。看咱们两个谁倒霉吧！”

马利埃娜不想再去何塞托的小店。她一想到前一天遇到的那个讨厌的家伙，就不寒而栗。但是，“魔鬼”的眼睛里确实有点吸引人的东西，令人着迷啊！也许那就是诱惑吧。

“孩子，我不能去。坎迪达太太更不能去。何塞托先生不认识帕乔。只有你去了。”

马利埃娜答应了。令人恐惧的黄尘，又死死地缠住她，这黄尘仿佛是从地心冒出来，专门在丁巴里狂飞乱舞似的。路很长，四周很空旷，街道狭窄而肮脏。在房屋雪白的墙壁上，盖上了一层层黄土。可以说，整个丁巴里，它的建筑和居民，都象长了一层锈。马利埃娜想到这里，感到一阵恶心。

“早上好，何塞托先生。”

“喂，宝贝！你想买点什么？”

“我……”

马利埃娜说不出话来。她第一次到一家店子来赊帐，觉得很不好意思。她的脸上立刻泛起了红霞，显得更加美丽动人。

“怎么啦？看你脸蛋红得象朵玫瑰花。喂，说呀，倒底想买点什么？”

“请赊给我妈妈一点面包，明天付给您钱。”她垂着眼皮，一口气把话说完。

何塞托瞟了她一眼。马利埃娜低下了头，面似红云，显

得十分漂亮。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然而何塞托却看得十分清楚。何塞托一边打量着马利埃娜成熟匀称的体型，红润的面颊，明澈的双目，丰润的双唇，一边离开柜台，向她走去。

“你……住在什么地方？”

马利埃娜面颊更加绯红，怎么好对那个陌生人说出……噢，那太可怕啦！但是，话说回来，说出来又有什么了不起呀！贫穷并不是耻辱，她自己一直是这样看的。不过，住在丁巴里的垃圾场上，就不仅仅是贫穷的问题，而是在苦海里度日了。

“你变成哑巴啦？”

何塞托说着说着便走近了她，并且死死地盯着她。她那乌黑的发辫，象两条粗绳一样甩在背后，额头微黑，面颊红润，嘴唇微张，眼睛前面垂着黑色卷曲的睫毛，双手放在胸前，好象有意挡住两个圆球般的乳房……她可真漂亮，他妈的，对……太漂亮啦。他想起了“魔鬼”。他肯定也在拼命追她，不让她有逃脱的机会。该死的“魔鬼”！所有的姑娘，最终都得落到他的怀里。在他玩够了之后，又一个个踢开，甚至象对坎迪达那样，烧掉她的房子。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于是，他起了一个念头：

“你是坎迪达家的人吧？”

“不是，先生，我们是朋友。她的房子被烧了，现在她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住在……那儿。”她伸手向垃圾场方向指了指。那地方从远处就能望到。

何塞托听了正中下怀。她是个穷人家的姑娘，和乞丐没

有什么两样。他急得喉咙都哽住了。他伸出一只手去，抚摸马利埃娜红喷喷的脸蛋。马利埃娜闪开了。

“你怕我？别傻了。没人对你说过你长得很漂亮吗？凭着你这么个脸蛋和身材，做个王后也行呀！你要不要衣服？要不要钱？……”

“我是来赊面包的，这事回去对妈妈怎么说呀？”她冷冷地说，摆出一副高傲的神态，但高傲中仍有几分恭顺。为贫贱所迫，也只好如此。

“可是，你总躲着我，咱们怎么能交朋友呀？过来，过来呀，过来吧……”

何塞托拉起马利埃娜的右臂，她不禁觉得一阵恶心。她扬起手，用尽全身力气，向何塞托那张黑脸打去，然后，象前一天那样逃回家中。

帕斯托拉得知发生的事情以后，气得浑身战栗不已。帕乔抄起几块石头，想去把何塞托店里的玻璃打个粉碎。坎迪达赶忙出来劝阻，要他们谨慎行事。何塞托有时确实粗鲁无礼，但他对人一向热情、关心，不管是谁，他都肯帮忙。她坎迪达是这样看何塞托的。当然，这个店主在热情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不良的动机。他之所以将这动机深深地埋在心里，是出于对“魔鬼”的恐惧。“魔鬼”！他对自己前天晚上的举动作何感想？他还有脸见她，求她饶恕吗？她的决心已定，如果他再来纠缠，就把他打发到十八层地狱里去，也许在那里，他会如愿以偿的，然而，现在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她听到涅科哭了，孩子没有面包吃，饿了，她实在无能

为力。她想到大街上去，用她那低垂的眼睛，毫不羞涩的嘴巴，丰满而有节奏的臀部，去跟男人调情。可是，现在连这种赖以糊口的手段，也用不上了。她走不动路，背上的疼痛难忍。她想再去一趟医院，让医生加快治疗。不过，这要等到以后，现在应该先想个办法不让孩子挨饿。

帕乔趴在草地上一直在想。他知道刚才帕斯托拉打发马利埃娜到何塞托的小店里去。姐姐回来时讲的事，他也听得一清二楚。他那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一股难以抑制的强烈的仇恨。接着，他又听到了涅科饥饿的哭叫声，注意到了坎迪达无可奈何的沉默。由于无法为她分忧，他陷入了与他幼小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沉思。他们孤零零地住在垃圾场上，远离社会，远离人们，甚至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他姐姐是个弱女子，那些有钱人想把她当做家具和牛马买去，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他宁肯去杀人抢劫来养活一家人，也不能让姐姐掉入火坑。现在，他们连一个生太伏也没有，只有一点盐和面粉，还有一小瓣葱头。这只够做中午的面糊粥。可是，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帕乔慢慢地站起身来，没有让任何人发现，悄悄地离开了家门。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上街讨饭。但是，他绝不空手回来。

路德辛多接过面糊粥，一小口一小口地啜着。他不想吃饭。他希望他的生命就此结束，希望所有的想法都从大脑里排除出去，希望不再听到掺杂在远方传来的单调的机器隆隆声里的领班的叫骂。他激动地想起了埃斯皮内尔的勇敢的举

动。这个人居然毫不畏惧地当着那个长着连鬓胡子的家伙，说出了实情：“布朗那头肥猪……”路德辛多打心眼里笑了起来。那人事处长肥头大耳，面色通红，嘴唇厚实，眼睛滚圆，确实象一头大肥猪。他现在也这么说，然而在以前，就是在内心深处，也不敢有这样的想法。埃斯皮内尔的见义勇为，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后果？很可能是立即开除。路德辛多实在舍不得他走。他对这位矿工产生了由衷的敬意，真诚的感谢。应当说，他说的话天公地道。埃斯皮内尔说话坦率，天不怕，地不怕。真的，而他本人即使看见那个青年躺在坑道里的漆黑地面上挣扎，面对领班威严的目光，他也不敢伸出友谊之手去救他。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在十个胆小鬼中，有一个英雄好汉。不满的火种已经播下。这种子不仅仅播在腊平塔达煤矿的坑道里，而且播在广阔的山谷中，播在山下所有的坑道里，播在丁巴里的大街小巷，甚至在东方煤业公司的总办公室里，也都播下了。一场革命必将发生。不过，这场近来四处传说的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路德辛多看来，这只不过是闯进外国人住宅区，把那些被称之为“密斯脱”和“密斯”的家伙们赶出去，占据他们豪华的住房，把这些先生们送到矿上去，象短工们一样干活。这就是革命。一定要出这口气，把布朗先生赶到他的肮脏的棚屋里去住。那些为了讨好主人而任其拍打臀部的漂亮姑娘们，应该到小溪边去给帕斯托拉洗衣服，给坎迪达洗衣服……又是坎迪达！难道就不能忘掉她吗？不能，她已经印在他的脑海里，在那里扎了根，如同他进入腊平塔达的坑道一样。

这时，他看见帕乔正在沿着贫民区漫长的道路走来，手

里抱着一个纸口袋。

“咱们大家有饭吃啰！看，面包，盐，面粉……我还买了肉。你们看，这块肉多大呀！”

帕乔一边说，一边把纸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帕斯托拉铺好的围裙上。帕斯托拉既惊讶又害怕，忐忑不安地看着他。帕乔明亮的眼睛里，既含有喜悦的光芒，也闪出了悲愤的光芒。他双手颤抖，言语支吾。他摆出一副胜利者的架势，凝望着大家。多亏了他，大家才免于挨饿。

“孩子，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东西呀？”

“妈妈，您放心吧！您看，这些东西够我们吃的。去做面糊粥吧，好让爸爸吃了去上工。”

路德辛多愕然望着儿子。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孩子，难道是他的帕乔吗？不错，是他。然而，到底是什么使他的面孔变了样：那张脸过早地变得冷漠、痛苦和刚毅，显得如此难看，犹如乌鸦的翅膀在他脸上投下了一道阴影。帕乔掏完食品后，便把纸袋扔得远远的。

“您从哪儿弄来的钱？”路德辛多一边坐起来一边问道。

“是……是……”

“说呀，孩子。您干什么事都不能瞒着您爸爸，您当着您妈妈、您姐姐、坎迪达太太，甚至涅科这个天真的孩子的面，把事情讲清楚。”

“因为你们没有钱买面包……我姐姐到何塞托店里去赊面包，又受到那个家伙的污辱……小涅科没有东西吃，饿得直哭……我偷了教堂的钱罐……”

谁也没有吭声，只听得远方的机器在一个劲儿地隆隆作

① 响。即将开往省城的火车的汽笛声，清晰地传到耳边。一只苍蝇飞来飞去，发出持续不断的嗡嗡声。他们觉得那声音有点奇特，象是在谴责他们。

“教堂的钱罐！”路德辛多终于大吼一声，“我儿子是小偷，而我是小偷的爸爸！”

路德辛多用手捂着脸，呜咽起来。马利埃娜看着帕乔，她对弟弟又生气又疼爱，又怜悯又引以自豪。帕斯托拉注视着围裙上的食物，不知道该称颂还是该把它们扔到臭水塘里去。坎迪达抚摸着涅科的小脑袋，孩子怯生生地想要块面包吃。

“这有什么错？你们为什么都不作声？我没有杀人，只是用这把在这里找到的刀子，打开了钱罐的盖子。”帕乔一边解释，一边拿出一把尖刀给他们看。“打开之后，我取出了钱，有硬币，也有钞票。没有多少，只够买这些东西。”

“偷了教堂的东西！孩子，您偷了教堂的东西！”路德辛多抽泣着说。

“这钱是施舍来的。而我们比星期天来做弥撒的神父还要穷得多。他不会在家里挨饿，也不必为了一点面包去出卖自己的姐妹。我偷了钱，对，我是偷了钱。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真讨厌！”

帕乔象疯子一般倒在地上，用手捂着脸，在空中蹬动着双脚。他想哭，但是他刚强，有骨气，有反抗精神，没让眼泪流下来。路德辛多忘掉了自己的痛苦，俯身安慰儿子。

“孩子，您这样做不对。不过，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咱们喝点粥，凑合着不断气，活下去就是了。以后千万别干这

种事啦。”

“要不是他，我们今天晚上就没有吃的了。”帕斯托拉为儿子开脱说。“上帝会饶恕他的。不过，这孩子说的都是实话。我们确实比神父穷呀！”

坎迪达走到躺在地上的帕乔跟前，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脊背，象母亲似的抚摸着他那倔强的头发。

“谢谢，帕乔，我和涅科都感谢您。我们在世界上孤苦伶仃，被人遗弃，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钱。您听涅科饿得哭叫，便出去给他弄来面包。上帝哟，饶恕我们吧！”

她说着便跪倒在地，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帕乔站起来，拿了块面包送给涅科，又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

“好啦，什么也别说了！”

粥做好了，面包还很新鲜，松软。帕乔渐渐地忘却了自己的痛苦，忘记了一时的悔恨心情，他很高兴。大家吃过饭，增加了热量以后，脸上又都浮现出一片生机。这时，他渐渐地记起了他偷东西时踌躇不前的情景。

他走进教堂时，那里空无一人。他看到耶稣蒙难像，不禁打了个寒颤。上帝无处不在，每个人的举动，不管是邪恶的还是善良的，上帝都了如指掌。如果他把教堂里的钱偷走，上帝会说什么呢？他走进教堂之前就有了这个想法。他鼓起勇气，想起了伸着小手要面包的面黄肌瘦的涅科……坎迪达的默默无语……帕斯托拉吩咐姐姐到何塞托小店里去……马利埃娜回来时讲的事情……

他往里走去。蜡烛冒出浓重的黑烟，钻进鼻孔令人窒息。教堂里阒无一人。他将头探进圣器室，看见一个和他一

般大小的男孩坐在红皮椅上睡着了。他屏住呼吸。星期天晚上他看见盛施舍钱的罐子放在一个凳子前面。他便径直走到那里，凳上摆满了蜡烛，有的在燃烧，有的几乎快要燃尽。这时，传来了响声，他马上跪下，装着做祈祷。小侍童转过身去，继续酣睡。

他准备好了刀。这把刀是他那天早晨在一些陶罐间捡到的。他仔细地擦干净，之后又用沙子磨得明光锃亮。刀子很尖，完全可以开启旧钱罐的盖子。他几乎连气都不敢喘，不停歇地用力干着，他时而用左手压住胸部，他的心“砰砰”地跳得很厉害。

刀子碰响了钱罐。圣器室里的小侍童翻了个身，帕乔赶快跪在地上。又是一场虚惊，那个小侍童睡得很死。

他把刀尖插进钱罐的盖子上，又向祭坛上望了望。他觉得耶稣在用那双悲天悯人的眼睛盯着他，责备他不该做那种事。他忍着隐痛，把眼睛转向钱罐。为了鼓起勇气，他想起了涅科，想起了他的姐姐，想起了母亲……家里不久又将多一口人。他发现每个女人生孩子之前，都要发胖。他将有个小弟弟……可是，这弟弟有多可怜呀！他几乎对这个小弟弟充满了同情。他将要挨饿受冻……他，一个刚刚十二岁的孩子，就象大人似的在思考着所有这些问题了。一颗骄傲的火星给了他勇气。他用力一按刀子，钱罐的盖子轻轻地被启开了，竟然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他掏出几张钞票和硬币。他在一个遥远的村子里——名字已经忘记了——念过两年书，学会了数数。一共十二比索

零四十三个生太伏。他把钱装在衣兜里，然后跪下，祈祷了几句。

“上帝，谢谢你。”这是最后的一句。

帕乔很快地离开了教堂。

第七章

二月十七日 星期六

路德辛多两臂、双腿、腰背都疼痛难忍，头昏目眩，双手颤抖，笨重的劳动在他手上留下了许多伤疤。他想到了腊平塔达黑洞洞的坑道，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两个月前被压死的四个矿工的尸体呢？直到现在，他们前进了不到三、四米。一方面要刨开塌下的碎石装进车斗运走，另一方面还要捣碎岩石一点点地重建坑道：把用钢筋加固的支柱立在坑道的两侧，再把用铁丝捆牢的、同样是很结实的木梁横架在头顶上，撑住坑道顶端，避免塌方。工作艰苦极了，可是他们又能挣到多少钱呢？四个半比索还没有到手，公司要到二十日才能发工资。那样也好，一下子就可以有四十五个比索到手，多少可以解决一点问题。帕乔的行为不免使他担心。偷了装布施的钱罐，这不是亵渎教堂吗？这样做不是大逆不道该受报应吗？是的，在通常情况下，他是应该受惩罚的。然而在那种情况下可就难说啦。是生活本身逼迫他这样做的。既然为坎迪达的肮脏行为找到了托辞，就应该为儿子的行为进行开脱。坎迪达任凭男人玩弄，并不是

为了爱情，而是为了糊口。现在，他儿子虽然偷了钱，但并不是由于居心不良，也不是由于受到邪念的引诱，仅仅是为了饥饿。坎迪达的行为也好，儿子的行动也好，都是一个根源：贫困；都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为生活所迫。

哪里有幸福？他离开最后耕耘的那几小块土地，就是为了发财。他跟在幸福的后面，焦急地寻找着幸福，仿佛那是上帝从上天专门为他送来的某种东西。东方煤业公司，丁巴里……这名字就意味着金钱。他几乎听到了硬币的叮当声。光辉的未来就在这儿等待着他。他到达丁巴里的第一天，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事实恰好相反。他所有的幻想，都一个个变成了泡影，最后化为一片片轻纱似的薄雾，消失了。幸福并不存在。大家都在追求它。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甘愿听从领班严厉的命令，到腊平塔达来从事非人的劳动。目的是得到一点钱，钱却迟迟不来。他们需要吃东西，从而把帕乔推到教堂门口，使他褻渎了圣地……路德辛多想，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寻求幸福。可是，结果他们连肚子都填不饱，更不要说其他享受了。他想，地球上是不存在幸福的，他自己连名字都去掉了。他是“22048”，一块铁牌，一把铁镐，一把铁锹。在煤业公司多如牛毛的附属机构里，他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在这里，还有同他一样的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在劳动着，拼命地劳动着，到处奔波，荒唐地在幻想着幸福。

马利埃娜想的却不是这些。在她面前，无时无刻不闪现着“魔鬼”的那双眼睛。从绿色的眼球里，射出了黄色的光芒，象猫眼一般，象池塘的腐水一般，又象翡翠一般。他的一对

眸子象坎迪达，却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是由他的整个脸庞，弯曲的眉毛，粗大的下巴，高傲的胡须，魁梧的身躯和粗犷的嗓音组成的。他的宏亮的声音，显示出他的能干和自负……这正是她所缺少的，也是她的父母所没有的。只是在尚未成熟的帕乔身上，可以隐约的看到这种痕迹。帕乔，他此刻正躺在草地上，凝视着天空，也许正在回忆自己偷钱的细节。总之，“魔鬼”有一双充满诱惑力的眼睛。不管她走到哪里，这双眼睛都在盯着她。在她脱掉衣服躺下睡觉时，她觉得似乎那双无耻的眼睛在窥视着她，使她的双颊泛起了红云。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使她和衣而卧，以免那双淫荡的眼睛看到她的隐秘。在远方树林里飒飒的风声中，在机器令人厌烦的隆隆声中，她似乎听到了“魔鬼”的笑声，那大笑声犹如泉水从岩石间涌出的潺潺声，又如漆黑之夜在平原上迷失方向的种马的野性嘶鸣。

马利埃娜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别人说她长得漂亮，叫她美人。这是“魔鬼”对她说的。店主何塞托把他的脏手放在她面颊上时，也是这样说的。何塞托使她反感。她对他不屑一顾，她恨他。然而，从一开始她就喜欢“魔鬼”（他叫什么名字呢？），她喜欢他高傲的神态，喜欢他浑身是劲。她是个娃娃，是个纤弱的女子，是个刚刚开始生活的姑娘。她需要有人保护她。她愿意依附于、服从于一个人，听他的话。这就是幸福吗？也许不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要过十全十美的幸福生活，但至少她的生活不应该象目前这样不堪忍受。她瞅了一下爸爸和妈妈，十分悔恨不该产生这种想法。她不能自制，脑子里总是充满奇怪的幻觉，那双绿眼睛似乎在盯着她，

一种狂热的感情在折磨着她。如果她同他结合，那将是何等幸福啊！浑身绫罗绸缎，裘皮大衣，贵重首饰，真是应有尽有，哪里才能过上这等幸福生活！……她长得漂亮，是个美人，两个男人都对她这样说过。她用手擦擦脸，仿佛在抚摸。她又摸摸嘴唇。是的，她很漂亮。她低声重复地吐出了“漂亮”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听起来委实悦耳极了。

午后，帕斯托拉、马利埃娜和帕乔陪坎迪达去丁巴里医院，进行第二次治疗。涅科很听话，答应和路德辛多留在家里。路德辛多忙着扩大棚屋，想让坎迪达和她的儿子住得舒服一些。

在山坡上，天色渐渐地黑了。他们回来时，大概已是五点半钟。值得庆幸的是，大火留下的伤处都在表皮部位。医生给坎迪达换了绷带，又抹了层保护药膏，还打了一针预防感染的药水。坎迪达感到轻松了一些，倚着帕斯托拉回到新的家园。

马利埃娜走在帕斯托拉和坎迪达的前面，脚下不时地扬起黄色的尘土。帕乔跟在她的身旁。马利埃娜骄傲地看着他，仿佛要告诉所有的人，他就是她的弟弟，他为了不使全家挨饿，偷了教堂的金钱。

垃圾场已经远远在望。他们对这个垃圾场有了感情，那是一种不幸者对自己仅有的东西所具有的真诚的、强烈的感情。贫民窟的街道和洋人公寓的电灯一盏盏亮了起来。在从不歇工的远方矿区的坑道里，也缀上了桔黄色的灯光。火车站上，巨大的吊塔被萤光灯照得通明。到处是一片繁忙景

象。只有腊平塔达这个地方例外。夺去四条人命的悲剧发生之后，一个多月来已无人问津，而现在为了扩大采煤量，工人又在它的腹中开始刨挖。省城需要大量煤炭。一座座大型火力发电厂每天不知要烧掉多少煤。因此，负责管理东方煤业公司的外国人不断地敦促领班，而领班则催逼工人，以便从工人身上榨取最大的油水，生产更多的煤炭。

“喂，小美人！真幸运，今天又碰上你了。”

“魔鬼！”马利埃娜一下子愣住了。她几乎来不及回头去看。那家伙嘴角上挂着微笑，一边向她打招呼，一边向她奔来。帕乔停住脚步，仔细打量着来人的面孔。他又看看姐姐，发现她脸色苍白，举止失措。恐怖、焦急、渴望，这一切构成了一种复杂而奇怪的感情，同时汇集在她的目光里，使眼神染上了从未有过的色彩。

“你怎么不理人呢？”

“马利埃娜，这个男人是谁？”帕乔厉声问道，他那幼稚的脸抽搐着，表情坚定而愤慨。“他是谁？”

接着是一阵令人窒息的寂静。这寂静只存在于他们三个人之间，因为车站那里人声鼎沸，那里是上下班工人的一片叫嚷的声音。新到的工人要到矿井深处、控制塔和挖土机上去劳动。

“小美人，你怎么不看我一眼？”

“魔鬼”拉起马利埃娜的手臂，使她转过身来。随后，突然托起了她的脸蛋。她的眼睛湿润了，射出一种奇怪的光芒，双唇微微抖动，好象在做无声的哀求。这一切，足以使那整个下午泡在酒里的男人动情。他用那双巨大而邪恶的手

捧起姑娘的脸，企图吻她。

当那张淫荡的嘴巴正要贴到马利埃娜的脸蛋上时，他忽然感到左腿上火辣辣的一阵剧痛，仿佛被毒蛇咬了一口。他放开了马利埃娜，原来是帕乔看到姐姐处在危险之中，就本能地把刀子扎进了那个家伙的腿上。“魔鬼”惨叫一声，拔出刀子，将它扔开，一股殷红的鲜血涌了出来，把他的浅色卡其裤子都染透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刹那间。马利埃娜几乎还没发现出了什么事。这时，帕斯托拉已陪着坎迪达走来。马利埃娜拼命跑向帕斯托拉，躲进她的怀里。“魔鬼”用脏话破口大骂。帕乔既惊慌又勇敢地站在他的身边，审视着他腿上流出的鲜血和扔在大街中央的刀子。

两个警察端着枪跑步来到现场。帕斯托拉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站在帕乔身边，紧紧地抱着他，仿佛要用她那即将分娩的硕大的身躯来保护他。

“他把我扎了……扎得很深……这个狗娘养的！……”

警察犹豫地看了看孩子。但是，“魔鬼”喊叫着，威胁着，谩骂着。两个警察一人拉住帕乔的一只手臂，毫不顾惜母亲的喊叫，她那有孕的身体，她的眼泪和她的焦虑。

“警察先生，不能抓他。他没有罪，他没有干坏事！”

“妈，这是我干的。”帕乔说。“那个家伙想欺侮我姐姐。”

“你们看见没有？有罪的是这位先生。我儿子没有罪。放开他，让他跟我回家。你们不能把他带走！”

“这事得明天由镇政府去解决。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晚上这个小流氓得到牢房里去过夜，不必多说了。这个孩子心肠

可真够狠毒，居然敢捅刀子。我们这里净出这样的事，真他妈的不象话！”

“妈，您别担心。明天去找镇长说清楚，事情总会解决的。”

帕乔象个小大人。马利埃娜望着他，为他焦虑，又为他自豪。是他偷了钱给大家买吃的，是他用刀子扎了“魔鬼”的大腿！这个“魔鬼”……这个坏蛋！他想在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吻她……，他是咎由自取。

帕斯托拉跪在盖满尘土的大街上。帕乔的刀子就扔在那儿，一半埋在黄土中。帕乔就是用这把刀子来撬开教堂钱罐的。这么说，是他儿子扎了人啦！但是，那是为了保护马利埃娜。他当着警察的面，坦然地承担了责任，这孩子不同凡响。他才十二岁……仅仅十二岁呀！他是在痛苦和贫困中长大的，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他的心灵很快被暴力唤醒了。他的满腔仇恨和反抗精神，大概萌芽于没有阳光、没有抚爱、没有面包、没有温情的童年。

坎迪达扶着帕斯托拉站起来。马利埃娜用手臂挽着她。她们护送帕斯托拉回家。她好象病了，她的两只眼睛死死地盯住天边，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她只是隐隐约约地看到到处都是儿子的面孔，她的可怜的孩子要在漆黑的牢房里过夜了。

她们沿着黄土路走向垃圾场。从远处看去，棚屋在黄昏的大气中时隐时现。路德辛多正在等着她们，没有料到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他走下坡去迎接她们。当他看到帕斯托拉的模样时，面色立刻大变。一直担心的事大概要发生了，那天夜里，他妻

子可能要生个七个月的早产儿……

一边往家中走，女儿一边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当她说到“魔鬼”想侮辱她时，路德辛多攥紧了拳头。他要报仇。那个家伙居然敢用一双脏手去摸他女儿的脸蛋。非打得他头破血流不可。随后马利埃娜又讲了帕乔怎样用刀子扎“魔鬼”的大腿，警察如何赶来，以及帕斯托拉如何徒劳地苦苦哀求……

他们进了家。路德辛多把棚屋扩大了一些，里面收拾得很干净。墙缝不再透风，夜里再不会透过屋顶看到明晃晃的月光了。帕斯托拉一句话也没有说，颓然地躺在棚屋的地上。

“她病得厉害吗？”路德辛多指着帕斯托拉问坎迪达说。

“不算太厉害，受了点惊，很快会过去的。”

“帕乔怎么办呢？”

“警察说今天他要在牢房里过夜了，明天你们和镇长交涉去。”

“这个王八蛋，‘魔鬼’！”

“王八蛋！”坎迪达也这样骂了一声。

马利埃娜什么也没有说。她恨“魔鬼”，因为他告发了帕乔。可是，他受了伤，鲜血直流……伤得很重吧，也许只割了一个口子，并无大的危险。

“孩子，您说要不要到镇子上去把你弟弟接回来？”

“去也没有用，大黑天的，谁也不会理咱们。明天，咱们早点起来，去求求镇长先生把弟弟放出来。他没有罪。”

说着，她禁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路德辛多想安慰她，

可是坎迪达劝他不要管她，眼泪会使她轻松一些。

夜幕降临到了山谷。火车在远方长鸣。一只狗吠声不绝。那是何塞托的大狼狗，一到深夜，它就象人的哭叫一样，搅得大家一刻不得安宁。

路德辛多挨着妻子坐在地上。坎迪达紧紧地抱着涅科，睡在角落里。马利埃娜和衣倒在草席上，那张席子是四天前她在池塘附近捡来的。

“马利埃娜，我还穿着你的衣服哪！”坎迪达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给你？”

“别把这事放在心上。我有这条裙子就够了。”

他们没有再说下去。路德辛多想到了帕乔，他现在正同普通罪犯一样躺在牢房的水泥地上。没有盖毯子的路德辛多，大概会感到有点凉。他想祈祷，但是他立刻意识到，怒火不容自己那样做。他努力控制着自己，什么也不去想。疲倦很快征服了他的痛苦和焦虑，仁慈的困意使他合上了眼皮。他昏沉地睡去，脑海里变得一片空白。

第八章

二月十八日 星期日

报晓的晨钟响了。钟声从丁巴里教堂的白色钟楼，沿着满目荒凉的山谷缓缓而下，然后顺着山坡而上，最后钻进了漆黑的坑道。在坑道下面，工人们挥舞着镐头，把黑色的“岩石”打碎，这些“岩石”将使远方的大大小小的工厂的机器开动起来。

在山谷里，自从煤业公司的机器开动以来，噪音同覆盖着万物的铁锈般的黄尘一样，从来没有使丁巴里的居民真正地得到一刻的安宁。火车尖厉的汽笛声刚刚逝去，卷扬机便震天动地响起来了。当公司的汽笛，或者从远方驶来的、满载木材的卡车的喇叭，鸣响之后，又听得行人踏在水泥人行道上的拖沓的脚步声。山谷里的安静一去不复返了，它再也不会回到丁巴里的土路上来了。

路德辛多醒了。昨夜发生的事，又一古脑儿浮现在他的脑际。帕斯托拉在他身边呻吟着。她受惊过度，病了。尽管坎迪达劝她宽心，她还是心事重重。路德辛多低声问帕斯托拉哪里疼，她只是啜泣不止。小帕乔被关在镇上阴森可怖的牢

房里，她想念儿子。牢房一定是寒冷、潮湿、阴暗的。路德辛多认为，那牢房大概和他干了整整一个星期活的、弯弯曲曲的坑道差不多，空气污浊，一个个囚犯象幽灵似的蜷曲在丝毫见不到光亮的角落里。牢房一定是这样的，而他的帕乔就关在那里。“魔鬼”企图同马利埃娜亲嘴，他才是罪人哪。路德辛多气得握紧拳头，浑身发抖。他这个人一向忍辱受屈，听天由命，但是，为了女儿，他什么事都敢干，甚至敢动手把“魔鬼”杀死。这个家伙已经被他十二岁的儿子扎伤，伤势也许还不轻哩。

“今天镇政府里不会有人接待我们。今天是星期天，没人上班。”

“不管怎么样，咱们也得去一趟，孩子从昨天晚上就一个人关在那里。咱们得给他送点面包去。他真倒霉！”

“没把事情闹大，就算万幸啦。”

他们不说话了，只听见涅科有节奏的呼吸声。坎迪达醒了。

“我真想在这个时候能帮你们一把……要是能叫‘魔鬼’到镇政府去说情，把帕乔放出来就好了……”

“坎迪达太太，您觉得可能吗？那个家伙可是恨不得要把我儿子一口吃掉。您没见到他昨天晚上那副凶相……”

“要是我去求他……”坎迪达自言自语地说。

“您别为我们去受委屈了。”路德辛多说。“这事情由我来办吧。我想办法和镇长交涉去。”

“您不了解他。他是个老狐狸，伪君子，手毒心狠。”

“如果您愿意，咱们就一道去。不过，得先送您去医院。”

身上有伤，可大意不得。”

“好，一块去吧。不过，稍等一会儿吧。九点钟到那儿就行了。堂·里卡多·加西亚不到九点是不起床的。”

“他是谁？”

“镇长。我再说一遍，这个人坏透了。”

他们都沉默了。从门缝透进一道惨淡的白光，这光慢慢地变成了玫瑰色。新的一天到了。路德辛多心想，他到丁巴里已经一个多星期了。这七、八天有什么收获呢？一间看上去更象狗窝的小屋子；干着奴隶般的重活；儿子为生活所迫偷了教堂的金钱，又因为不肯向邪恶低头，扎了“魔鬼”一刀。啊，对，他还认识了坎迪达，亲眼看到了大火怎样吞没了她的房子。路德辛多想到了她，她就在那里，离他的身体只几步远，裹着马利埃娜的上衣，穿着马利埃娜的红裙子……坎迪达就在那里……

短短的几天发生了许多事情，几乎完全改变了他往昔宁静、自然的生活进程。回首往事，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还是不想为妙，想也是白想。不应该让过去的事情再回到记忆中来，徒然增添后悔，助长怀乡和徬徨的情绪。所以，他只是着眼于当前的处境，他眼下的日子越来越难以忍受。开始，他没有面包，没有钱，没有朋友。是那个女人，是坎迪达，好心地收容了他们。以后，他找到了工作。他在心里咒骂布朗先生和领班。他不知道该诅咒这两个家伙中的哪一个先死。总之，他脑海里闪现出了丁巴里工人的处境，埃斯皮内尔把这种处境简单地概括为：他们每天只挣四个、五个或六个比索，却要象真正的苦役犯那样干九个小时的活儿。并

下令人窒息，随时有塌方身亡的危险。而外国人却坐在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瞅着漂亮的女秘书的大腿，无所事事，每天却可挣上二、三百个比索……说什么他们是“技术人员”，是来自外国的、现代化煤矿的高级权威。是这样，他们就在那里，住在镇上繁华大街的讲究的房子里，有俱乐部，一副盛气凌人的派头……想到这里，使他怒火中烧。这实在太不公平了。多劳应该多得，至少他们之间的差别不应该这么明显，不应该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他站起身来。他不能再想下去了。这些想法一直在折磨着他。他跑到臭水坑附近的泉边，洗了洗脸和脑袋。他觉得清醒多了。空气是新鲜的，山风没有掀起道路上的黄尘，黄尘安静地贴在土地上。路德辛多环顾四周，象往常一样，感到胸部憋闷得很。坎迪达原先的房屋早已变成了一堆瓦砾，可是现在好象还在冒着黑烟。这些瓦砾就象一块块黑色的骨头散落在小山岗上，山岗上一片狼藉，破瓦罐酷似一具具被巨石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一块块木头在那片黄尘的大海里，如同一艘神奇的船只失事后的残骸。

马列埃娜也到泉边去洗脸。她俯下了身子，看到自己的面庞清晰地倒映在平滑如镜的水面上。她感到自己确实很美。她仔细地端详着自己的面庞，黝黑光洁的前额，两泓清水似的乌黑的大眼睛，垂在后面的两条大辫子，盛开的玫瑰似的双唇，以及柔嫩得赛过天鹅绒的处女的面颊。她全身都映照在泉水这面镜子里，从头到脚，美极了。这一切，她现在全看清楚了。她想起了托起她脸的“魔鬼”的手。她没有尝过接吻的滋味。为什么男人总要急切地亲吻女人？女人又为什么要心

甘情愿地答应他们？她又记起了“魔鬼”的眼睛，那对眼睛就象阳光照耀下的一双利刃。“魔鬼”！马利埃娜把双手伸进水里，她的身影被搅碎了。她洗完了脸颈和双臂。她拆散发辫，把乌黑的长发散在肩上，精心地梳理起来。那双充满诱惑的目光，不管她走到哪里，总是跟随着她！一对绿色的眸子在盯着她。她又感到那双粗大的手正在抚摸她的面庞，抚摸她的身子。她把“魔鬼”从脑海中赶走，想起了帕乔：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姐姐，现在被关在漆黑的牢房里。如果爸爸妈妈同意，她就可以跟着他们，同坎迪达一起，去要求把弟弟释放出来。她又用手掌摸摸双颊，为自己的美丽而感到惊讶。

帕斯托拉伤心极了。尽管她想表现得坚强些，可是一想起关在牢房里的儿子，眼泪就潸潸而下。她恐怖地想到了牢房里光秃、寒冷而潮湿的墙壁。对她来说，监狱就是刑场。她的这种观念，也许来自儿时听到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常常闪现中世纪宗教法庭的阴森可怖的牢房。在她的想象中，儿子正在用手驱赶各种肮脏的爬虫：蛇、蛤蟆、蜥蜴……，不让它们咬自己的脸。

所以，才喝罢早饭的清汤，她就催促路德辛多和坎迪达上路。马利埃娜不愿孤身一人留在家，就决定把她和涅科一齐带去。

他们走下布满黄尘的坡路。晴空万里，清澈蔚蓝，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他们听见火车一声长鸣，压过了远方的机器隆隆声，传来了火车启动的响声。火车满载煤炭向省城开去。然后，再返回来，载回在省内各个城市招募的工人。工

人们在矿井深处象奴隶一般干上一整天活，只挣四、五个比索。路德辛多想起了腊平塔达黑暗的坑道。在他们把岩石清理完毕之后，等候着他们的将是什么东西？肯定是四具在塌方时被压死的矿工的尸体。他仿佛觉得，被风掀起的一团团尘埃，就是这些为了糊口而死去的血肉模糊的身体。可怕！但是，路德辛多又想，有生必有死，正象千条江河归大海一样。

他气冲冲地掸去从街上带回的尘埃，他憎恨这些黄尘。这黄尘好象丁巴里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个丁巴里是贫困的丁巴里，是工人们拥挤在一起的贫民窟，是矿井、机器、车斗、控制塔……。而在洋人住宅区，一切都是整洁而美丽的。偶然一阵风起，把污秽的尘土刮到玻璃上，就有女佣们来动手打扫干净，一切又变得那么幽静。

监狱座落在一个中间地带，似乎不偏不倚，既不靠近住宅区，也不挨着贫民窟。但是，路德辛多认为，不偏不倚只是一句空话。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镇长断案时，布朗先生那张红得发紫的脸庞，比在坑道里耗尽生命的、黑如煤炭的、饥饿的脸庞，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车站到了。吊斗来往穿梭，不停地卸下黑色的煤块。监狱的房子就在眼前，镇政府、电报局、电话局和邮局也统统设在那里。三个警察腰间都掖着手枪，把守着宽大的铁栅牢门。路德辛多心中想到，里面的在押犯，有的有罪，有的没有罪，他的帕乔也是受冤的。想到这里，他便加快了脚步。

荷枪实弹的门卫，使路德辛多胆战心惊。他听旁人讲过，这些人的任务是维持社会秩序，尊重良民自由，惩处罪犯，

保护无辜。不过，这些概念早已被遗忘了。最近一个时期，正是这些全副武装的人，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惨案，干出了种种坏事。一句话，他们的使命被歪曲了。但愿他们能倾听他的请求，理解他盼望儿子出狱的心情。他的未成年的儿子所以被关押，是因为他象成人似的保护姐姐，使她不致落到“魔鬼”的手掌中。

“魔鬼”！这里的每一个门卫身上，都有“魔鬼”的影子。对路德辛多来说，“魔鬼”是丁巴里贫民区的万恶之源。他是纵火犯，是强盗，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焚烧坎迪达棚屋的熊熊烈火中，路德辛多清楚地看见“魔鬼”那双瞪得溜圆、充满情欲和醉意的眼睛。他永远忘不了那双眼睛，那是一双淫荡、仇杀和邪恶的眼睛，是地地道道的魔鬼的眼睛。这个魔鬼用它那长长的尾巴，抽打着饿鬼的脊梁，把他们赶到地狱的最底层。对帕斯托拉来说，“魔鬼”是一个神奇的人物，她来山谷一个星期，就得出了这种印象。“魔鬼”曾经想用他那放荡的、畸形的胳膊抓住她的女儿，可是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她的儿子巍然站在她的面前，他居然刺伤了“魔鬼”！坎迪达对“魔鬼”的看法截然不同。也许“魔鬼”是她儿子的父亲。但是，道路并不能为某一个行人所独占。这个“魔鬼”曾经低三下四地跪倒在这个女人的脚下。她从他那双大手里，得到过抚爱和金钱，后者是前者的补偿。她以前很可能不了解他！然而，他现在放火烧掉了她的棚屋！坎迪达想起了那天晚上“魔鬼”的狠毒和野兽般的举动。坎迪达惊恐之余，只得赤身裸体逃到外边去。涅科对“魔鬼”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叫他“爸爸”，把小手伸给他，要上五个或十个生太伏。至

于马利埃娜，对她来说，“魔鬼”是很有吸引力的。“魔鬼”有男子汉的气力，而她是个软弱的女子，这种想法象征着一种愿望，那愿望刚刚在她心灵中模模糊糊地萌发。

路德辛多以敬畏的心情走近一个警察。

“先生，对不起，能把我们的孩子放出来吗？”

那个警察从上到下把路德辛多打量了一番。他面孔瘦削，双手微微颤抖，弓着背，一副孱弱和恭顺的样子。这个警察又把目光转移到帕斯托拉的大肚子上，她脸上布满雀斑，嘴巴微张，双唇厚大而苍白。涅科呢，半光着身子，是个贫血儿。坎迪达被烧去了眉毛，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一双眼睛，但在伤疤之下，仍然能够看出她的美貌。警察最后遇到了马利埃娜乌黑有神的目光。他眼睛无耻地直勾勾地审视着她。真是个美人胚子！

“哪个孩子？”

“昨晚押解来的，先生。他叫帕乔，是我们的儿子……”

“帕乔？啊，就是扎‘魔鬼’一刀的那个吧？”

“对了，先生。”帕斯托拉走上前去说。“不过，先生，您不知道来龙去脉。这事我清楚。那个‘魔鬼’想侮辱我女儿，我儿子就在他大腿上扎了一下，他用的是一块铁器，不是刀。”

“这可真有意思！他想玩弄你，是吗？”警察一边看着马利埃娜，一边问。马利埃娜脸上立刻涨得通红。

“先生，能快点放他出来吗？”

“那可是镇长的事啰。这里的事，归他说了算。我们是看守。我们的任务是不让犯人逃跑。”

“那么，我们能进去看看他吗？我们带来了面包，这可怜

的孩子可能还没有吃早饭呢……”

“你们自己饿，就把面包吃了吧。快滚，没时间听你们啰嗦！”

真是活见鬼，路德辛多想，这个人的脾气可真躁！他们伤心地离开了那里。帕斯托拉把两个面包紧紧抱在怀里。可怜的帕乔！你一定很饿，很冷……警察的心肠真狠！可镇长，他在哪里呀？

“我看咱们得上‘黑金’商店找他去。”坎迪达提供情况说。“每个星期天他都呆在那里，和外国老爷们一道喝酒。”

“坎迪达太太，我们不认识路，你带我们去吧。”

坎迪达带他们走上了洁净的黑色柏油马路。“黑金”商店座落在一个街角，既宽敞又豪华。这时，他们想起了何塞托的简陋的小店。那里一切都是黄尘，象长上了一层锈，甚至面包也是如此。然而，这里窗明几净，整洁幽雅。

有四个人坐在一张桌子旁，一边热烈地交谈，一边从大玻璃杯里喝着深色的酒。柜台上放着好些空瓶子，说明这几个人已经有好多酒下了肚。坎迪达在门口停住脚步，指着店里说：

“那个矮个子、满脸通红的老头儿，就是镇长。他的名字叫堂·里卡多，姓加西亚。”

“太太，我怎么能跟他打交道呢？这个该死的家伙肯定已经喝醉了。”

坎迪达对商店侍者打了个手势。他们互相认识，有时晚上在那儿见面。坎迪达还记得小伙子的两颗深水似的灰眼睛。这个名叫埃斯皮利图的年轻人，快步走来，好奇地端详

着坎迪达，某一遥远之夜发生的事情，涌上了他的脑际。

“噢，是坎迪达！眼睛怎么啦？眉毛都烧光了，真倒霉。不过，你还是那么漂亮。”

“唉，埃斯皮利图，帮个忙吧。”

“什么事？”

“帮我叫一下镇长先生，行吗？”

“这……我估计他不会出来。他已经喝醉了。从六点钟开始，整个上午都在和凯特先生、会计和站长一起喝酒……好吧，我去说你有事找他。就这件事吗？”

“不，现在先办这件事。”

“你可得回来啊！你知道……”

小伙子没有说下去。但是坎迪达懂得埃斯皮利图的意思。

他们焦急地等候着。埃斯皮利图把脑袋凑到镇长肩膀上，对着他的耳朵叽咕了几句。堂·里卡多·加西亚转过身子，透过厚厚的近视眼镜，审视了一番。

“告诉他们别捣乱，这个时候我不办公！”

“先生，只一小会儿。看在上帝的份上，您行行好吧。”帕斯托拉央求说。

也许是帕斯托拉失望的表情，或者她那噙满泪水的眼睛，或者她那即将分娩的大肚子，或者是他要赶快把那伙人打发走的想法，对镇长发生了作用。不管怎么样，镇长懒洋洋地站起身来，踱到了门口。他是个中等身材，但显得猥琐单薄，大概六十岁光景。当他看到马利埃娜时，镜片后面那双好色的眼睛，立刻射出了强烈的光芒。鹰钩鼻子可能因为

饮酒过度而显得通红。

“有什么事？怎么不早不晚赶这个时候来？我正忙着呢！”

“里卡多先生，我们想跟您谈谈……”

“噢，您是坎迪达，对吧？太好啦，我很想见到您……”

“里卡多先生，昨天有个十二岁的孩子被抓进了监狱，他是这位可怜女人的儿子。她想求求您，把她儿子放出来，她都快急疯了，真可怜……”

“噢，敢把‘魔鬼’扎一刀的人，还能是好人？你们别指望我们会很快放掉他。妈的，那个毛孩子的心真狠毒，如果扎了我，我非让他死在牢里不可！”

“行个好吧，加西亚先生，看在上帝份上。怎么也不能让我们的孩子饿死呀。”

路德辛多愁眉苦脸，泪水纵横，两腿在颤抖，差一点儿就要在丁巴里最高权威的面前下跪了。

堂·里卡多·加西亚长得和老鹰一模一样，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天生一副好色之徒的眼睛和嘴巴。他瞟了马利埃娜一眼。如果是她来求情……不，她来求情也不行。谁来都一样，因为镇长和丁巴里所有的居民一样，对“魔鬼”心存畏惧。

“快给我滚开，不然，我把你们全都关起来。”

他转过身去，轻轻地走到凯特先生、站长和会计身边坐下。他们中间有个人又要了一瓶酒。

路德辛多一家和坎迪达离开了“黑金”商店。痛苦和愤怒交织在一起，使他们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反抗的感情。如今，反抗的种子不仅在路德辛多的脑袋里，也在陪他而来的

三个女人的脑袋里，生根发芽了。他们对这种暗无天日的暴政，义愤填膺。镇长，丁巴里的头头，至高无上的权威！堂·里卡多·加西亚！这个老色鬼，看他那个鹰钩鼻子，他宁肯一个上午和洋人泡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不愿理会一个忧心如焚的母亲和一个几乎就要铤而走险的父亲提出的请求。实在是欺人太甚，面对这种不公正的社会，难道不应该起来反抗吗？

太阳已经在天空高高升起。地球在宇宙间无休止地运转着。再过六个小时，黑夜就要回到山岗，又是一个思念儿子的不眠之夜。他们的儿子，为了一个在他们看来是十分正义和合法的举动，被关进了监狱……突然，大地把一群人，不，应该说是一堆残骸，吐了出来。他们的面孔、双手、衣服，浑身上下一片漆黑，象黑人一样。他们衬衣上挂着的铁牌，赫然在目：4426，34593，03407……这些人，同路德辛多一样，都是矿工，他们将钻进煤矿底层去砍伐大山的腹部，掏出它的黑色的“心脏”。腊平塔达是煤业公司最小的矿井之一，因为发生了埃斯皮内尔谈过的那次事故，就再也没有向前延伸和扩大。别的矿井的规模，比它大得多，简直象一座座地下城，在又宽又长的坑道里，装满煤炭的车斗在来来往往，忙碌非凡。那里有拐角，有弯道，有交叉路口……在所有这些矿井的深处，有爱，有恨，也孕育着反抗……。

他们的儿子是坏人吗？“用刀子扎‘魔鬼’的人，决不可能是好人！”那是镇长说的。不过，他们儿子的行为，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处。事情很简单，就是人人都怕“魔鬼”，不敢得罪他。路德辛多向“黑金”商店那边望了一眼。这招牌是什么

意思？“黑”……堂·里卡多·加西亚在那里喝酒，而他们的儿子却在坐牢。

他们从远处眺望监狱的方形建筑物，他们的思想穿透了那水泥和方砖砌成的厚墙。他们看到帕乔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狭窄和臭气冲天的牢房里，从地衣和苔藓里钻出许多可怕的怪物来。他在挣扎。他们好象听到他在呻吟，在哀求，在徒然地哀求……他们的孩子就关在那里。那些家伙甚至不许他们把面包送给孩子做早餐。

“魔鬼”的罪孽比帕乔更严重，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但是，他可以抓着堂·里卡多·加西亚的脖领，打得他鼻青脸肿，把他的眼镜打碎，向他淫荡的嘴上吐唾沫，镇长却不敢还手。可帕乔不能这样。路德辛多和帕斯托拉更不能。所以，弱者身陷囹圄，强者逍遥法外。尽管法律从没有这种明文规定。

路德辛多在埋藏着他仇恨的坑道里，在孕育着反抗的黑漆漆的深井中，又看到了另一些人的面孔。首先是布朗先生的那张肥猪样的脸庞，然后是领班那张长满连鬓胡子的威风凛凛的脸庞，最后，就是镇长那张狐狸般的脸庞。让大地把这三个家伙都吞噬掉吧，送他们到腊平塔达去服苦役吧！这是他的理想和渴望。这就是他心目中的社会革命，他认为这场革命很快就会爆发，象一颗炸弹似的把表面平静的丁巴里炸得粉碎。

大家突然停住脚步。“魔鬼”正在朝着他们走来。

路德辛多用力握紧拳头。那个男人给他带来了不幸。他是万恶之源，他企图侮辱马利埃娜，现在又不让放出帕乔。

帕斯托拉把两只手插在她的脏围裙下面，使劲地捂着肚子，好象要把她的千仇万恨和复仇的愿望，都告诉快要出生的儿子。坎迪达凝视着“魔鬼”。她对他旧情难断。有多少个长夜，她曾狂热地眷恋着他。就是在缺吃少穿的日子里，她也对他一往情深。现在，她仍然没有一点厌恶的表示，尽管他曾在盛怒之下，用那双抚摸过她身体的大手，烧掉了她的棚屋。涅科向“魔鬼”跑去。孩子十分快活，吱吱呀呀地喊着什么，向他问好，并把手伸过去。马利埃娜羞涩地低垂着头，满面绯红。那个男人在诱惑着她，他浑身是劲，耀武扬威，有一种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虽然弟弟由于这个男人的过错被关进了又窄又臭的牢房，她也和坎迪达一样，对他并无敌意。“魔鬼”向他们走来，他的腿有一点瘸。他的下巴突出，胡须连成一片，那对富有吸引力的邪恶的眼睛，更为明亮。路德辛多一个箭步抢到妻子和女儿的前面，仿佛要保护她们。挨打是免不了的，他没有任何还手的武器。不过，他至少有一对拳头，那是铁汉的拳头，矿工的拳头，可以随时用来对付可能发生的事情。

“下午好。”“魔鬼”向他们招呼。他的声音被隆隆的机器声淹没了，没有得到回答。

“你想干什么？”路德辛多恶狠狠地问他。

“他们不让你们进去探望孩子吗？”

帕斯托拉以为“魔鬼”在幸灾乐祸，有意取笑他们。她差点哭出声来。这时，耳边又传来了他的洪钟般的声音。

“坎迪达，我看您比他们更爱说话，告诉我，你们到镇长那里去过没有？”

“我们是从那里回来的。”

“他不肯放孩子？”

“他不肯放。那个老色鬼真不要脸，见酒没命。假如我们给他五十比索，他就会把孩子放啦。”

“这事包在我身上。你们不要怕我，我只是名叫‘魔鬼’而已。”

他们用疑虑的目光看着他渐渐远去。他后背宽阔，双肩坚实，一头红发梳得很亮，胜似火光。马利埃娜禁不住又叹了口气，胸部颤抖了一下，那里有一种新的感情在撞击着……

“我的上帝，那个家伙想干什么呀？”

“不用担心，路德辛多。”这是坎迪达第一次这样称呼他。“我了解他，他的气已经消了。有时候，他的心地非常善良。现在他的心情很好。我敢保证，我们办不到的事，他能办成，因为堂·里卡多·加西亚怕他。”

“真能这样，那就祝愿上帝保佑他啦。”

“别胡说八道了，亲爱的！”帕斯托拉责怪他。“你的话要想好了再说。”

“他叫什么名字？”马利埃娜问道，脸上又泛起了红云。

坎迪达把一切都注意到了。“魔鬼”打量马利埃娜的时候，眼里充满着渴求的神情。她的心里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为什么“魔鬼”要去干那件事？这种见义勇为的事，在他身上实属少见，更何况是对待一个用刀子扎伤他的人呢！于是，她找到了原因：“魔鬼”爱上了马利埃娜。

“他没有名字，大家都叫他‘魔鬼’，他听了也很高兴，不

过，这个人太坏了。”

“您刚才可不是这样说的。”马利埃娜反驳道。

“不要把别人的话太当真。一句话，不管他是好是坏，也不管他是恶人还是善人，反正他是个‘魔鬼’。”

他们向“黑金”商店走去。在商店门口，他们看见了镇长。镇长有个大鼻子，戴着厚厚的镜片，歪斜着嘴巴，一双闪耀着色欲的近视眼。可能是淫科生身之父的那个“魔鬼”，就站在镇长身边。他们正在谈话。

“放吧？我的好先生，就把帕乔放了吧！”

“这事好办。看在上帝份上，你‘魔鬼’去把他释放了吧！”

“马利埃娜，别犹豫了，你去说几句好话。”

坎迪达听了帕斯托拉的想法，不禁失声而笑。马利埃娜也笑了，她那微微张开的红润的嘴唇，是一张柔嫩、纯洁的嘴巴。尽管她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到处颠簸，可是她的嘴巴始终保持着圣洁的光泽。

“魔鬼”走来了，右手拿着一张镇长写的卡片。那是写给监狱看守的。

“一切都解决了。现在你们跟我走，到监狱去。”

大家随着他到了监狱。那个凶狠地把他们赶走的警察，看完卡片后，就马上对他们另眼相看了。他命令把帕乔放出来。大家在门外等待着，心急如焚。“魔鬼”用眼睛把马利埃娜从上到下打量个遍，甚至透过衣服看到了她的肌体。她的乳房已经鼓胀起来，在衣服底下起伏着；双腿完美得无可挑剔，微风把裙子吹得紧紧地裹在她腿上……当他的目光落在

马利埃娜的嘴唇上时，他晕眩了。那个姑娘将属于他……，对，是他的。“魔鬼”笑了。这时，马利埃娜膘了他一眼。姑娘的眼睛和他的那对凝视不动、神采奕奕的眸子相遇了。她表情温柔、腼腆，无意识地把嘴唇一撇，露出了微笑。

监狱的铁栅栏门打开了，帕乔走了出来。他面如土色，但是眼里却闪出喜悦的光芒，衣服干干的。他一见帕斯托拉，就扑到她的怀里，用双手抱住她的脖子。随后，他向路德辛多问好，深情地吻涅科的面颊，又看了看马利埃娜，坎迪达……最后，看了看“魔鬼”。他面孔抽搐着，露出一一种少有的表情，那表情既包含着恨，也包含着感激之情……因为，在监狱的院子里，他已经得知，前来营救他出狱的人，正是昨天晚上他用刀扎伤的那个人。帕乔开始怯生生地、继而坚定地走向他走去，紧紧地握住了“魔鬼”伸出的手。

“好了，孩子。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咱们现在成了朋友啦。”

“谢谢，‘魔鬼’先生。上帝会报答您的。”帕斯托拉一边用黄围裙的一角擦着鼻子，一边说。

路德辛多也向“魔鬼”伸过手去。是“魔鬼”把他的儿子从可怕的牢房里解救出来的，所以，应该把他看作自己的兄弟。

帕斯托拉把两个小面包递给帕乔，他两三口就吞下去了。最后，他们决定回家。

他们向新结识的朋友告别。“魔鬼”用热恋的目光，贪婪地看着马利埃娜。马利埃娜象刚才那样，对他微微一笑。坎迪达把“魔鬼”的目光和马利埃娜的笑意，都看在眼里，嫉妒的毒蛇缠绕在她的心上。

第九章

二月二十日 星期二

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22048……

路德辛多沿着通向腊平塔达漆黑井坑的蜿蜒曲折的石子路向上攀登。又一个工作日开始了！但是，此刻他的心情十分愉快。下午，头十天的四十五比索就可以到手了。他寻思着拿这些钱派什么用场。也许应该向丁巴里教堂的上帝赎罪，点上十支蜡烛，向钱罐投进两个比索。最好是这样表示一下，以这种方式向上帝表示谢意，因为他让帕乔拿走了那么多钱，从而使他们一家免于饿死。当然，他们还要通过十支蜡烛的黄色的、烟云缭绕的火舌，请求上帝赦免儿子的罪过。

四十五个比索只能做这么一点点事。不能给儿子买新衬衣，也不能给马利埃娜买晨衣，更不能给帕斯托拉买围裙。四十五个比索只够他们半饥半饱地过上十天。他们的命运仍然是继续住在垃圾堆里。

埃斯皮内尔已经来到山上的台地。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眺望着远方谷地的蓝色的地平线。他右手托着下巴，数不尽的想法，象一群发怒的蜜蜂在他的脑子里飞舞。一听到脚步

声，他转过身来。路德辛多看见他胸前挂了块铁牌，上面的号码赫然在目：22066。

“喂，路德辛多。”

“早晨好，朋友。”

“咱们俩总是来得最早，对吧？我喜欢从高山上瞭望谷地。瞧，下面是火车站。连谷地对面山上的矿井口，我都能辨认出来。山下一切都在眼底：我们座落在小径旁的房舍；工人住宅区简陋的棚屋；洋人住宅区的豪华的住宅……从这里，我可以看到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我要大声诅咒。”

“今天是发工钱的日子。”路德辛多说。“咱们应该高兴高兴。”

“象我们这种情况，十几个二十个比索能顶什么用！”

“是四十五个比索，伙计。”

“我说，你别蒙在鼓里啦。头一个月，每十天要扣掉二十个比索作为社会保险费。”

“扣二十个比索？太不公平了！”

“当然不公平啰！这个煤业公司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公平可言。我们穷人总是挣扎在最低水平线上。我们虽然能干活，可是我们没有文化。所以，那些有知识的人就来剥削我们，压榨我们，吸吮我们的血汗。二十个比索！也就是说，这个月要扣掉六十个比索。”

“可是……要是发生事故呢……”

“发生事故，他们才不管哩。要是想享受人身保险，以后还要每月从工钱里扣除十五个比索。为了使所有工人都享有人身保险，我们一直在工人中分头作工作，可是没有效果。”

我们没有工会。我们无法向人事处提出具体的、有权威性的要求。”

路德辛多什么也没有听懂，但是，他对埃斯皮内尔，对这个 22066，禁不住油然产生了强烈的仰慕之情。

被大家称为“猫头鹰”的 22104 矿工来了。格里玛多斯，也就是 22110，也从另一侧爬上山来。过了一会儿，坎迪多·希巴加乌达，22009 也到了。每个矿工都有自己的号码。在煤业公司，不管是平时称呼他们，还是惩罚、点名、发工资，一律使用号码。

不满的情绪在蔓延。路德辛多一无所知的、第一个月扣除六十个比索的做法，在这些矿工中唤起了一种无声的愤怒，这种愤怒，在发工资的当天差点爆发出来。他们是新工人，没有参加社会保险，所以必须接受这种在他们看来既无益处，又不公正的剋扣。再说，扣的钱也太多呀！一个矿工，每个月只挣一百三十五个比索，怎么也不应该扣去六十个比索呀！就只剩下七十五个比索，连肚子都填不饱，不是眼睁睁地看着饿死吗！然而，任凭工人怎样抗议，都没有任何结果。路德辛多不懂得工会是怎么回事。工会这个词，在他那农民的耳朵里听来，空洞乏味。但是，他们这一班人中，最有权威的矿工埃斯皮内尔、格里玛多斯和“猫头鹰”，前一天趁领班暂时不在时，谈到了工会的事。渴望组织工会的想法，不仅仅在腊平塔达煤矿里有，煤业公司的各主要附属机构，各地的火车站，一切有人、有思想、有意志的环境恶劣的地方，都存在着这种要求。工会仿佛是全体工人的大救星。路德辛多想道，如果工会真组织起来，他本人的处境也会改观

的。可是，他对伙伴们话里的意义，还远远没有理解。在他们交谈时，他默默地离开，凑到另外六个伙伴身旁，他们是22009、22984、22576、22999、22030和22322。这六个伙伴之中的后面五个人，他不知其名也不知其姓。还有一个叫984，另一个叫576，……但是，他们之间只简单地以“伙计”或“朋友”相称。

“伙计，头十天就扣掉我们二十个比索！您是怎么想的？”

“这是勒索。您怎么想呢？难道咱们就象傻瓜似的任凭他们胡弄吗？”

“法律到哪儿去了？太不公道的了。咱们应该向那些密斯脱们抗议，他们把我们的血汗钱塞满腰包，狗强盗！”

路德辛多心里憋得慌，他同意他们的看法。不满情绪确实在增长，它象一场大火，大有将东方煤业公司烧成灰烬之势。如果一切顺利，它将捣毁控制塔、办公室、洋人住宅……应该从何着手呢？22048心里念叨着，应该组织工会。他想知道一些关于工会的事情，于是就在那天早上，他向埃斯皮内尔问道：

“朋友，组织工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真奇怪，您怎么到今天还不知道工会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工会是一个重要的团体，它好比是一支军队。我们团结一致，选出一位主席，一位副主席，一些委员，让他们替我们说话，他们可以做我们每个人都做不了的事。工会成立以后，有权召开会议，研究煤业公司所属各大矿区的问题。比如，明天把您无缘无故地开除了，您可以去找工会，提出

申诉，工会就能代您去找人事处长和公司代表。如果他们输了理，就要叫他们赔偿损失，或者让您继续工作。总之，我们有了问题，那时就不再憋在肚子里生闷气，而是会及时得到合理的解决。”

“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呀？”

“做什么？”

“成立工会呀！”

“在各地，在先进的煤矿和建筑工地，在吊车旁，公路上，都在传递着这样的命令：如果不允许组织工会，我们就将举行总罢工。宁可饿死，也要坚持到底。”

“那就不干活啦？”

“对，罢工当然就不干活啦。”

“那就拿不到工资了？”

“对了，拿不到了，朋友。”

路德辛多想，还是别罢工吧。他愿意听任命运的摆布。就是扣掉二十个比索……有点钱总比没有好，他在心里这样盘算着。但是，他的反抗情绪很快又占了上风。在煤矿，在火车站，在丁巴里镇政府，在这个丁巴里镇上……不公正现象比比皆是。这种不公道，就同带有恶臭的黄土一样，四面八方都有。对，应该罢工。快些罢工吧，不过，得有工会来代表他们呀，让工会到矿主那里去提出问题，提出要求……

这时，领班来了，大家一起下了矿。

小窗口前排了一长队人。22048数了数，足有五十个人，他排在很远的地方。下班的尖厉的汽笛声，已响过许久。现

在，大家都在耐心地等待着发放工资的时刻到来。对他来说，只不过二十五个比索……不过，总归还是不无小补。他记起来了，他曾打算在教堂的钱罐投进两个比索。现在看来，一个比索就够了，上帝会宽恕他们的。

还有几列同样很长的队，排在大楼的各个窗口跟前。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女职员们工作十分紧张。几个人高兴地数着钱，从路德辛多的身旁走过去。他们将钱分出一份带回家，另一份还债，再一份留到那天晚上或星期六痛痛快快地喝上几杯……而他，将把二十五个比索都带回去给帕斯托拉。还算万幸，他没有欠谁的钱。另外，即使他想喝酒，也首先应该让亲人们吃饱肚子。

时间过得很快，然而队伍却往前移动得很慢。太阳直射在他的头顶。他用手擦了擦额上的汗珠，汗水在他脸上沾结了一层矿上的尘埃。他这才想起了坑道里的潮湿、阴冷、而稀薄的空气。他们已经清理出一大段了。新的梁柱架设得很结实，完全可以支撑住头上的顶板。上方有成千上万吨的岩石和泥土，但是，煤矿设计图是在全工地考虑到技术和施工问题的前提下，绘制出来的。所以，根本不存在塌方的危险。矿上发生的是一次意外事故。至少，大家都这样认为。

路德辛多想到帕斯托拉，想到“魔鬼”……这个人物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对他怀有一种又怕又恨的感激之情。他不可能恨他，但也不可能爱他。他为不得不感激他而感到某种烦恼。往后同他见面时，还得向他问好。这太难堪啦！他要设法避开他，不能狭路相逢。他记起来了，帕乔在同这个救命恩人握手表示友谊时，眼里射出了愤怒和

憎恨的火花。“魔鬼”！坎迪达？又想起了坎迪达！他已好久没有仔细地去想坎迪达她那矫健而优美的女性躯体了。他仿佛看见她就在远处玻璃窗上的碎裂的阳光下翩翩起舞。是她，正是她。绿眼睛，带有挑逗笑意的红嘴唇，修长的大腿，金色的胸脯……

路德辛多已经离窗口很近了。他感到沮丧，他在这里没有看到一个熟人。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他一回头，却看见格里玛多斯正在他后面对他微笑哩。

“喂，伙计，您没有发现我吧？”

“没有，伙计。我正在想别的事哩。”

“是吗？……喂，轮到您啦。”

路德辛多向窗口靠过去。他八天前看到的那个身材苗条的女子，正坐在一张桌子前，桌上摆满了小小的卡片和大张的报表……他情不自禁地羡慕地看了那姑娘几眼。姑娘不耐烦地问他：

“什么单位？”

路德辛多没有开腔。这时，格里玛多斯替他答道：

“腊平塔达。”

“号码？”姑娘漠然盯着路德辛多，又问道。

“二二……〇……四八。”

“好的。”姑娘说完查了查号码、卡片和面前的一张 大 报表，最后说道：“十六个比索。”

“十六个？”

“没错。一共八天，每天四个半比索，扣掉二十比索的保险费。这是您余下的工钱。”

十比索的钞票一张，五比索的一张，一比索的一张。路德辛多离开了窗口。那姑娘说得对，他只干了八天活，而他一直算的是十天的帐！他想到了教堂钱罐……下次发工钱时，再去向上帝赎罪吧。

“朋友，真够呛，只有十六个比索！”格里玛多斯说。“这简直是抢劫，太不公道的了。矿主、公司经理、高级职员，他们是一群流氓、强盗！没有一样好东西！”

路德辛多面色惨白。那人说话的嗓门太高了。我的上帝！警察说不定要来，会把他们抓起来，投入监狱……他想到他可能会丢掉饭碗，孩子们就要挨饿……

“别说啦，朋友。这种事情只能小声说，有人在偷听咱们咧。”

“我正要说给他们听哩！听就听吧！我要让他们知道，至少有一个人是有胆量的。我们要成立工会，团结起来，抗议他们野蛮的欺诈行为。我们不成立工会，就等于一盘散沙。”

“朋友，好样的。他妈的，真是欺人太甚！”一个正在排队领钱的矿工大声说道。“就应该这么说，不要悲观失望。我们大家已经懂得团结起来反对这种胡作非为的道理了。朋友，等着瞧吧，正义的钟声已经敲响了。”

路德辛多往后退了几步，站在那里等待格里玛多斯。

“伙计，走，喝杯啤酒去。今天我气坏了，恨不得把领班的脑袋打个稀巴烂。”

“谢谢，今天不能去了。时间不早啦，快上班了，咱们还得准时上工。”

“好吧，伙计。不过，今天晚上一定得陪我去喝一杯，好

不好？”

“好……，好，今天晚上。”

两个人分了手。路德辛多握着十六个比索心里热呼呼的。这是他一个星期艰辛、可怕的劳动成果呀！一天又一天，他刨挖着坍塌的岩石和土块，鼻子、嘴巴、眼睛，甚至心灵，都要忍受那令人窒息的尘埃的袭击。那十六个比索就是面包，有了它，又可以活上几天，甚至可以凑合到下次发工资了。

路德辛多惊恐地意识到，不满情绪正在蔓延。抗议开始公开化了。他想起了格里玛多斯的话，想起另一个工人和格里玛多斯握手时的表情，想起所有矿工脸上显露出来的赞同的神色……对，很显然，社会革命即将到来。首先，矿工中最有权威的人，将同经理和人事处长说理，请他们允许工人组织工会。如果谈判达不到预期的目的，那就罢工。垂下手臂，扔下铁镐和铁锹，火车停运，机器停转，运煤的吊斗空空如也地挂在电缆上……最后，如果这样做还不能奏效的话……路德辛多闭上眼睛，眼前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幻影。如果罢工失败，“猫头鹰”跟他说过，他们将诉诸于暴力：用火药把矿井炸毁；放火把车厢烧掉；把座落在洋人住宅区的俱乐部烧掉；把豪华的住宅和办公大楼洗劫一空……

那时，他路德辛多将何去何从？一颗可怜的沙粒，任凭狂风吹卷。他怀念起农村的生活，那里的生活还能忍受，还有友情。在农村，他也愁吃愁穿，有苦闷，有焦虑，然而他可以同邻居商量，从他们那里得到指点、安慰或帮助。可是，在这里，他只是东方煤业公司开动的机器的一部分。谁也不

来问一问他妻子是否生病，儿子怎么进了监狱……他每天是否能喝上面糊粥。农村……他强烈地思念农村。想到这里，他不禁悲喜交集。农村……不过，他的前途在丁巴里。他要忍受一切痛苦，达到预想的目标。

他已经看到家了——那座裹在可恨的黄尘里的棚屋。他想到坎迪达。她要和他们一起住到什么时候呀？他也想到帕斯托拉隆起的大肚子。可怜的帕斯托拉！她那干瘪的乳房，不可能喂饱这将要出生的婴儿。他将不得不给孩子买牛奶。为了孩子，他必须继续干下去，只好把对残酷剥削他们的那些人的仇恨，搁在一边。

领班喝了酒，把那通常苍白无色的面孔烧得通红，眼睛里布满血丝。不知他喝了多少酒。他一到井口，就用搜索的目光察看了一下他的下属们的面孔，然后他点了点人数，缺了一个。

“他妈的，格里玛多斯钻到哪儿去啦？”

没有人回答。

“他在哪儿？你们这帮畜生，都成了哑巴了？”

“我们不是格里玛多斯的亲戚，也没有理由监视他。”埃斯皮内尔斩钉截铁地说，他目光炯炯，双手随时准备操起铁镐自卫。

“好，干活去，我饶不了那个倒霉鬼！”

大家木然不动。这时，顺着路德辛多刚走过的山间小路，来了一个人。他是格里玛多斯，22110。

“他妈的，好哇，你以为这个公司是你开的，想什么时

候到就什么时候到呀？”

格里玛多斯在离领班五米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他也喝醉了，走路踉踉跄跄，眼睛歪斜，嘴角挂着唾沫。他看了领班一眼，好象在估量那个大块头的家伙有多大力气，随后咧开嘴讥讽地笑了笑。

“忙什么，强盗先生。”格里玛多斯不慌不忙地说道。“你以为我是你的老妈妈，可以随便嚷叫着对我说话吗？”

领班一下愣住了。这些话出乎他的预料。他本来以为格里玛多斯一定会发誓赌咒不再迟到；在其他矿工面前低头弯腰，痛骂自己一顿，以便让他们学会向他这位领班表示敬畏。然而，格里玛多斯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傲然无礼的顶撞，把他的老妈妈都搬出来了，那就象用鞭子在他脸上狠狠地抽了一下。

二十只眼睛瞅着领班。格里玛多斯的伙伴们准备动手了。他们怒气冲冲，用颤抖的手紧紧握住铁镐，嘴唇微张，一种难听的口哨声，随着吐出的空气鸣响着。22110虽醉犹醒，依然盯着领班。领班看到工人们迟迟不动手，便冲格里玛多斯大喝一声：

“你跟你妈说话去吧，狗娘养的！”

领班说着朝格里玛多斯扑过去。伙伴们看着他们第一次较量谁输谁赢。领班身材高大魁梧，22110虽然个头也很高，但看上去却虚弱得令人吃惊。面对这种情况，大家便不约而同地摸起镐头和铁锹，向他们两个人靠过去。

是领班先动手。他握紧铁锤般的拳头，对准格里玛多斯的下巴打去。格里玛多斯打了个趔趄，顿时双腿发软，象是

要跌倒一般。领班又一拳打过去，这次打在了格里玛多斯的右眼上。格里玛多斯感到面前一片模糊，眼里闪出黄色、红色、蓝色的火花。愤怒使他忍无可忍，他跑到一堆旧工具旁，弯腰抓起一把铁锤，朝领班的脑袋上砸去，只听“咚”的一声……

一锤定输赢。领班仰面倒在一堆泥土上。格里玛多斯站在一边，看着他鲜血直流的脸庞，感到心头之恨解除了，嘴边挂上一丝微笑。他把铁锤扔回工具堆，面对面的看着他的伙伴们，这些人现在真可是惊恐万状，在较量的结果面前愕然地面面相觑。

“我就是要看到这个东西落到这样的下场，好痛快痛快。这个可怜虫，和我们同一个种族，可偏偏要用污辱我们来取乐，总喜欢对我们发号施令，肆意欺压。我对他比对布朗先生还恨三分。布朗那家伙终究是洋人，他可以自认为比我们高贵。”

格里玛多斯转过身去，背朝着大家，不慌不忙地迈开步子，顺着山路走下去。伙伴们目送他远去，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一些老树接成的黄色屏障后面。

领班开始动弹，在地上坐起来。他用一只手摸了摸额头，放下手一看，满是鲜血，脸上现出一副狰狞的样子。他望了望矿工，他们都站在井口，紧紧地靠在一起。他发现他们无不面带惧色，但谁也没有过来扶他。他想，这帮人一定在为他被打败而幸灾乐祸。

领班最后吃力地站起来。鲜血顺着脸颊流淌，糊住了他的左眼。他掏出一块又脏又破的手帕，把伤口捂住。

“咱们等着瞧吧，那个混蛋跟我，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他带着威胁的语气说。“事情不能到此了结。还有监狱，那是专门给这种强盗和杀人犯准备的，我要把他们都关进去。你们都给我干活去。傍晚，我和布朗先生要来检查，看你们干了多少。如果不好好干，惹火了我们，就把你们统统开除。”

领班用手帕捂住脑袋，跌跌撞撞地离开了。工人们看到他溜走了，没有一个人同情和安慰他，更不用说帮助他了。所有的人都对他恨之入骨，对刚才发生的事，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担心当局一定会惩处格里玛多斯，因为丁巴里的镇长堂·里卡多·加西亚，总是站在有权势的人一边。

工人们进矿时，都默然不语，在心里玩味着刚才目睹的场面：格里玛多斯粗大响亮的声音，领班惊慌失措的神色，动手打架的情景……后来领班瘫在地上，失去了知觉，而他们的伙伴，那个22110，却扬长而去，他胜利了，实现了好久以来的宿愿。

夜幕从山岗徐徐而降，好象一块轻柔的、给人以寒意的纱幔，渐渐地把万物亲切地拢在自己怀里。路德辛多趴在他家棚屋前的土地上，看到夜幕来到他的身边，它带着凉气缓步而来，他急切地盼它赶快到来。路德辛多的脸上盖满尘土，简直象长了一层铁锈，他在东方煤业公司这架巨大的机器上，已经成了一颗被磨损的螺丝钉了。他用手擦了擦眼，擦下满手灰尘。这种讨厌的尘埃，当岩石在腊平塔达黑咕隆咚的坑道里坠下时，就跟踪着他。到处都是这种尘土，脚下有，手指间和脚趾间有，甚至嘴巴里也有。夜晚摆动着优美的身姿

来了。它先是在无边的苍穹撒下钮扣样的蓝色的星斗，而后群星又在整个山谷眨巴起眼睛。这景色是多美丽呀！然而突然间被灯光破坏了，把它的魅力驱走了。这不是农村的夜，没有萤火虫，没有启明星，没有他所熟悉的飒飒的风声，也没有啾啾的青蛙声和动听的蟋蟀声……现在他正在丁巴里，这里的夜幕被电灯昏黄的光亮钻出许多孔洞，到处是金属的碰撞声，火车的启动声，机器的轰鸣声和吊车的滑动声……

这是一个纵酒寻欢的夜晚，因为工人们领到了十天的工钱。路德辛多想起了静静地呆在帕斯托拉围裙兜里的十六个比索。中午，他把钱交给了她。接着，他又想起了下午打架的场面，领班的脑袋被打破，格里玛多斯的胜利，他讲的那一番话……快要下班时，领班回到了矿井。他检查了劳动的情况，嘟嘟哝哝地骂了他们一顿。领班头上戴着一顶宽沿草帽，为的是遮住包扎伤口的绷带。布朗先生没有来。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从今以后，在腊平塔达矿井里，只剩下九个工人干活了。

路德辛多听到从远处传来喊叫、笑声、谩骂声。还是那种可怕的、周而复始的、单调的生活，还是那些脸上盖满黑灰和黄土的人，他们对劳动已经生厌，一领到工资便上酒馆，喝啤酒，直喝到象个包袱似的倒在桌子底下……他们是想忘却痛苦，那怕是暂时的；想寻找慰藉；想在朝不保夕的生活中，以酒浇愁，寻求一点人为的欢乐。

他走进棚屋，里面黑魆魆的一片。帕乔拿来了一支鲸蜡和一盒火柴，微弱的烛光立刻给棚屋带来了生气。

坎迪达在屋里，下午，他一直在想着她。他心乱如麻，

思绪不宁。他想到她那被大火映照在黑影上的身躯；想到她那扑到他怀里要求保护时的柔滑而富有弹性的身体；想到他搀扶着她、让帕斯托拉给她包扎时那美丽的古铜色的胸脯。当时，他感到她的胸脯散发着一阵阵香气，温暖，颤抖……她就在那里，伸手可及，娇慵困倦，毫无戒备，这使她显得更加动人，虽然她自己并没有这种心意。是的，她很好看。特别是她正值少妇年华，有一个健美丰满的身躯……路德辛多看了看他的妻子，她时而抽动双唇，发出呻吟。那是因为即将成熟的果子在她腹中蠕动。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也就是22048，又在盘算着儿子出生后的情况：他将是一个穷孩子，没有衣穿，拖着赤条条的身子四处流浪，没有机会上学，一辈子是个文盲，在贫困和不幸中生长……他是离开多么遥远的地域来到人间的呀？他是被他的爱情召唤而来，是产生于他的狂热的感情而在母腹中孕育出来的。他是从何等偏僻的地方下到这个愁泉泪谷中来的呀？在这个愁泉泪谷里，大家疲于奔命，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为生存而挣扎着。路德辛多又想到帕乔，他偷了教堂的金钱，用刀子扎伤了“魔鬼”。他才十二岁，就领略了铁窗的滋味。这也是他那即将出生的儿子的命运：偷窃、抢劫、进苦役场……上帝哟，真是不堪设想，太可怕了！在摇曳不定的昏黄的烛光下，他看到坎迪达正在逗着涅科玩耍。她已失去了任何诱人之处，仿佛她昔日的活力已永远消逝了。如果帕斯托拉生下的孩子是个女儿呢？他不禁想到了丁巴里数以百计的工人。但愿是个儿子，一定要生个儿子！生个儿子可以象帕乔那样去偷，去用刀子扎人，去坐牢，总之，什么都可以去干。可是，千

万不能再生女儿了。有了一个马利埃娜，这辈子已经够他操心的了。

坎迪达，蜡烛的光亮……帕斯托拉的呻吟声……他疲劳了，慢慢地合上了眼睛。远处不时传来笑声和喊声。他们喝醉了……他想起了“魔鬼”，此人象一道闪电从他脑际掠过，之后立即消失在阴影中。

马利埃娜同样思绪起伏。“魔鬼”的形象已在她的头脑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尖削的下巴，明亮的眼睛，嘴上长着诱人的浓密的胡须……莫非那就是眼睛的魅力吗？见不到他时，想见他，有一种甜蜜的焦虑心情，而见到他时，又想躲开他……在他面前，她双手颤抖，心房跳个不停，脸颊布满红云，莫非那就是爱情吗？为什么在帕乔用刀子扎伤他的那个下午，她还希望获得他的亲吻呢？他有一股魅力……她记起了，他用一双粗壮的大手，托住她的脸，抚摸她的面颊，夸她长得美丽。是的，她的确有一双明媚迷人的眸子……柔嫩的双唇……她想起来了，“魔鬼”曾是坎迪达的情夫。他还爱坎迪达吗？马利埃娜向坎迪达扫了一眼，她似乎睡着了，鲸蜡的光亮给她的皮肤镀上了一层金色。她自觉比坎迪达漂亮。星期天的下午，“魔鬼”的眼睛一直盯着她……他那双贼亮而活泼的眼里，有点什么在吸引着她。她想，那就叫做诱惑力吧。她转身面向屋角，想摆脱“魔鬼”的形象。她用手摸摸自己的前额，滚烫滚烫的。她记起了她的父亲，心想，永远不能背叛他，不能使他伤心。假如她真的爱上了“魔鬼”，路德辛多和帕斯托拉一定会难过得要死。帕乔可能会恨她，尽管他对“魔鬼”佯装友好，但那只是出于感激，迫不得已，而不是由衷喜欢

他。“魔鬼”！……她在梦中常常听到他那讥讽的笑声，那笑声似乎对人是一种不祥之兆。那是“魔鬼”的笑声……“魔鬼”的……

坎迪达躺在她的角落里。生活迫使她搬到这个新住处来。她在痛苦地回忆着过去的生活。她满怀希望地来到了丁巴里，当时刚刚开始修建穷人住宅区的简陋房舍。她孤身一人，无依无靠，生活把她推到了那里。她没有主见，也丧失了对人的尊严的明确观念。那时，她认识了“魔鬼”。“魔鬼”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她的爱。严冬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她在他住的房间里委身于他。当时，她是走投无路。大雨淋湿了她的衣衫。他收留了她，把她带到自己的住处。她不得不脱下衣服去晾干……她回忆起那个寒夜，禁不住打了个寒颤。大雨滂沱，风在树林中呼啸……过了六个月，“魔鬼”抛弃了她，她不得不象饿狗似的沿街乞讨，为了一块面包，为了一席栖身之地，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她厌恶自己，厌恶她的乳房，她的肩膀，她的肌体，那些不知被多少矿工肮脏的手摸过的部位。后来，当她感到儿子快要出生时，她急切地渴望过一种新的生活……她在丁巴里垃圾场上，找到了那间棚屋，涅科就出生在那里。她在那间棚屋里住了两年。“魔鬼”又回到了她的身边，常常来找她，要求她的爱抚，有时也留一点给孩子买牛奶的钱。如果他不来，坎迪达便被迫跑到大街上去找男人，以得到一张钞票，几枚硬币……这就是她往昔的生活，她感到悔恨。命运严酷地教训了她。重新生活是不是已经为时过晚？但是，她要生活下去。她跑到富人住宅区，跑到洋人豪华的住宅区，想给人家当厨娘，可都因她有孩子累赘而

被拒绝雇用，而她对自己的孩子却爱如珍宝。现在，她该忘记那不光彩的过去……洗去心灵上的污迹……

这时，突然响起了乐曲声。她以为自己在做梦，也许上帝听到了她立志悔过的心声，正在宽恕她。但她很快又回到现实之中，她辨认出那是有人在奏小夜曲。是为她演奏的，还是为马利埃娜？

音乐声不时从屋外传来。男高音、吉他、低沉的手风琴……那是在演唱一支短曲。她不禁怀念起已逝的青春，想起她任凭男人蹂躏的情景。黑夜里的悠扬歌声，令人销魂，唤起了她内心的情愫，点燃了她心灵的明灯，她好象看到自己变成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真正的人……

马利埃娜也醒了。她的心跳动得很厉害，她觉得小夜曲是为她演奏的。“魔鬼”爱她！她的预感没有错。是“魔鬼”！她是多么深情而焦切地思念这个人呀！爸爸和妈妈会怎样想呢？帕乔会说些什么呢？

马利埃娜看到，大家都坐了起来。烛光已经熄灭，从门缝射进来的月光，给棚屋抹上一层淡淡的光晕。大家都在谛听，甚至坐在屋角里的坎迪达也在听着。莫非小夜曲是奏给她听的？

吉他声和手风琴声停歇了片刻，尔后又传来了华尔兹舞曲。乐曲的旋律时高时低，优美动听。月夜更加迷人、可爱。乐声仿佛在马利埃娜心上撒了一层香粉，心声和琴声融合在一起。她陶醉了，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双唇、额头和面颊。她又抚摸着丰满的身躯，觉得它发生了莫大的变化，一种不知不觉的变化。她确实很美，棚屋外面，“魔鬼”在银色的月光

下思念着她……她合上眼睛，好象走到了他的面前，“魔鬼”用两只大手捧住了她的面庞，她渴望他用既迷人又邪恶的双唇吻她。可是，坎迪达的形象突然把他们隔开了，坎迪达怀里抱着涅科，那是一种警告吧？马利埃娜睁开双眼，屋里一片黑暗。莫非这就是她的命运？抱着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遭人遗弃，去过贫困苦痛的生活？于是，乐声在她耳畔慢慢地变得凄切而悲凉……

第十章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腊平塔达矿井的深处，路德辛多机械地抡着铁镐，在岩石堆上刨着。浓烟般的黄尘，呛得矿工们喘不过气来。领班的伤快好了，嘴里骂骂咧咧不停地督促他们。路德辛多不止一次看到，埃斯皮内尔那对乌黑的眼睛，闪耀着反抗的光芒，但愤怒很快退去，给希望让开路来。以前传闻成立工会的事，现在已经有了眉目，仿佛势在必行，指日可待了。他们常常听到中心矿区筹建工会的消息。所有矿工都在积极筹备，以便在他们中间建立一个坚强而严密的组织，来代表他们的利益，领导他们，不让矿主和外国人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肆意盘剥。

镐头一起一落，岩石变得松软了。铁锹插进石土里，将车斗装满。矿工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地干着。何时才能挖到塌方的尽头？22048想到，他的镐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由于瓦斯爆炸而被埋在那里的某个矿工的头颅，不禁打了个寒颤，觉得浑身发冷。他放下镐头，但是，面对领班的探询的目光，他又重新握起铁镐，在岩石上更加用力地刨

起来。

22048忧心忡忡，愁眉不展。他一边在八个伙伴身旁疲惫不堪地刨着，一边想起了中午的悲惨情景。他越想，心情越沉重。

中午十二点，下班的汽笛响了，他高高兴兴地走出矿井回家。他沿着那条熟悉的山间小道，往下走着，兴奋得甚至唱起从前的一个小调，这小调，在他醉心于跳舞的年代曾十分盛行……啊，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他记起了星期二听到的小夜曲。那是为坎迪达演奏的吗？可能是。也许“魔鬼”想用它来表示献媚，让她忘掉放火的事儿。他对此又气又恨，心里很不是味。这种奇怪的感情，难道就是嫉妒吗？不可能。他马上排除了这种荒唐的想法。他并没有爱上坎迪达。但是，莫非已经爱上了吗？他为什么在矿井里，在睡觉时，在到塘边洗脸时，总是想起坎迪达的赤裸着的胸脯，就象那天夜里房子被烧掉时看见的那样呢？

路德辛多听到马利埃娜正在山下焦急地喊他：

“快来，爸爸！妈病得很厉害！”

他永远不会忘记，当时那些话对他的刺激。这声音至今还在耳畔。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悲痛。他放下镐头，搓了搓手，力图驱走心头的苦楚。领班恶狠狠地盯了他一眼。他又重新弯下腰，在石头堆上继续刨起来。

回忆起中午的事，他心中万般痛苦。

当时，他一溜烟儿跑下山去，转眼就到了马利埃娜跟前。马利埃娜手足无措，结结巴巴地对他讲：

“我们同坎迪达一块去小溪边……想给涅科洗个澡，顺便也散散心……妈突然跌倒了……我们好不容易把她拖回家去……她病得不轻。”

路德辛多奔回家中，“砰”的一声，推开了门。眼前的景象使他呆若木鸡。

帕斯托拉在屋角里躺着，地上铺着一块破草席。她面色惨白，两颊肌肉松弛，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散乱而肮脏的头发，紧贴在脸上和脖子上。她的手臂僵硬地垂在两侧，仿佛成了一具僵尸。在她叉开的两腿中间，一个穿白大衣的男人，正在忙碌着。坎迪达守候在一旁，从她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事态的严重。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了？”

穿白大衣的男人回过头来。

“这是病人的丈夫。”坎迪达向他解释。

“您妻子小产了，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

小产！孩子怎么样？

路德辛多的大脑慢慢地恢复了正常，开始有了思考的功能。刚才，由于心情紧张，在他眼里变得昏暗的房舍，现在又重新清晰起来。坎迪达脸上的表情，也开始缓和下来。确切地说，坎迪达两眼死死地盯着毫无表情的帕斯托拉，目光中闪耀着怜悯的神情。可怜的帕斯托拉，她在这陌生的异乡，失去了知觉，僵卧在那儿，任凭医生双手摆弄她的身体……路德辛多明白了，那个穿白大衣的文雅的男子，是被请来抢救他妻子生命的人。

他听到屋外涅科的笑声，帕乔正让他不要出声。他们也

没有允许马利埃娜进来，她在外边呜咽不止，啜泣声在寂静的小棚屋周围听得分外清楚。

“要不要我帮忙？”路德辛多问。

他感到嗓子发涩，唇干舌燥。两手汗津津的，眼睛疼痛难忍，天旋地转。棚屋……坎迪达……医生……

“再给我拿点开水来。”医生对坎迪达说。坎迪达便走出屋去。

“她的情况很严重吧，大夫，您看呢？”

“我已经说了，她是早产。至于后果，现在还说不准。由于孕妇的疏忽，常常使胎儿死亡。都怀孕七个月了，竟然到小溪边石头滩上去散步。太大意了！她摔得不轻，对她身体影响很大。”

“孩子呢？”

医生指着身边的一个小布包。路德辛多看了一眼。那是一团没有生命的东西，外边裹着的棉花都渗出了血迹。

“死了？”

“死了。”

孩子死了。他还没有看见光明，没有看到太阳和大自然的景色。不过，这倒更好，他也不用领略丁巴里的黄尘，不会看到腊平塔达的黑暗的坑道，看不到饥饿、腐败和贫困了。

坎迪达进来了。她端来了用白盆盛着的热水，放在医生身边。医生脱去胶皮手套，洗了洗手。

“现在，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危险已经过去了。请你们让病人卧床休息，至少八天。要绝对卧床，不要起来。至于

饭食，吃些普通的东西就可以了。我不认为吃这种饭有什么不好。啊，您得跟我去一趟医院，给她拿点预防感染的药水和药膏来。”

路德辛多跟着医生走出棚屋。坎迪达贴在他耳边说：

“要付出诊费。拿上这十二个比索，这是从帕斯托拉围裙口袋里找到的。”

“开始情况很严重，我以为您妻子没有希望了。我对您说过，你们太大意了。怀了孕，就应该对自己的身子多加小心。不过，不管怎么说，总算没有出什么大事。”

“愿上帝保佑您，大夫。您为我们做了这件大好事，上帝会报答您的。”

他们在街上踏着黄土走了几步，路德辛多问医生：

“大夫，我们该给您付多少出诊费？”

“您也穷，收您三十个比索算了，这是对您的特别照顾，对别人我可没有这样做过。”

“三十个比索！可是，先生，我总共才有十二个比索……这是我的全部家底。”

“我已经对您说过，平时出诊这样的病人，要收十倍的 钱。现在我只收十分之一。”

“先生，我的钱都在这儿，只有十二个比索……我们很穷……上帝哟，为什么现在还要这样惩罚我们！”

路德辛多的话语中充满了悲痛。医生终于拍了拍他的背，说：

“好了，别作难了！人间到处是不幸，各有各的难处……您的十二个比索我收下了，我也是穷得没钱花。”

路德辛多把钱交给了他。

“先生，谢谢您救了我的老伴。”

医院到了。那是一座只有一层楼的方形建筑。医生吩咐他稍等一会儿。路德辛多百无聊赖地望着剪成各种形状的松树栅栏发呆。他愤愤地想到厄运总是在追随着他们……好象他们命里注定要倒霉一辈子似的！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干了一个礼拜，才挣得十六个比索……现在，剩下的十二个比索又落到了医生手里。还好，这个医生心肠好，能体谅他的难处……他还要送给他一些药，给妻子治病。可怜的帕斯托拉！她吃了多少苦哇……一切都是他的过错，是他在妻子身上播下了那颗不幸的种子。

“每三个小时给她喝一勺药。这是药膏，上午用一次，晚上用一次。这瓶药水，交给邻居坎迪达太太，让她给病人洗洗身子，她懂得怎么用……如果病情恶化，再来找我，我会尽力帮助您的。”

路德辛多用衣袖拭了拭潮湿的面颊。回忆使他流下了眼泪。

埃斯皮内尔看到了，问道：

“怎么了，朋友？不舒服吗？”

“不，先生。是我妻子……她今天上午早产了，摔在岸边的石滩上……”

“她病了？”

“是的，先生，她病得很厉害，现在躺在家里。”

“嗨！别瞎扯了！有事干完活再说！”

埃斯皮内尔瞪了领班一眼，但又忍住了。总有一天要跟他算账的。

领班开着装满石块的车斗走了。足足弯了半小时腰的矿工，一个个直起身来。他们用手背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腊平塔达坑道里的空气使人难以呼吸。潮湿的泥土飘散着臭气。大概，由于瓦斯爆炸而埋在地下的四具尸体已经不远了。

“这么说，她病得很厉害？有没有请医生来帮忙？请他们来看一看。”

“请过了，朋友。医院给了一些药……可怜的帕斯托拉，她可遭大罪了！都是我不好。”

“想开点儿，朋友。听天由命吧，既来之，则安之，好坏都由它了……”

领班随着车斗回来了。矿工们又开始埋头干活。坑道里响起了镐头和铁锹的撞击声。路德辛多眼里布满了血丝，中午发生的事情又一幕幕地从他眼前闪过。往事象魔鬼似的缠着他：帕斯托拉的模样，豆大的汗珠，没有血色的脸，僵死的四肢……总是在他的脑际盘旋。医生蹲在那里给她止血，由于大量失血，可怜的女子的生命已在垂危之中……他的儿子没有来得及看到世上的不幸，也许这是唯一值得高兴的事。他所以高兴，是因为他的儿子又回到了路德辛多用自己的爱情，在倒霉的时刻把他召唤出来的地方。他所以高兴，是因为他儿子没有经历贫困和不幸，没有在人间降生和成长。要不是这样，他儿子就得象他一样从事繁重的劳动，象他一样吃苦和受穷……

帕斯托拉……受苦受难的帕斯托拉……他仿佛又听到

了女儿的哭声，……他举起镐头，狠狠地敲击岩石，岩石冒出了火星。是的，不满的情绪在增长，公司的形势日趋紧张。矿工们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个人的苦难尤为深重。

帕斯托拉渐渐地苏醒过来。她愁眉不展地睁开了眼睛，恍恍惚惚地看到了远方。泪珠在睫毛上闪动着，沿着苍白、冰冷的面颊滚落下来。他举起了左手，又举起了右手，把脸捂住。她似乎在哭泣。坎迪达想安慰她。

“不要紧张，巴斯托拉。您已经好多了，不要担心。”

“孩子呢？”

“孩……孩子……他生下来就死了。”

帕斯托拉更加悲恸了。马利埃娜挨在母亲身边，眼皮红肿，显然已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您好点儿了吗，妈？”

帕乔一声不吭地在一个角落里蹲了两个小时，盼望母亲苏醒过来。现在他也站起身来，走到母亲身边。他眼里泪水滚滚，抑制不住地顺着面颊淌下来。鼻子不停地抽搭着。他用手臂来回地在脸上擦抹。

帕斯托拉把手从脸上移开，看了看周围的人。首先看到的是坎迪达的脸，坎迪达正在亲切地注视着她。另一边是马利埃娜的愁容和帕乔的眼泪。

“他呢？”

“可怜的路德辛多干活去了。汽笛一响，他就非走不可，可是他走时老是放不下心。”

“好一点儿了吗，妈？”马利埃娜又焦急地问道。

“好点儿了，孩子。好些了……好些了……”

“您得好好将养，帕斯托拉。医生说，您至少要卧床八天。”

“医生？”

“对了，您在溪边跌倒后，就失去了知觉。我和马利埃娜、帕乔把您抬回家来。马利埃娜留在家里照顾您，我赶到医院去请佩雷斯医生。幸好来得及时，现在您已经脱离危险了。噢，马利埃娜，把药送给我，咱们现在该给你妈吃药了。”

姑娘把盛着深色药水的小瓶送给坎迪达，坎迪达倒了一勺，送到病人嘴边。

“真难喝，天哪！”

“您要全喝掉，过三个小时再给您喝一勺。今晚睡觉前，还得给您用一次药膏。”

坎迪达向马利埃娜使了个眼色，两人走出棚子，来到屋外。她悄悄地对姑娘说：

“咱们连五个生太伏都没有了。该给帕斯托拉熬点热汤喝。咱们也得吃点面包。你到何塞托那里去一趟，就说我打发你赊五十生太伏的东西，告诉他……今天下午我亲自去还账。”

坎迪达说完就回屋去了。马利埃娜没来得及说什么。她踌躇不决地站在那里。再到何塞托那里去一趟？上次她去赊东西时，这个家伙对她多么粗野无礼呀！他用那冰凉而令人厌恶的大手，摸她的脸蛋。她没有办法，只好象甩掉魔鬼那样拼命逃跑。可是，不去又怎么行呢？她真是走投无路，看

来只有到店里低三下四地去哀求。如果需要的话，她就让他摸脸蛋，甚至让他摸乳房……不！她悻悻然了，马上打消了这个想法。她决不能干那种事！

这时，她听到屋里传来的呻吟声。那是她母亲，她饿了……马利埃娜想起母亲失血很多。她已经很懂事了，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痛苦，她能分辨得一清二楚。她总是把生孩子和流血联系在一起。生孩子的时候，母亲是很痛苦的，这她知道，她在圣经故事里听到过。她母亲太可怜了，一个人躺在那里，又病得那样重……她应该到何塞托的小店里去。帕斯托拉需要面包，她得去想办法弄来。

可是，就她只身一人去吗？不，她决定带上帕乔。虽说他才十二岁，可有两次他表现得象个大人。她招呼帕乔出来，但是他不在，他和涅科出去玩耍了，到盖满黄尘的丛林里捕捉云雀和夜鹰去了。坎迪达从房门探出头来。

“面包买来了吗，马利埃娜？怎么，你还没有去？”

“就去，就去。”

她上了路，向何塞托的小店走去。她应该怎样走进店门，应该神态严肃，看都不看他一眼，只是复述坎迪达的话。可是，那个家伙还会象上一次一样，从柜台后面走出来，猥亵地挨近她的身边，摸她的脸庞……她感到一阵恶心，用右手擦了擦面颊，仿佛脸上爬过一只毒虫。可怕！突然，帕斯托拉那奄奄一息的样子，闪现在她的脑际，使她加快了脚步。苦药应该一口吞下去。道路上的黄土使她记起了从前她在这儿散步的情形……记起了那次与“魔鬼”的邂逅……如果“魔鬼”又在那儿……可是，干吗要同他见面呢？他同样会追着

她不放，要摸她的脸庞，要吻她……她承认，如果出现那种情况，她可能不会反抗。不过，她想到哪里去了！

她抬起头，阔步向前走去。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必害羞。她同情坎迪达的遭遇。这时，她第一次想到，也许“魔鬼”并不是这个女人唯一的情夫，她可能有许多情夫，可能到处都是……她想起了埃斯皮利图，就是洋人住宅区那家豪华商店里的那个人。坎迪达……“魔鬼”已不再爱她了。她想起了那动听的华尔兹舞曲。那舞曲是怎么来的？她努力回忆那首舞曲的旋律。特拉拉……对，是这样。她哼了起来，如同置身于“魔鬼”的怀抱中，在黄色的烟云中翩翩起舞……

她愤慨地在黄土路上跺了一脚。旱季，到处是浮尘和灰烬。大地象是长了一层锈。山谷里已有一个多月没有落雨了。机器已经把雨永远赶走了。雨逃向长满绿色庄稼的其他地区，金色的麦浪在风中翻滚。而在这儿，在丁巴里，在工厂上空，在铁路上，在街上，则是烈日炎炎，人们受着酷热的煎熬……

“啊，美丽的姑娘，我又见到你啦。你真美极啦！哎呀，你怎么啦？哭啦？”

“坎迪达打发我来告诉您：能不能赊给她五十个生太伏的面包，今天下午她自己来还账。”

“妙极啦，姑娘，当然可以。不过，我说，为什么不是你来还账呢？……今天晚上来，好吗？”

马利埃娜听懂了何塞托的话。她用手使劲地搓揉着围裙角。

“怎么样，美人儿？只要你来，你就可以有钱，有漂亮的

衣服……成为一个王后。而且，你又不用费什么力气，美人儿。”

正如马利埃娜所预料的，何塞托从柜台后边出来了。她目瞪口呆地站在店子中央，犹如一座塑像。这时，有个男孩进来买香烟。何塞托扫兴地回到柜台里，很快把他打发走了。马利埃娜趁机问他：

“您到底赔不赔？”

“啊，对了，等一等，我马上给你。”

他离开柜台向马利埃娜走来。马利埃娜真想拔腿就跑，或者打他个耳光，啐他的脸……但是，她控制了自己。她想起了帕斯托拉憔悴的面容，她的病体，坎迪达的嘱咐……她应该坚强些，要忍受一切。也许店主象上次一样，摸一下面颊就完事了。

何塞托用冰凉的手去抚摸姑娘的脸蛋，她恶心得打了个寒颤，木鸡般地站在那儿。她的腿直打哆嗦，以为自己快要死去。她感到眼前有一片黑幕。她想举起手来，但是动弹不了，她的四肢不听大脑指使。她感到何塞托在摸她的乳房。她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举手在他脸上狠狠打了一巴掌，可是，何塞托用粗大的双臂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救命啊，救命啊！”马利埃娜大声呼喊，同时用无力的拳头不住地向他火红的、贪婪的脸上打去。何塞托牢牢地抱着她。

突然，“魔鬼”的身影在门口出现了。

后来的事情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当一切过去之后，马利埃娜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何塞托看到“魔鬼”站在门口，便松开了马利埃娜。但是，感情冲动使他仗着胆子再度去拉马利埃娜。

“放开她，狗娘养的！……”“魔鬼”叫道。

何塞托慢慢地松开胳膊。姑娘躲到一边，紧贴在墙边站着。“魔鬼”走到店主跟前，二话没说，狠狠地给了他一拳，使他倒在柜台上。

何塞托那副表情，使马利埃娜胆战心惊。她看见他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姑娘忍住喊叫，用手捂住嘴巴，咬着手指。何塞托手持匕首扑向“魔鬼”。午后的阳光从房门射进室内，照得凶器分外耀眼。马利埃娜看到了钢刀的寒光，它掌握着一个人的生命，随时可以把你打发到死神那里去。何塞托一刺，“魔鬼”一闪，刀尖擦在他的衣服上。

“魔鬼”也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又尖又长的匕首。一场殊死的搏斗开始了。

搏斗持续的时间很短，不足两分钟。但是，对于被吓得丧魂落魄、目瞪口呆的马利埃娜来说，简直是漫长的几个小时。

何塞托又对着“魔鬼”刺去，“魔鬼”又是机灵地一闪。何塞托气疯了，两眼闪着凶光，嘴上挂着白沫，头上热汗直流。他象猫似的将身体一伸一缩，总是举着胳膊，窥测时机，以图一逞。

双方都默不作声。在这种搏斗中，说话是多余的。他们都懂得这是在玩儿命。他们在店堂里互相追逐。马利埃娜盯着他们，那情景就象是古代的骷髅舞。店主猛地往对手身上刺去，对手往后一躲，刀子又扎空了。

这场搏斗好象永远不会结束。马利埃娜听到搏斗者在水泥地上的跺脚声。他们扭打在一起。何塞托疯狂地向前进攻。“魔鬼”却比较冷静，他能控制住自己，敏捷地躲开对方一次的进攻，寻觅适当的机会还击。他们纵跳腾挪，终于精疲力竭，气喘如牛。何塞托又扎了一刀，使对手负了轻伤。“魔鬼”压住一声怒吼，猛虎般地扑了过去。

他用长而有力的胳膊举着匕首，纵身一跳，正好把匕首插进何塞托的胸口。何塞托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马利埃娜的白衬衣上也溅上了鲜血。她吓得魂不附体，拔腿直奔家中，眼前还不时闪过刚刚发生的可怖的场景。

第十一章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路德辛多坐在棚屋门口。午餐只是半碗面糊粥。饥饿使他难以忍受。他望着干旱而荒芜的自然景色。夏日炎热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火焰般的阳光向丁巴里扑来。远处通往大山腹部的黑乎乎的坑道，入口处依稀可辨。山谷的那边，储藏最富饶的矿脉。每天傍晚，数以百计的一贫如洗的工人，向那里奔去，人人满脸煤屑，和黑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任务是替换白天上班的工人。煤块被车斗运出坑道，装入吊斗，送上火车，然后运往省城，运往大工厂，满足那儿对煤炭日益增长的需求。

上边，半山腰中，机器不停地在运转，低沉的喧啸声，象雷声一般接连不断地传来。烟雾向四面八方散去。它们从豪华住宅的烟囱里、从穷人房舍的窟窿里、从重型机器的排烟管里飘出，然后在风里飘荡，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机车中飞出的灰末，在空中翻飞，最后散落在已经覆盖了厚厚一层铁锈的干燥的土地上。

路德辛多看了看自己的手，那是一双肮脏的长满了老茧

的手。他干的活太重了。干了一个星期，挣得的十六个比索买了点吃的，剩下的十二比索，却又全付了医药费。今天早餐时就没有面包了，全家默默地喝着清汤，心中实在不是滋味。他就是这样在腊平塔达矿井中清理塌方的石块。上帝的仁慈和公正表现在什么地方？还不是一句空话！仁慈和公正已不复存在，至少在这个山谷里是找不到的。

他激动地想起了格里玛多斯的壮举。他想起了格里玛多斯打在领班脑袋上的铁锤，想起了他的慷慨激昂的言辞。当他离开那里，消失在昏暗的树丛后面时，大家默默地向他致意。22110 的所作所为，一阵风似地传遍了丁巴里。在餐馆里，在穷人的房舍里，当亲人们凑在一起时，大家都在谈论那件事。格里玛多斯是大家不满情绪的代表。因此，在短短的几天里，他的名字就带上了神话般的色彩。已经有人起来反抗了，他的名字就叫格里玛多斯。从此以后，不管什么人，不管叫什么名字，也不管他是多少号，只要敢于起来造反，就有了个共有的名字，同他的这位伙伴一样，就叫做 22110。是 22110 用锤子打破了领班的黝黑的肥脑袋。

路德辛多又想到了最近发生的事情：何塞托受了很重的伤，“魔鬼”逃走了……何塞托躺在医院里肮脏的破床上，奄奄待毙；凶手无疑已远远离开了丁巴里镇。有人说，他刺伤何塞托是出于正当的自卫，因为他首先受到攻击，首先被刺伤；只是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才拔出匕首进行自卫。整个丁巴里都有这种传闻。可是，镇长堂·里卡多·加西亚如何看待这件案子，那就谁也不知道了。表面上，他对“魔鬼”很敬重，实际上，在这种敬重后面，主要是畏惧之心，

又由这种畏惧产生了憎恨。现在“魔鬼”下狱的机会到了。他是镇长，法律掌握在他的手中。他还有警察，尽管丁巴里只有二十多个警察，他们的武器却很好，只要镇长一声令下，他们就无条件地执行。

前一天傍晚，马利埃娜回家以后，就讲述了那件事情。她告诉家里人，何塞托又想侮辱她；她还说，当何塞托动手摸她的胸脯时，她打了他一个耳光，一边大声呼救，一边盘算着如何逃脱他的魔掌。正当她万分焦急的时候，“魔鬼”在小店门口出现了。是何塞托先掏出刀子，可是，几分钟之后，他自己受了重伤，倒在血泊中，在地上辗转翻动……

坎迪达一言不发地听马利埃娜讲述事情的经过，脸上毫无表情，让人难以猜测。原来，她看出“魔鬼”已经爱上了马利埃娜，但现在她们两人都永远失去了他。

“他是自卫。”帕斯托拉的声音十分微弱，几乎无法听清。“是何塞托先动的手。”

“不管怎么说，总不该把何塞托杀死！”路德辛多大声地说，他从来不主张使用暴力。

对，“魔鬼”不该把匕首刺进何塞托的胸膛。他抬头仰望苍天，太阳犹如一团耀眼的火球。他想断然把回忆全部驱赶掉。

但是，回忆象一群苍蝇，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他感到这些回忆在向他袭来，爬上他的手指，他的胳膊，甚至钻进他的大脑。他看见虚弱的帕斯托拉脸如白纸，毫无血色。他们没有钱买面包。他们都是些可怜的苦命人，他们这些人连穷人也称不上，因为许久以前他们就不是一般的穷人了，比

乞丐还不如，因为乞丐至少能在某些人的心灵中唤起恻隐之心，从而得到施舍。他，对生活有什么办法？在腊平塔达拼死拼活地干上一个星期，只挣到十六个比索，最后还要花在给妻子治病上。他还得象老鼠一般再钻进黑洞里去，身上连十个生太伏也没有，半磅盐都买不起，又借不到钱，举目无亲，在命运的苦海里漂流，在丁巴里的垃圾和污物堆中求生。

他已经陷入绝境。他要沿街乞讨，去向这家要片面包，那家要个铜币，以便养活帕斯托拉，养活他的孩子们，养活坎迪达和涅科；坎迪达和涅科已经成了他家里的人了。但是，谁会理睬他的哀求？谁会张开同情的双臂收容他呢？谁会真诚地伸出双手同他相握呢？谁又会为他的贫困洒一掬同情之泪呢？他走到哪儿，哪儿的大门就会紧紧地关闭起来。人们会说，他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人，可以去干活嘛！为什么要到街头去乞讨？可怜的劳动所得，难以使他维持生活。他于是又想到了帕乔，能象帕乔那样去偷吗？为了继续活下去而去偷窃，是合乎人情的吗？一个人一定要活下去吗？对，至少处在他那种景况的人，是应该活下去的，他不是只身一人，有妻室，有孩子。他是帕斯托拉的伴侣，他把自己的臂膀和身体都献给了她，为她张罗住处和吃食；而她则抛弃了一切，跟着他颠沛流离。她应该得到他的关切、爱抚和保护。至于他的儿女们，他们不是自己要求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而是他把他们召唤来的。是的，他，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或者说 22048，为了他们，有义务继续活下去。

他用眼睛扫了一下坎迪达棚口劫后留下的废墟：一片惨

不忍睹的景象，所有的东西都裸露在外面。他又看了看自己棚子的周围，在烈日的无情烤灼下，破木板仿佛在燃烧。草地已经干枯，池塘的水也日渐干涸。夏日毁掉了一切，它象是降临到山谷的灾难，又象发臭的黄土，包围着一切，使一切衰老枯朽。

下边是外国人的邸宅，那里有电扇、冷气设备、冰箱……，而他们呢，他们是这些土地的主人，祖国的儿女，山谷的后代，在横七竖八的坑道里爬行操作的大地之子，可偏偏在饥渴忧虑中死去，象畜牲一样被遗弃在垃圾场上。路德辛多用力握紧拳头。这太不公道的了，不公平，绝对没有什么公道！总有一天，他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他们受到的剥削太残酷了；他们要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大声疾呼。他们的喊声将盖过隆隆的马达声，压过火车声嘶力竭的长鸣，威震一切，向外国人发出诅咒……他几乎看到了一场燎原大火，火焰在吞没机器，车斗，吞没东方煤业公司的办公大楼和富丽堂皇的邸宅……在熊熊的大火中，布朗先生、领班、镇长里卡多·加西亚等人的可憎形象，在狼奔豕突……。

他狠狠地拍了一下脑袋。天哪，饥饿使他想到哪里去了。他站起身来，机器人般地不知如何动弹。最后，他迈开步子，朝丁巴里工人住宅区那盖满黄土的肮脏的大街走去。

传来的消息令人不安，路德辛多是在拉米罗·卡布雷拉的酒店里听到这些消息的。

他不知怎么信步走到了那里，也许身体内部有一种机关，操纵着他的四肢，把他推到了那里。突然，他在精神恍惚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埃斯皮内尔。

“嘿，伙计，垂头丧气想往哪儿去？”

路德辛多吓了一跳。他想逃走，离开一切，离开所有的人。他想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思索的海洋中，沉浸在愤怒和反抗的波涛中。但是，他又高兴起来，因为毕竟遇到了一个朋友。他握着埃斯皮内尔的手，说：

“在这儿随便走走……”

“您妻子怎么了？好点了吗？”

“不怎么见好，就那个样……我借不到钱，老伴得吃饭，孩子们也得吃饭……”

“那么说，是走投无路了。”

“无路可走，一点办法也没有。”

“天哪，这算是什么世道！”

“想去讨饭，可是没有勇气。心中不知有点什么东西，不是骄傲，可是……”

“是尊严，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尊严。”

“对了……我老实对您说，我还想过去偷，去杀人，去抢劫……我真想拿把刀钻进外国老爷的房子里，象宰猪一样把他们剁成肉块，当饭吃……”

埃斯皮内尔惊讶地看着路德辛多，他简直不认识他了。路德辛多平时说话谦恭稳重，怯生生的。今天却大不相同。他不再垂下眼睛，唯唯诺诺，他的眼里闪烁着光芒；他不再恭顺谦卑，他的脸上是一副悲伤、坚定、叛逆的神情……

“您看，朋友，我可以把这五个比索借给您。到下一旬发工资时再还我。我本想用它来喝点啤酒，忘掉我们现在过的猪狗般的日子……不过，没关系，我在卡布雷拉的这个酒

店里反正可以赊账。”

“不，朋友，不。”路德辛多有气无力地拒绝。

“别傻啦，伙计。拿去吧！我是真心实意借给您的。”

于是路德辛多伸手接过五个比索。但他的手在发抖。

“愿上帝报答您的好心。”说罢，他快步向柜台走去。

当路德辛多回到卡布雷拉酒店时，埃斯皮内尔正在跟坎迪多·希巴加乌达，“猫头鹰”和其他三个人在一块喝啤酒。路德辛多不认识那三个人，他们是：00132，00146和00989。

埃斯皮内尔把他们介绍给路德辛多，一个叫迪奥梅德斯·马尔多纳多，另一个叫迪奥赫内斯·曼蒂利亚，第三个叫佩德罗·帕雷德斯。他们都在山谷另一侧的圣·布里希达大煤矿上干活。他们递给路德辛多一瓶啤酒，他机械地接受了。路德辛多一向不喜欢喝酒；实际上，他这一辈子从来就没有一个生太伏的买酒钱。他挣的钱都得带回家去，交给帕斯托拉，让她来计划全家的开销。路德辛多把酒瓶放到嘴边，尝了一口啤酒，味道有点苦，但喝下去很舒服。他又喝了一口，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了他的伙伴。他们正在交谈，在议论，情绪十分高昂，气氛非常热烈。

“事情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公司把事情做绝了。我们是人，不是畜生。”

“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了。”“猫头鹰”说。

“应该罢工。不准我们成立工会，这是犯法的。”

“朋友们，”埃斯皮内尔说。“时候到了，我们该搞社会革命了。”

“所有的矿井，公司所有附属机构，所有的机器，所有的车站，都在下达命令：要举行总罢工。他们不能强迫我们干活，我们要迫使他们接受我们组织工会的要求。”

“他们是无赖，流氓！”

“那些外国先生以为自己能讲叽哩咕噜的话，有一张红红的脸，有一头白发，就可以统治我们。见鬼去吧！让他们全都下地狱。”

“他们没有任何理由阻止我们成立工会，一定要使他们认输。”

“我们有最厉害的武器——罢工。”

“不过，我们应该团结一致，齐心协力。”

“我们必胜。工会万岁！”

四十个人同声喊了起来。那时，正在酒店里三三两两交谈的人，在玩掷圆盘游戏的人，在柜台前喝啤酒的人，一齐凑到店堂中间。路德辛多也挤在那儿，他不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事，对着瓶子在咕嘟嘟地喝酒。

“有没有最新消息？”一个又高又壮实的小伙子问。他把帽子歪戴在眼睛上方，一副好说大话但讨人喜欢的样子。

“我来把情况说一下，朋友们，”埃斯皮内尔大声地说。他爬上一张破桌子，从那儿可以看到所有的听众。酒店里鸦雀无声。可以听到远处的机器隆隆声和火车在车站上的鸣叫声。“我们处在社会革命的前夕。不公道已经发展到了极点。所有工人都要求罢工。”

“但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一讲，朋友，我们很多人都不清楚。”

埃斯皮内尔要大家静下来。于是，在场的人终于听到了事情的原委。

“昨天晚上，我们选出了五个可靠的人。要他们去同人事处长、经理谈判，一句话，要找公司里的大人物。对这五个人谁也无法挑剔，因为我们大家都熟悉他们，爱戴他们，崇敬他们。他们是埃雷拉、马尔蒂内斯、阿尔瓦雷斯、卡马尔戈、阿文达尼奥。前两个是铁路工人的代表，后三个是矿工的代 表，其中有两个在圣·布里希达煤矿干活，一个在比恩托阿莱格雷干活。在制定行动计划之后，他们已去过人事处，找到了布朗先生……”

“打倒布朗！”一个人喊道。其他人也齐声喊了起来。

“人事处长用讨嫌的英语和临时学来的几句西班牙语，骂骂咧咧地把他们赶了出来。布朗通过女秘书知道了工人代表来访的目的。可是，女秘书尽管是我们的同胞，却不帮助我们，她站在布朗先生一边……”

“打倒婊子……女秘书！”

那句脏话实在太难出口。可是，由于仇恨和愤怒，大家还是一齐喊道：

“打倒女秘书！”

“当时，”埃斯皮内尔继续说道，“咱们的五位同事又去了经理办公室。你们都认识兰多先生和奥尔贡博士，他们是公司里最有权威的人物。这两个人热情地接待了咱们的代表，给他们喝威士忌，葡萄酒，抽烟……耐心地听他们讲了工人的贫困，井下的危险，以及应该有人身保险制度，还讲了生活条件的恶劣，缺吃少穿，工资太低，有必要正式成立

社会保险机构，并且要真正为工人服务……工人代表把准备好的材料全部讲了。后来，布朗先生也来了，三个头头商量了好一阵子。我们的同事满怀信心地等待着，满以为工人们的大部分正当要求肯定会得到满足。同事们，你们知道上司给咱们的回答是什么吗？”

大家焦急地等他说下去。酒店里悄然无声，远处机器隆隆声非但没有中断，反而响得更加厉害了。埃斯皮内尔继续说道：

“奥尔贡博士代表公司讲了话。他告诉我们的代表说，人身保险眼前还做不到，因为公司没有钱干这种事情；贫困是工人自己找的，因为他们把工资全部打酒喝光了；说的全是这一类的话。末了他还补充说，连一个生太伏的工钱也不准备增加。如果工人们提这种要求，那是自讨没趣。如果工人们想要继续在煤矿里干活，就不得成立工会。他们还说，有了工会就会发生暴动，就会出共产主义。他们提出了惩罚的办法——要人们看看到底谁是主人，谁是下属——，从今以后，每天增加一小时工作时间。就是说，下午不是干到五点半，而是必须干到六点半。我们要……”

然而，大家没有让埃斯皮内尔再说下去。喊叫声，咒骂声，打倒剥削者和外国老爷的怒吼声，象怒吼的炮声在空中炸开了。工人们象发了疯一般，一张张面孔被怒火和反抗的愿望憋得通红；一张张嘴巴高声叫着要求正义，要求惩罚那些把他们当做奴隶压榨的人。

埃斯皮内尔用力打着手势，叫刚才静悄悄听他讲话的工人们不要吵。街上的人闻声赶来，推开酒店的门一拥而进。

酒店里顿时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全是工人，在大山黑洞的腹腔里抡上一天的铁镐，至多才挣得六个比索。他们赶来了，大家聚在一起，形成一体，气冲霄汉，令人震悚。

“我们要宣布总罢工，”埃斯皮内尔接着说，“谁也别去干活。命令已普遍传达下去。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是在为正义和公道而斗争。眼下，他们在最偏僻的矿井里，在公司的一切附属机构中，散发印有罢工令的传单。我们宁可挨饿，也不能再让步了，不能再忍气吞声了。如果我们不斗争，今天吃一个面包，明天就只能吃到半个。我们的罢工应该取得圆满的、全面的、绝对的胜利……”

“罢工万岁！”

“工人万岁！打倒压迫者！”

喊声震天。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卡布雷拉酒店中来。路德辛多淹没在喧嚣的人群中，慢慢地啜饮着啤酒。他喝一口，咂咂舌头，品品酒味。后来，他的嗓子变得湿润了，便跟着手舞足蹈的伙伴们一起呐喊起来。

“今夜十二点整开始罢工。届时大家离开煤矿，关掉机器，任凭吊斗挂在钢缆上，任凭满载着明天将运往省城的煤炭的火车停在车站上。我们大家要合作，要勇敢，要坚定。任何东西，任何人，都不能迫使我们背叛我们的信念，放弃我们的要求。”

“革命万岁！”

“总罢工万岁！”

“我们应该记住我们艰难的处境。我们的孩子没有面包，没有衣服，没有前程；我们的妻子被迫卖身糊口。我们应该

记住矿井里黑暗的坑道，在那儿，我们随时都可能象老鼠一样被轧死。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切。因此，我们要坚强，要有勇气顶住可能发生的一切，使罢工取得胜利。”

“罢工必胜！罢工万岁！”

聚集在卡布雷拉酒店里的一百五十个人同时高呼。

“但是，朋友们，我们不要忘记，”埃斯皮内尔扯着嗓门喊道，“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让罢工失败。绝不能使用暴力，不要辱骂，不要采取任何扰乱社会治安的行动。罢工只是无限期地停止工作。我们要让矿主们明白，他们是我们养活的，应该满足我们的要求，同情我们的疾苦！”

埃斯皮内尔从桌子上跳下来，抓起瓶子，一饮而尽。许多人拥过去同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他很有口才，而且敢作敢为。他们应该跟他走，听从他的命令。工人们准备对付一切：忍饥挨饿，受苦受难……一定要使罢工取得胜利，排除那些暂时的痛苦，创造崭新的光明的未来。

时间已近下午四点，然而卡布雷拉酒店里至少还有上百个人。

路德辛多已经喝得相当多了。啤酒从四面八方向他递过来，不是埃斯皮内尔，就是“猫头鹰”，或者是希巴加乌达，这三位新朋友的名字他已记不得了，只知道他们在圣·布里希达煤矿工作，铁牌上的号码是以两个零开头的。他喝的酒过头了。由于他平时没有喝酒的习惯，酒在他身上发生的效力，要比在其他伙伴身上快得多，严重得多。当其他的人还在三三两两地评论着上司所采取的不合理措施时，他已经倚

在酒店的柜台上了。

工人们往后退了退，腾出一块场地，让四个人玩掷圆盘游戏。路德辛多望着他们，他也很想去朝空中抛一个沉重的圆形的东西，但是，他无能为力，双腿瘫软。他把剩下的啤酒喝光，打算回家，可是，他镇静不下来，无法挪动身躯。他已经筋疲力尽，不由自主地倒在一把椅子上。坎迪多递给他一瓶啤酒。坎迪多……可是，他却想起了坎迪达，就是那个不知怎么就闯入他的生活的女人，她年轻，丰满，她有一双迷人的大腿。他想起了她赤裸着的金黄色的胸脯……他想站起来，跑到棚屋里去吻她……他驱除了这一念头，然而，这念头压倒了他的意志，又重新回到他的脑际。坎迪达……“魔鬼”放火烧掉她的住处时，他看到她那几乎一丝不挂的身影。想起她，他有点心猿意马。他咚地在桌子上捶了一下。有几个人转过身来看他。他用醉汉的呆滞目光盯着他们。他又喝了些啤酒。他听到圆盘滚动的声音是那么遥远，吵嚷声、呼喊声和即席讲演者大声疾呼地发表的言论，都离他越来越远了。他又想起了坎迪达……是的，她就在这里，就在他的面前，在啤酒瓶子里。他喝了一口啤酒，似乎要把她喝到肚子里去。坎迪达……她的身材，她的容貌，坎迪达……

于是，路德辛多对现实失去了概念。他已不是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而是一个机器人；他已不是一个平常的醉汉，他早已不省人事。在这种可怕的情况下，无论理智还是意志，都不能支配他的行动了，他的一切都是下意识的。

远处，机器依旧在单调地隆隆作响。院子里一群群汗流满面的矿工，一群群饥饿不堪的人，情绪高昂，言辞激动，反抗

的火星变成了火焰，很快就会变成神奇的大火，席卷这个不幸的、无依无靠的民族。

啤酒使工人们热血沸腾。有些人要求埃斯皮内尔讲话。他们想听听他的话，想要他再给他们讲一讲罢工的命令，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埃斯皮内尔也喝醉了，在大家的搀扶下爬上桌子。酒力慢慢消失，他清醒过来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所有准备听他讲话的人，都是一些没有文化的矿工。如果他鼓动他们使用暴力，他们就会去杀人，去焚毁火车，用炸药炸毁矿井……不，他不能这样做，他有责任阻止他们，告诉他们要走和平示威的道路。因此，他镇静了一下，站在桌子上这样讲道：

“同事们，行动的时刻已经到了，但不是使用暴力的时刻，而是受苦和作出牺牲的时刻。我们的手将放下铁锹和镐头，但是，也不能挥舞火炬或钢刀。我们应当团结。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愿望：成立工会；争取取消新增加的那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一个小时，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不公正的；争取全面实行人身保险制度，提高所有工人的低微的工资。总之，我们将通过和平方式，平静地解决所有问题。我们要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团结一致。在当前这种时刻，我们要记住，大家都是贫穷和患难中的兄弟。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父亲，这就是劳动；也有一个共同的母亲，这就是受苦。我们要让人们倾听我们的呼声，关心我们，把我们当人而不是当牲畜看待。我们要慎重地提出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本身要保持绝对的冷静。绝不要有犯罪的行为，不要动手，不要骂人。我们要等待时间的到来。大

家要互相帮助。如果我有一个面包，就分给自己的伙伴一半，让他也能坚持下去。因为如果到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放弃罢工，咱们大家就全完了。”

当时，没有任何人催促路德辛多，然而，路德辛多，就是那个22048，那个象鼯鼠一般在腊平塔达坑道中，即大山腹部刨挖不止的矿工，开口讲话了。他醉了，已经失去理智，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不是原来的路德辛多，而是被酒精泡成了另一个人，这个人的内心世界里：反抗、不驯服、勇敢。他变成了一个新人，大家都不认识他。这个人过去一直蹲伏在一个固定模子的下边，被那双一向胆小的眼睛、一向吞吞吐吐的话语、一向怯懦的手掩饰着。

路德辛多爬上埃斯皮内尔刚刚离开的桌子。一种从来没有表示出来的、非凡的、至高无上的意志，一种真心表达自己的想法、要别人听他讲话、要别人理解他的愿望，一种由惊人的力量推动的、不是路德辛多本人、而是另一个路德辛多的东西，使他在桌子上挺起胸来站立着。他的眼睛象两颗火炭，箴在惨白而没有血色的脸上，灰昏的头发垂在额上。他激动得双手哆嗦，嘴角挂着白沫。但是他讲话了。那不是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本人的声音，而是隐藏在他的贫穷和苦难深处的声音。

“伙伴们，站在这儿的这个人，这个人，”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和你们大家一样，是一个不幸的人。今天，我家里已经没有面包了。但是，我对我的家该怎么说呢？——家！应该说是棚子，黑洞，垃圾场，这就是我和妻子儿女住的地方。我的妻子，她昨天险些死去，身体虚弱，现在还饿着肚

子。今天，她只喝了一点白水加盐的清汤。还有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才十二岁，就因为扎伤了‘魔鬼’而蹲过监狱。我是个穷光蛋，我们大家都是穷光蛋。我们几乎没有东西糊口。我们干一个星期，只给十六个比索。我们养肥了那些外国的猪崽子，让他们去给女秘书买丝绸内裤，去雇佣警察来杀害我们。我们象蟑螂，象蜥蜴似的钻进深渊一般的矿井，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我们的妻子随时都可能成为寡妇，孩子都会变成孤儿。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无知，都是由于我们是倒霉的苦命人。”

大家看见路德辛多那副少有的气魄，都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埃斯皮内尔简直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话。路德辛多这个平时沉默寡言、逆来顺受、胆小怕事的人，现在居然在慷慨陈词，诉说自己 and 所有同伴们的处境……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苦酒的杯子已经斟满了，暴政象催化剂一般流到四面八方。现在罢工就要爆发了，罢工一定能取得胜利。

“我们把自己的命运跟那些剥削我们的家伙的命运比较一下吧。”路德辛多继续说。不，他已经不是路德辛多，而是另一个人，一个陌生的、形象高大的反抗者。“请看，他们的女人穿着华丽的衣服，过着逍遥的生活。再看看他们，每天要拿上一百个比索，而干的事就是拍拍女秘书的屁股，看看她们的大腿。而我们，瘦得皮包骨头，象一条条可怜的狗，在矿井深处冒着生命危险，每天才挣四个比索。我们的妻子呢，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象奴隶一般今天在这里干活，明天在那里干活，象妓女一样出卖自己的身子。我们凭什么要在那些剥夺我们做人的尊严的人面前，低三下四？”

掌声震耳欲聋。讲演者从桌子上吃力地下来，坐在椅子上。他感到脑袋发烫，情绪亢奋，接过埃斯皮内尔递来的一瓶啤酒，又喝了下去。可是，那不是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不是帕斯托拉的丈夫，不是帕乔和马利埃娜的父亲。他是一个陌生人，一个非凡的人，一个巨人。大家向他表示祝贺。

卡布雷拉趁他们都在一起，告诉大家，第二天将有斗鸡，并大量供应汽洽酒*，他将等候他们的到来。既然不去干活，那就可以消遣一下，给严酷的罢工增添一点乐趣。

路德辛多离开酒店往家里走去。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分辨不清。一道红纱蒙在他的瞳孔前面；前一天医生指给他看的沾满鲜血的棉花包，车站上喷着蒸汽沾满烟垢的机车烟筒，在小窗前工作的那个姑娘的俊俏的身影，这一切都在那道红纱间舞动。那个姑娘是公司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是她发给他工钱的……路德辛多感到天旋地转，于是坎迪达又出现在他的眼前。对了，是她。他看到了她那逗人的笑意，碧绿的眼睛，飘逸的长发……突然，火焰在坎迪达的黑发上燃着了，在丁巴里可怕地蔓延开来……大火吞噬了房舍、街道、山岗……

路德辛多在路上走着，步履蹒跚，东倒西歪，但他还能辨别方向，踉踉跄跄地走到他棚屋所在的垃圾场边。他模模糊糊地想到，那天晚上镇子里将没有灯光，机车将静静地沉睡在车站上，数以百计的煤矿工人，在午夜十二点整将停止工作……之后，他又陷入朦胧状态。一点光亮在眼前跳跃，

* 一种以玉米为原料的酒，类似啤酒。

跳来跳去……慢慢变成了黄色，忽而伸长，忽而缩短，好象有一股劲风在迫使它颠簸……光亮……光亮……

路德辛多睡着了。马利埃娜惊恐地望着那个人。他哪里象她的父亲呀！她感到害怕，感到迷惑，也感到可怜。帕斯托拉在简陋的床上坐起来，用围裙擦着从丈夫嘴里流出的口水。坎迪达在角落里思考着，是什么原因使这个一向安分守己的路德辛多，喝得如此酩酊大醉。

远处，一片喧嚷。那是在呼喊打倒什么和什么“万岁”。那不是星期六那种为某一体育比赛喝彩，而是在喊罢工万岁，伙伴们万岁，打倒工头，打倒密斯特和密斯。

池塘在盛夏酷暑中几乎彻底干涸了，然而青蛙依旧在咽咽地叫。风从山岗上——现时那儿还是一片繁忙景象——刮下来，摇动着原来纹丝不动的树枝，抖落下一团团铁锈般的、又象鸦片灰似的覆盖着整个山谷的尘埃。几个小时之后，东方煤业公司的所有机构，将由于罢工而陷于瘫痪，而矿工们则希望很快从罢工中得到安宁和正义。

第十二章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她在跳舞。她的脸似乎罩上一重泡沫似的纱巾，使人看不真切。她的身子裹在一件黄色无袖衫中，那黄色就是笼罩着丁巴里镇的树木、房舍、街道的尘土的颜色。她的眼睛熠熠有光。在一个广阔的竞技场上，她正在不停地旋转着，时而耸起双肩，把手臂举向灼热的天空，时而两手合拢，象在祈祷，象在抚摩。她又徐徐垂下手臂，两手扶住腰肢，使乳房微微颤动。她的乳房象两颗珍珠母般的神奇果子，透过薄纱时隐时现。她的下肢宛如一只精美的圆规，轻捷而优雅地舒展着，迈开了奇异的玫瑰花般的舞步。

坎迪达……她有红润而迷人的嘴，双唇微启，时刻在等待承受别人的吻；她的眉毛，在那个悲惨的夜晚被烧去之后，现在又开始重新长了出来；她的睫毛遮蔽着她那绿色的眼睛；她那丰满柔嫩的面颊；乃至整个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躯体，都似乎在渴望得到异性的抚摩。

面纱慢慢地滑落到她的脚下，就象街上的尘土，随着旋风飞舞一阵之后，又伴着金色的波浪落回原来的地面。一团

白云遮住了她那玫瑰色的身体，在白云后边，使人想起羞怯的黎明。舞曲仍以轻缓的节奏回旋着。突然，动人的场景被打破了。远方传来了战鼓般的响声，使她悄然止步。当她重新象疾风般翩翩起舞的时候，她的长发披散在额前，遮住了她的脸庞。奇迹出现了。象维纳斯从海的浪花中腾身而出一般，她裸着身体从白云中逐渐显露出来，闪耀着柔媚的光彩。

路德辛多醒了。他痛苦地睁开眼睛，感到眼皮热辣辣的，在晨光熹微中隐隐作疼。他想抬手，但手象铅一样沉重。他想翻身，调整一下姿势，但是力不从心。他只好呆呆地躺在那儿。每当他想挪动一下，就感到周身疼痛。最后，他决定静卧不动，直勾勾睁着眼睛，仿佛是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

望着被烟薰黑了的屋顶，望着用沥青粘糊起来的破铁皮和四处透风的墙壁。他觉得听到了隆隆的机器声。他记起了刚才的梦境，以及在梦中也曾听到这种单调的声音。他努力捕捉梦中的奇景，……对了，……是坎迪达……于是，他又想起了她在滚滚黄尘中的舞姿。

他说不清自己遇到了什么事情。他记起了前天下午的事。他曾去过卡布雷拉酒店。……埃斯皮内尔讲了话……啊，对了，他们罢工了！可是，为什么机器还在隆隆作响？或许不是机器作响，只是他本人听惯了这种远方的隆隆声？他仔细地谛听着，只听到林间清风的沙沙声。真的罢工了。谁也不去工作了，罢工要持续……多长时间？他想起了玩掷圆盘游戏的人，想起了朋友们请他喝啤酒……以后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他记不得自己干了些什么事。他那被酒精麻痹

了的神经，唯一能记起的，只是“猫头鹰”那张奇怪而狭长的脸，因为他不止一次地把啤酒递给他喝……

是谁把他送回了住处？他的妻子，他的儿女，还有坎迪达，他们会作何感想？

他觉得胃疼，四肢沉重。猛然，他觉得天旋地转，棚屋在摇晃……摇晃……他惊讶地看到，门，屋顶，门，……从他眼前闪过……他紧紧地闭上了眼，但依旧有东西在他眼前晃动，但那已不是门和屋顶，而是自己粗野的脸，坎迪达裸露的胸脯，“魔鬼”的影子，埃斯皮内尔，玩抛圆盘游戏的人，布朗先生红通通的胖脸，镇长加西亚的尖鼻子，领班的连鬓胡子……

他挣扎着想坐起来，但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感到一阵难以言状的剧痛，随即又无力地向后倒下。他眼前闪出了五颜六色的星星，就象那叮当作响的铁匠铺里飞溅的火花。这时，他又想起了埃斯皮内尔的话，他懂得了他现在的处境。他们总共只有五个比索……或者还不到五比索，因为那五比索已经花了一些，应该是所剩无几了。现在，大家都不干活了……当他想起腊平塔达煤矿漆黑的、散发着臭气的坑道时，他几乎为宣布总罢工而感到高兴。不过，他们怎么活？吃什么？矿工们罢工了，机器不响了。昨天他喝多了，使他迟钝的脑袋里产生了一种幻觉。他想到了丁巴里大街小巷里可能出现的景象：到处都是乌黑的人群，浑身淌着大汗、处于饥饿中的矿工……

不公正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他们满怀希望地提出了合乎法律、合乎人情的要求，结果得到的却是再增加一个

小时的工作!……为什么不允许他们成立工会?工会至少可以阻止外国人横行霸道!他想到了奥尔京博士。他在跟他自己的同胞作对?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他是在为了保住自己显赫的地位而甘心跟同胞作对?

他应该起身……一只粗糙的手在摸他的前额,那只手虽说粗糙,却表达了对他的深情,显得温暖和轻柔。他又想起了坎迪达……真使人心烦,那个女人总是浮现在他的脑际!

路德辛多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面前站着的是她的妻子。妻子凝视着他,没有责备,只是一副深深的同情和怜悯的神色。

“您昨天怎么啦,亲爱的?怎么醉成那个样子了?”

路德辛多没有回答。他感到后悔,无地自容,想藏进大地深处,躲到腊平塔达塌方坑道的另一边去。妻子依旧用手抚摸他的前额,梳理着他的没有光泽的头发,揉着他那肮脏的、刻满皱纹的脸膛。他吃力地抬起右手,抓住帕斯托拉的五个手指。

“您怎么啦,亲爱的?不舒服吗?”

“不……不。”

他想问是谁把他送回家来的,但是他说不出话来,嗓子发干,抽搐着。他用又厚又粘的舌头舔了一下干裂疼痛的嘴唇。他要喝水。他记起了塘里的清泉,每天早晨他都去那儿洗手洗脸……他几乎感到清凉的水在淌过他的身子,惬意极了……他站起身来,扶着棚屋的墙壁走出门去。山谷里一片寂静。

他走到塘边,跪在干枯的草上,把脑袋和手一齐扎进水

里。泉水清冽，使他马上精神大振；水灌进他的耳朵，浸湿他的头发，当他直起身来呼吸时，水滴滴答答地落在他的颈项和脊背上，舒服极了。他把清凉的泉水捧到嘴边，津津有味地喝了一口。他的头脑清醒了，脖子已不那么疼了。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感到有些眩晕，身子弯得象镰刀一样，于是赶快抓住一棵枯黄近似灰色的柳树，把刚才喝的泉水全吐了出来，他感到浑身无力，便就地坐下，额上渗出汗珠，衬衫贴在皮肤上。他两手发抖，想哭。为了轻松一下，他再次把脑袋伸进清澈的泉水中，又喝了几口水，重新感到头晕目眩。

他感到稍稍好了一些，便站起身来，向山谷扫了一眼。那里听不到隆隆的机器声，那里才象是人住的地方，他应该住到那里去。一列火车，象一条大爬虫，停在车站上。巨大的烟囱耸立在空中，不喷黑烟，不泄灰烬。装满煤块的吊斗，静静地悬在控制塔附近，象一条条破旧的平底船一般，被抛弃在大海中。

路德辛多在喝粥。五个生太伏的面包放进一锅粥中，几乎看不见影子。刚刚喝完，他又不得不伏下身去呕吐，直到吐得嗓子疼痛，肠胃抽搐。

“这是醉酒的后遗症，路德辛多，”坎迪达对他说，“很快就会过去的。”

他妻子的身体正在日渐恢复。手可以抬，头也可以动了，但是身体的其它部位象是瘫痪了。路德辛多想，那是失血过多引起的，他们依旧遵照医嘱，贴药膏，喝药水，坎迪达还

给她洗身。酒劲消退之后，路德辛多便开始考虑自己面临的困境。坎迪达告诉他，他们只剩下两个比索零二十个生太伏了。要买面包、盐、面粉……万一他妻子病情恶化，除非他去杀人抢劫，否则只好眼睁睁看着她死去。马利埃娜满脸愁容，垂头丧气，只是偶尔抬头望望何塞托的小店。帕乔和涅科已经不在垃圾堆上玩耍了，他们呆呆地躺在干草上一言不发。也许，唯一有点精神和生气的，就是坎迪达了。因为她是从不幸的海岸流放出来的可怜娃，经历过种种艰辛和苦难，所以对眼前的处境，很容易随遇而安。

路德辛多想，这就是他的家庭的景况。他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集体面临的问题。

同煤业公司头头进行谈判的工人代表，非但没有找到正义，反而遭到了惩罚：他们每天还要比原来多干一小时的活，就是说，一共要干十小时。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大家的不满。这不满是公司头头对工人缺乏谅解和毫无同情的结果。现在，工人都没有工作了。机器停止转动，吊斗悬在空中，列车停在站上，煤矿里空无一人。从星期六午夜十二点起，各地便开始举行罢工。东西南北，处处可以见到衣衫褴褛，满身乌黑，一副乞丐模样的人。这种情况要持续多长时间？路德辛多听埃斯皮内尔说，东方煤业公司每天将损失二十多万比索。但是，这点钱财对于外国老爷，对于主宰一切的人，对于从煤矿开采中定期征得一定比例收入的国家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相反，他们这些穷人每天却要损失四个比索。虽然是四个比索，但那损失是可怕的，因为那意味着断绝了他们的全部生计。

他决定到卡布雷拉酒店里去打听一下消息。但是，有某种东西止住了他，使他放慢了脚步。他不记得……当时他脸如白纸，酒精使他行动笨拙，身旁的“猫头鹰”在递给他啤酒。后来呢？为什么后来的事情在他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是谁把他送回家来的？他感到害怕，后来发生的事情，他一无所知，真叫他万分恐惧，我做了什么呀，天哪，我做了什么呀？他惶恐地问自己。他的脖颈又重新火辣辣地痛起来，就象系着一团难以承受的重物。他的腿发软了，他以为自己就要跌倒在围困着丁巴里全体饥饿贫穷的人的，可憎而令人窒息的黄尘中了。

路德辛多远远望见了拉米罗·卡布雷拉的酒店。店门象平常一样洞开着。从酒店里面传出阵阵的喧哗声。路德辛多停住了。他回顾自己身上肮脏的衬衣。他的裤子在膝盖上打满了杂色的补丁。两只黝黑的大脚裸露着……他是一个穷光蛋，只差没有光着身子——象原始社会的野人，象亚当一样——上街了；对于亚当，他只有一种模糊的概念。可是，他究竟为什么呆在那儿呢？他决定进去，也许在店里会碰到他的朋友。

拉米罗卷着袖子站在柜台后面，脸上刮得光光的，头发仔细梳理过，油光锃亮。路德辛多看到在酒店的四张桌子前，坐着一些同他一样肮脏的人。他们形容枯槁，胡须蓬乱，手上长满老茧。他们在谈论罢工的事。和他一样，大家都在关心这件事，谈着同一个话题，怀着同样的意愿和希望。有的人在用啤酒打发时光。他们习惯于手握工具，从来闲不下来。尽管如此，路德辛多注意到，在每个人的神态、语调和

乌亮的眸子中，都流露出一种坚定的决心。可是，那里没有一个是他的朋友，不管是埃斯皮内尔，“猫头鹰”，还是希巴加乌达都不在……有几个人在掷圆盘。他们把沉重的圆盘掷在空中，焦急地想知道它落地的结果，还有一些人站在一度漆成绿色的柜台旁，议论着“魔鬼”和何塞托为争风吃醋动刀子的事。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在逃亡的“魔鬼”一边。但是，也有几个人，过去“魔鬼”曾对他们的妻子、女儿或情人有过居心不良的行为，他们把全部责任推到“魔鬼”身上，对他幸灾乐祸。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也许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他们不用再为“魔鬼”的出现而担心了。

“喂，路德辛多，我的朋友，”卡布雷拉向他招呼，“不要站在外边，进来吧，斗鸡就要开始了。这是一场第一流的表演！”

路德辛多想起来了，斗鸡……似乎有人曾邀请过他。但是，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您讲得真好，了不起！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演说。应该说，同埃斯皮内尔相比，也毫不逊色……”

演讲？怎么啦，他们在对他胡说些什么呀？

“我不懂您在说些什么，朋友……”

路德辛多走近柜台。拉米罗从他的位置上，用怀疑的神色望了他一眼，以为他是在嘲弄他。但是，后来，当他看到路德辛多眼睛里确实有一种惊讶的光亮时，他才明白了，一切都是醉酒的结果。有一个时刻，22048感到精神奔放，头脑清醒，内心世界得以支配他的外壳，阴郁的眼睛里射出光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挂着听天由命的微笑的嘴巴终

于慷慨陈词了。

“您讲得真精彩。怎么，不记得了？”

路德辛多以为卡布雷拉又在拿他开心了。

一个坐在角落里喝酒的人，走到路德辛多身边，咧开嘴笑了笑，露出一排黄黄的尖牙，向路德辛多伸过手去。

“祝贺您，朋友。如果我们有几个象您这样的人，我们的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拉米罗先生，再来一瓶啤酒，记到我的账上。对这位演说家应该款待一番。”

他把路德辛多领到一把粗糙的扶手椅跟前，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路德辛多尽管被他拖着走，却始终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这样一个一贫如洗、衣衫褴褛的人，一个同妻子和儿女住在垃圾堆里的人，同大家素昧平生，为什么他们都来同他打招呼，愿意热情地款待他？他以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三张面孔，其中有两个人似曾相识，他们的号码是以零零开头的……对了，埃斯皮内尔昨天曾把这两个人介绍给他。他们叫马尔多纳多和帕雷德斯。把他请到桌子跟前来的，就是帕雷德斯。路德辛多跟他们握手，他们也握住他的手，热烈地向他祝贺。他接过啤酒，把瓶子举到嘴边。黑色的凉液很快流进胃里。他再次感到眩晕和难以忍耐的恶心，但是他控制住了。他一连喝了三口，心中才觉得好受一些。

“您说的话，给我们鼓起了勇气，朋友。罢工是件很严肃的事。当我在共和国的另一边，在科斯塔附近的维达略工作时，曾经举行过一次总罢工，原因是工会主席被无故开除。罢工坚持了四天，最后，他们终于恢复了那位伙伴的工会主席职务。但是，闲着没事真叫人憋得慌……老想喝啤酒。也

许是因为没有钱，没有朋友，借贷无门……老婆孩子没有饭吃，饿得哭哭啼啼……他妈的，这哪是人过的日子！朋友，我们现在需要有人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来争取罢工的胜利。我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可是那些先生们硬是不答应。该死的东西！”

“说得对，朋友，”帕雷德斯对马尔多纳多说，后者正在一口口地呷着啤酒。“我们不能让步。谁也不能强迫我们复工。我们是穷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不过，这又有什么可怕！当我们的脑袋里……”

卡布雷拉凑了过来。

“你们可别忘了，我这里备有上好的汽洽酒！”

“妙极了……”帕雷德斯说，“这是我最爱喝的酒！啤酒喝到肚子里太不是滋味……。”

迪奥梅德斯也同意喝汽洽酒。另外一个又矮又瘦，沉默寡言，貌不惊人，也要了汽洽酒。路德辛多最后也同意了。他们将几瓶啤酒一饮而尽，带着厌恶的神情，把空瓶放到桌子上。拉米罗去了一会儿又转回来。他用一个托盘端来满满四杯又浓又黄的汽洽酒，那是用玉米发酵做的。为了不致被卫生当局发现，这种汽洽酒是用埋在地下的大锅酿制的……尽管卫生当局常常搜查汽洽酒，并把它大量毁掉，但他们自己一旦见了汽洽酒，同样也是馋涎欲滴，想痛痛快快地饮上几杯的。

四个人默默地喝着汽洽酒。当时正值盛夏时节，太阳热辣辣地烤着丁巴里，烤着弥漫在大街小巷中的黄尘，烤着滚烫的屋顶，烤枯了杂草，烤枯了骨架般立在路旁的树丛……

那是可怖的、令人难熬的夏天。他们坐在那儿喝汽洽酒，远离人世，处在绝望和痛苦之中。

一只扇动着彩虹般翅膀的雄鸡，一群载歌载舞的顾客，把欢乐的气氛带进了酒店。一个歪戴着礼帽、身材高大的男子，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日夜为酒徒敞开的店门。他手里抱着一只红毛公鸡，尾翼丰满，彩羽潇洒，威风凛凛，好不神气。火红的鸡冠象征着它的力量和勇气。来人把公鸡放在桌上，解开它的羽翼，使鸡毛施展开来。公鸡高啼着。

“喂，‘墨西哥人’，您今天准备把宝押在贝内诺身上吗？”拉米罗指着在桌上耀武扬威踱步的公鸡。

“准赢，卡布雷拉，他妈的，没问题。我带着二十多个比索，全押在贝内诺身上。您没见它的爪子有多漂亮吗？再看看它的翅膀，有多美！我看，没有哪只公鸡能够战胜它，就是几经地狱之门而不入的帕达斯，也不可能把它打败。”

陪“墨西哥人”来的还有三个小伙子，路德辛多只认出其中一个“猫头鹰”。三个人中，一个在弹吉他，一个在摇响葫芦，第三个在打手鼓。这手鼓制作得很粗糙，是用干皮子蒙在装啤酒的铁罐子上。几个铁皮罐子用一根粗铁丝捆在一起，就组成了鼓身。按照帕雷德斯的说法，这三种乐器能奏出令人手舞足蹈的音乐。

“墨西哥人”抱着贝内诺入场了，那儿有六个人正在掷圆盘。大家都认识他，尊重他，因为他一到丁巴里就是一位典型人物，同“魔鬼”一样，远近闻名，无人不晓。人们兴高采烈地迎接他。掷圆盘的人也停了下来，众人簇拥着公鸡和它的主人来到柜台旁边。

别人都要了汽洽酒。唯独“墨西哥人”要的是烧酒，还在烧酒里撒点盐掺上柠檬汁。拉米罗对顾客的口味十分熟悉，一切早已准备就绪。贝内诺被放在柜台上，主人用一根剑麻搓成的绳子拴住它的左腿。“墨西哥人”得意地摸了摸锐利的鸡爪。

“准备好了吗？”有人发问。

“斗鸡用不着多少准备，只需把它的爪子磨一磨就行了。哪只鸡来，也休想活着出去。”

“那好，我这儿有刀子。”

“用不着，谢谢。削鸡爪对我来说，是拿手好戏。还是给我找块碎玻璃来吧。那样会削得更妙！”

刚才准备出借刀子的人听了之后，立刻跑到土堆后面的破罐和烂纸堆里，找出一片玻璃碴子，递给“墨西哥人”。

路德辛多也随着朋友们站了起来。汽洽酒一落肚，他感到热辣辣的，象一团火炭一样。他又难受得要吐，差一点就要弯下腰来。但被马尔多纳多看到了，要他强打精神挺住。

“墨西哥人”小心翼翼地抱起贝内诺，使它爪子朝上，但又竭力不使它头部充血。他用一片玻璃慢慢地削尖公鸡的长爪。他把鸡爪转来转去，用玻璃在四周磨着，直到将爪子削得又尖又硬。他用指头试了试，锋利极了！

“妈的，看哪只鸡来找死吧！今天不管碰到谁的鸡，我都把它放出去斗一斗。”

“墨西哥人”又把另一条鸡腿上的爪子削尖，然后满意地把它重新放在柜台上。公鸡又啼鸣了。显然，它正在热血沸腾。“墨西哥人”又要了一杯烧酒，端起来一饮而尽。他自豪

地看了一眼贝内诺，梳了梳它尾巴上的五彩的长羽。

“谁若不把赌注押到这只鸡上，那才是天大的笨蛋呢。”他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气。“喂，小伙子们，奏支曲子吧！要奏得动听些！”

人群骚动起来，象一团旋风。一个小伙子用灵巧的手指拨动琴弦，另一个摇响葫芦，第三个打起手鼓。大家兴高采烈。路德辛多又接过不知谁递来的一杯汽洽酒。但是他把杯子放回了柜台。他觉得自己病了，耳朵嗡嗡作响。

“墨西哥人”的对手，也抱着公鸡，进了酒店。这是主要的一场斗鸡，尔后还有几场次要的比赛。

这只公鸡叫卡玛莱昂，主人叫库罗·马尔皮卡。库罗·马尔皮卡是个矮胖子，大肚皮，红脸膛，稀疏的鬓角已开始斑白。他因为在工人区里经营着一个生意兴隆的店子，穿着颇为考究。同样，也有一些人簇拥着他，这些人社会地位不同，穿着有好有坏，但一个个都信心十足，打定主意把赌注押在卡玛莱昂身上，因为卡玛莱昂被认为是当地最凶猛的公鸡之一。这只公鸡已经为主人斗过十多场，几乎每次都把敌手斗死，而自己却安然无恙。因此，卡玛莱昂拥有一大批崇拜者，酒店里也有许多人站在库罗一边。这就出现了“两军对峙”的局面。

“我的公鸡来了，‘墨西哥人’，今天要杀杀您的威风。我的卡玛莱昂，就是真正的毒药也别想把它杀死*。”

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人们哆哆嗦嗦地把手伸进口

* 意指贝内诺绝不可能战胜它。在西班牙文里，“贝内诺”有毒药之意。

袋。他们想下赌注，但都还没有拿定主意。库罗把他的公鸡放在柜台上，和贝内诺保持适当的距离。两只鸡互相对视，准备进攻，然而被主人及时地阻止了。

“两只都是好鸡，朋友，看它们多精神！”

“贝内诺是最好的斗鸡，谁也别想斗得过它。”

“不管哪只老鸡，总会有新鸡打败它。库罗先生，请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这只鸡从来没有败过。”

“我还是把钱押在卡玛莱昂身上，这样更有把握。”

“怎么，您也要下赌注吗，朋友？”路德辛多问帕雷德斯，后者手里摇晃着一张污垢、破旧的两比索的钞票。

“当然啰，这是最后一着了。”

“输了呢？”

“押到卡玛莱昂一边，保险不会输。您呢？”

“我手头连一个生太伏都没有，但是在家里……”

“找孩子取去，哪怕押上一个比索也好。我保证咱们会赢。卡玛莱昂是只老鸡，不消两个回合，就会把‘墨西哥人’这只小鸡吃了。”

“这只小鸡只是用了毒药这个名字来虚张声势罢了。”马尔多纳多附和着说。“我至少往库罗的斗鸡身上押五比索，输了就认了，到大街上讨饭去！”

路德辛多感到心头发痒。他总共在坎迪达手中存有两个比索零几个生太伏。不过，他只要押上一个，就可以再挣一个……如果事情真象他的朋友们讲的那么轻易……

路德辛多看到站在库罗一边的人越来越多，而站在“墨

西哥人”一边的人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小伙子。人多的一边准不会输，他想。可是，万一卡玛莱昂败了，他的比索不就白扔了吗？

这时，他看见帕乔站在酒店门口。开始，他感到很奇怪。他儿子来这里干什么？他气呼呼地走到儿子身边。

“你来干吗，帕乔？这儿只准大人来耍，小孩子是不准来的。”

“可是，可是……坎迪达太太打发我来买点面包和盐。”

“啊哈……给了你多少钱？”

“一个比索。”

一个比索！他正好需要这一个比索来试试运气。他生气地驱逐了这个想法，但它马上又回到他的脑里。他已无力对付它的诱惑。他狠了狠心，从帕乔手中要过那个比索，嘱咐儿子在酒店外边等他二十分钟，还叫儿子利用这个时机到车站上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人在干活。

帕乔把钱交给了爸爸。他对爸爸从来是唯命是从的。在他的幼稚的脑海中——他的头脑，由于生活的磨练和家门的不幸，已经完全成熟了——闪过了一个念头：他的爸爸可能要把这一个比索拿去买酒喝，那时，他将两手空空回到家中，既没有面包，也没有盐。可是，这不能怪他。

路德辛多把钞票紧紧攥在湿漉漉的手中。赌，还是不赌？

库罗一边的人越来越多。“墨西哥人”一边只有十几个工人。库罗正在替他的鸡削尖爪子。这时，贝内诺在柜台上大摇大摆地踱来踱去，还不时地引颈高啼，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神威。

“卡玛莱昂是这一带最凶的鸡，”有个工人说，“我看没有必要斗啦。”

“贝内诺太弱，根本斗不起来，卡玛莱昂能把它活活吞掉，甚至可以把爪子伸到那个‘墨西哥人’身上去！”

“谁赌卡玛莱昂？我先放上十个比索。”库罗大声喊道，“谁想押，就把钱交给我！我看全场的人都会押它！今天，我们可有钱喝啤酒了。”

“好，我先放十个比索。”“墨西哥人”回答说。“押贝内诺的，请拿着钱到这边来。它比卡玛莱昂更天下无敌。”

“卡玛莱昂万岁！今天我们要叫贝内诺完蛋！”

“墨西哥人”一边的人不嚷不叫。他们心情很紧张，但神色坦然。那是表面的镇静，内心里却在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嘈杂热闹的场面过去了。人们倚在柜台上，有喝啤酒的，有喝奇洽酒的。库罗给他的斗鸡做好了一切准备，又用食指蘸着唾沫试了试它的爪子。

“咱们斗三分钟。”库罗眼睛盯着“墨西哥人”，以挑战的神气说。“卡玛莱昂看到哪儿就抓到哪儿。它已打败了十个对手，再打败十个也不在话下。”

“别吹大牛，库罗先生。打雷并不等于下雨，现在我们就来看个分晓。”

帕雷德斯走到库罗身边，交出一张两比索的纸币。

“您的名字是？”

“佩德罗·帕雷德斯。我们会赢的，库罗先生。我对这只鸡非常了解。”

“给我迪奥梅德斯·马尔多纳多押五个……不，押四个

比索。”

“押五个吧，伙计，别傻了！”

“好吧，库罗先生，五个就五个。”

“您呢，朋友，不往卡玛莱昂身上押点吗？”

“我拿不准……您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

“有一个比索也好哇！您不是说要找个孩子去家里拿吗？”

“不用了，先生，我这儿就有……。”

“那就押吧，别犹豫了！”

“我押一比索……。”

“您怎么称呼？”

“我叫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先生。”

这时候，埃斯皮内尔也同希巴加乌达一起进来了。他们是被斗鸡吸引来的。大家热情地互相问候。他们还再次向路德辛多表示祝贺，使路德辛多更茫然了。

“您讲的都是实际情况，”埃斯皮内尔对他说，“我们不会忘记您昨天的话。朋友们，现在罢工进展得十分顺利。”所有的人，包括库罗和“墨西哥人”，都凑过来探听在东方煤业公司发生的事情。“一切都陷于瘫痪。没有一个人下矿。按照原定计划，夜里十二点整，机器都停下来了。即使是装好煤的火车，也没有启动开往省城。总之，全丁巴里成了一座死城。罢工万岁！”

足有七十多人一起跟着高呼。他们感到骄傲，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团结的威力。当22066说完以后，为斗鸡而发出的挑战声、助威声和打赌声，再次响了起来。

“谁当裁判？”

大家不约而同地指了指埃斯皮内尔。他没有往任何一方下注。处理这类事情，他历来以公正闻名的。他完全可以胜任这个棘手的差事。埃斯皮内尔笑容满面地承允了，同时接过了一瓶“墨西哥人”递给他的啤酒。库罗·马尔皮卡先生也递给他一瓶，他也同样欣然接受，但自己没有喝，悄悄地递给了路德辛多。

“喝吧，朋友。我想您大概渴了。”

路德辛多接过啤酒，一饮而尽。他心情十分紧张，因为他把财产的一半都押到卡玛莱昂的爪下了。

“斗半个小时。谁也不许耍花招。哪只公鸡有狐狸油味，就取消比赛资格，算输！”说罢，埃斯皮内尔转脸问两个斗鸡的主人道：“赌注下了多少？”

“卡玛莱昂一边有四十七比索。”

“他妈的！贝内诺一边只有二十五比索。”

“那就照小数赌吧。”

“活见鬼！”“墨西哥人”说，“要按大数赌！我把缺的二十二个比索贴上。别人不相信我的公鸡，我相信。”

“最好主人也别相信这只小公鸡。”有人发表议论，嘴里衔着烟斗。

“斗鸡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围成一圈，腾出地方。除了照管公鸡的人以外，谁也不准动手。”

人群象扇面一样散开了，留出一大块空地。可以听到库罗和“墨西哥人”的急促不安的喘气声。他们的公鸡马上就要交锋了，那是钱财上的较量，名望上的较量，多么难得的机会！

库罗站在柜台边，要了一口烧酒喝到嘴里，然后均匀地喷在卡玛莱昂的爪子上和翅膀下。“墨西哥人”也照此办理，那是为了给斗鸡打气。

依照埃斯皮内尔的裁决，“墨西哥人”站在斗鸡场的南边，库罗站在北边。

“我数到三，你们就把鸡放开。”埃斯皮内尔提醒他们说。接着，他便喊道：“一——二——三！”

库罗和“墨西哥人”同时撒开了公鸡。两只公鸡向场子中央走去。它们展开翅膀，眼睛盯着对方，准备用爪子把对方置于死地。一走到场子中央，卡玛莱昂便疯狂地向贝内诺扑去。贝内诺低头俯身，卡玛莱昂的爪子抓空了，从贝内诺的头上方扑过。卡玛莱昂再次进攻。真是一只好斗鸡，有勇气，有魄力。库罗先生紧握着拳头，随着战斗的进展，侧动着身子，仿佛想用自己的动作来指导卡玛莱昂进攻。对面的“墨西哥人”也是这样，把歪戴在眼睛上边的帽子，猛地往后脑勺上一推，露出前额。两只公鸡的主人都很紧张，双手抖动不止，眼瞪得溜圆，显得格外明亮，两伙斗鸡人都在为各自的公鸡加油打气。

“上，卡玛莱昂，这是你的天下！”

“别退，贝内诺，卡玛莱昂是个老家伙！”

“卡玛莱昂肯定能胜，贝内诺要完蛋了！”

“别怕，卡玛莱昂有风湿病！”

“上，用爪子抓，哎呀！”

“不要让它跑掉，唉，真该死！”

“这只鸡真差劲……”

“给它点厉害，卡玛莱昂，这样，这样，用嘴啄！”

两伙人都把脸部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几乎要迸裂开来。虽说是两只公鸡在斗，可是在烈酒和金钱的刺激下，他们随时准备把鸡替换下来而自己亲自上阵。还好，双方没有相互吵架，因为那时……

“我们要胜了，卡玛莱昂，再给它一下子，它就要完蛋了！”

斗鸡场上，两只公鸡有如两个披着彩羽的恶鬼，进行着殊死的搏斗。阳光在卡玛莱昂的翅膀上闪耀着，在贝内诺的尾巴上跳跃着。它们张着嘴，鸡冠憋得血红，迅速地伸出和收回利爪。突然，一直在躲闪的贝内诺转入进攻，把爪子扎进了卡玛莱昂的腿。卡玛莱昂开始退却。一边的人大声呼喊，为它鼓劲，另一边的人以为它败了，也立即大声嚷叫起来。但是，卡玛莱昂竭尽全力向贝内诺扑去。两只鸡拍着翅膀扑打在一起，扭成一团，已分不清是谁的血，谁的爪子，谁的羽毛。打了一阵子，贝内诺倒在一旁；卡玛莱昂则摇摇晃晃地四处张望，象在寻找着自己的敌手。那时，人们的喊声简直到了可怕的地步。裁判员宣布说：

“下一个回合！”

“墨西哥人”和库罗各自走向自己的公鸡，把它们举起来放回原来的起点，再次把它们放开。贝内诺已十分虚弱，走路一瘸一拐。它的右眼被卡玛莱昂啄伤了，为了看到对手，它可怜地歪着脑袋。卡玛莱昂朝它扑过去，两只鸡的羽毛和爪子再次绞在一起，闪电般地撕打起来，最后都倒下了。

“下一个回合!”埃斯皮内尔再一次宣布。

库罗和“墨西哥人”又把各自的公鸡放回起点上。当把它们放开时，两只鸡都耷拉着翅膀，奄奄一息了。贝内诺拼上最后的力气，站到斗鸡场的中央，把腿举到空中。黄色的鸡爪闪了一下，一股鲜红的热血从卡玛莱昂的咽喉处涌了出来，流到斗鸡场的地上，湿了一片。卡玛莱昂被打败了，躺在地上抽搐。贝内诺胜利之后，尽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又重整旗鼓，傲然地站在那儿，显得很威风，好象在等待新的对手。

“贝内诺胜了!”埃斯皮内尔最后宣布说。

一些人喜形于色，另一些人愁云满面。路德辛多属于后者。他押下的一个比索，就这样荒唐地输掉了。他气冲冲地走出斗鸡场，正碰上帕乔在那儿。

“跑去找坎迪达，要她把最后一个比索给你。他妈的，我在作一笔生意。要快，他妈的!”

交代之后，他回转身来。埃斯皮内尔递给他一瓶啤酒。路德辛多对埃斯皮内尔讲了赌钱的事。

“朋友，一个人若是倒了霉，喝凉水都会塞牙的……”

“真的，太背运了!我真活腻了。罢工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时候能结束?”

“罢到公司的头头们让步，什么时候让步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宁可饿死也不复工，朋友。”

路德辛多离开了酒店。他心里很难受，自怨自艾。他想，他怎么会愚蠢到把家中一半的钱赌在一只公鸡的爪子上!他的命运竟是如此可悲!他向自己的棚屋走去，又羞又愧。火

球一样的太阳射向丁巴里，湛蓝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儿云彩。四处一片寂静，他的脚步踩在大街上发出通通的响声。机器成了哑巴，整个山谷是一片无际的死地。这里是一座被遗弃的城市。只有缕缕炊烟在外国人住宅区的上空飘荡。

第十三章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丁巴里平静得令人可怖，它预示着暴风雨的到来，而它的前兆很快就出现了。

从省城开来一辆辆黄色的大卡车，车上全是身穿绿军装的警察，足有三百多人。他们挎着步枪或手枪，佩着胀鼓鼓的子弹袋，个个目光阴鸷，向山谷的四面八方散开。他们把住了所有的井口：圣·布里希达、比恩托阿莱格雷、罗卡斯布兰卡斯，甚至渺小的腊平塔达也没有幸免。凡是有机器运转的小建筑物跟前，都设上了岗哨。他们爬上了火车，站在控制塔的最高层上，俯视着四周。他们在干净整齐的丁巴里，守卫着东方煤业公司的办公大楼和头头们的住宅。他们甚至大胆地走近矿工们的小屋，来到了路德辛多及其一家栖身的棚屋所在的垃圾场。

东方煤业公司的老板们担心，矿工们把手里的一点钱花光之后，会跑到大街上去，闯进他们家的大门，去要面包和公道，所以要省城派来必要的武装。“警察！”几乎所有的工人，特别是从农村来到山谷的人，都惧怕他们，因为在他们

的眼里，军装就是死亡、大火和暴力的象征。警察使他们望而生畏，忐忑不安。当警察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他们暗暗撇嘴，露出厌恶和仇恨的神情。这些警察是专门调来对付他们的，这样，最近一些事件在他们心中已经播下的反抗种子，就开始发芽生长了。

上午，为何塞托举行葬礼。“魔鬼”尚未抓获，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他已越过国境线，逃亡国外。也许，这是最可能的——据他的朋友们说——他仍在附近出没，并没有离开丁巴里。

有八百多个工人参加了何塞托的葬礼。每个工人都很脏，身上盖满煤灰或黄尘。他们的面孔消瘦、苍白，饥饿使他们眼圈发黑。每逢远远望见警察，他们便气得双手发抖。他们的眼里闪着坚定而可怕的光芒。他们咬牙切齿，言辞激烈，仿佛这里是古希腊神话中居住着英武善战的勇士的村落。工人们在他们死去的朋友何塞托的棺木后边，恭敬地排好队。对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何塞托曾经多次救过他们的生命。对另一些人来说，何塞托是剥削者，高利贷者。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得过他的好处。因此，一些人是出于自愿，另一些人是为了散心，还有一些人是被朋友拖着，走进了送葬的行列。

棺木从教堂到达天主教徒的公墓，必须通过外国人住宅区最繁华的街道。每个铁栅栏门前边，都有三、四个警察在站岗。他们手持步枪，警惕地望着送葬的人。矿工们把这些警察看成是给各地农村带来破坏，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人；是扼杀自己祖国的凶手。

送葬的队伍令人害怕和敬畏。他们成四路纵队行进，就是说，横向看去，有二百排苍白的脸，二百排枯瘦的手，二百排干瘪的身体，二百排褴褛的衣衫。这支队伍，同那些豪华的住宅，赏心悦目的花园，最新式的漂亮汽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抗的情绪，缓慢地同时又是稳定地在每个工人的胸中增长起来。这种情绪，在他们的眼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他们的嘴上表现为挑衅的言辞，在他们的手上变成了威胁的动作，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则蕴藏着一场暴风骤雨。

没有一个人呼叫。葬礼在默默的气氛中举行。当棺木被拱顶般的墓穴吞没之后，送葬的人便逐渐向各方散去。有的回家，有的进酒店。他们尽量不从豪华的住宅区走过。那样做太冒险了，应该尽量避免麻烦。

三百个警察，兴许还要多！路德辛多想到可能发生的事，就惶惶然了。一切依旧，机器一声不响，吊斗悬在空中，列车停在铁轨上，坑道里空空荡荡。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东方煤业公司有权有势的人为什么要调来那么多警察？显而易见，这些人大概就是不久前喝得醉醺醺的，在共和国的各条道路上残酷地制造流血事件，播下仇恨的种子和激发复仇欲望的人。他们是各种罪恶的制造者。

继续罢工会带来什么好处？组织不组织工会对他无关紧要。他永远也不会理解这件事情，他看不出那有什么用途。人身保险是怎么回事？22048想到，那就是一个工人死后，公司应该拿出一些钱来赔偿。对，他觉得这是完全应该的。那么，每天多干一小时的活呢？也许，待恢复正常之后，老板们会自动取消这种惩罚措施。那时，一切又都将变得象从

前一样：早上六点钟起床，在腊平塔达矿井里干活……重新过那种单调的生活……但是，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呢。反之，如果成天坐在自己的棚屋前，想着焚烧外国人的大楼，杀死布朗先生，把领班的舌头剁成一块一块的，往镇长脸上啐唾沫，又有什么用呢？他三番五次地想起坎迪达的丰满的胸脯，她坐着的姿势，蓬松的长发，柔软的双手，嘴角的笑意，又有什么用呢？

帕斯托拉仍在病着。她差不多能起坐了，但要费很大的力气，而且伴随着剧烈的疼痛。马利埃娜亲切耐心地照料她。坎迪达也一样……即使在丁巴里的街道上依然是恶人当道，但为了不致饿死，他们也应该复工，恢复正常的生活。

一个又黑又瘦光着脊背的孩子，穿着一条破裤子，走近马利埃娜身旁。马利埃娜正在凝视着棚屋的四周：塘边有象入睡老人般的阴郁的柳树，有干枯的野草，但已经没有青蛙的叫声，它们被盛夏消灭了；还有被“魔鬼”焚烧过的废墟……“魔鬼”现在在什么地方？他的身影不时出现在她的脑际。她可怜他，他是为了保护她而被迫出逃的。当时她正需要他，面临何塞托的猥亵，她恐惧和焦急得要晕倒了。她又想到何塞托冰冷僵硬的尸体正在棺木中腐烂，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脸上也容光焕发。何塞托是唯一摸过她脸蛋的人，是唯一敢于摸她的胸部的人……“死得好！”她在心中诅咒道。都是因为他，“魔鬼”才在丁巴里无法立足，逃到远方去了。

有个小孩的声音将她从沉思中唤醒：

“那边有位先生想找您……那边，在林子后边，靠近小溪。‘魔鬼’先生来了。”

马利埃娜猛地抬起头来，审视着那个孩子。他不会说谎吧？可是，那孩子又何必来骗她呢？

“他在……哪里？”

“对了，就在小溪边上，在一棵桉树底下……”

孩子说罢，拔腿沿路而去，往丁巴里跑去。他的一双赤脚掀起一股黄色的尘雾，顷刻就把他淹没了。

“魔鬼”就在那边！马利埃娜的呼吸变得急促了，血在脉管里奔流着，仿佛要用它条条鲜红的绳索将她勒死。“魔鬼”！去不去？去干什么呢？不过，……她应该听从那个逃亡者的焦急的召唤，他曾毫不犹豫地舍身救她。

她站起身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动情。她双腿颤抖，为了不致跌倒，不得不用右手按在一个破瓦罐上。红色的纱巾盖住了她的眼睛，当她迈步时，觉得自己似乎正在扑向炼狱的烈火。

她应该有勇气，应该冷静；应该到那个可怜的逃亡者那儿去，给他慰藉。也许，当天下午或者晚上，他就要被关进牢狱。那么多的警察……

马利埃娜往小溪走去。远处光秃秃的、干枯的树木，象在向她招手。她加快了脚步，会不会是一个圈套？那孩子会不会撒谎？等着她的可能不是“魔鬼”……会不会是她亲眼见过的、在丁巴里大街上成天游荡的可怕的男人？她害怕了，止住了脚步。差点干出一桩蠢事！但愿帕乔能在这儿！……但是，他跟着父亲参加何塞托的葬礼去了。马利埃娜畏缩地往后退

了几步……不行……她不能去！她转身往家中返回。这时，她又想起了躺在地上的母亲，她卧病未愈，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又想起了坎迪达，这个女人奇怪地闯入了她的家中。她也想起了涅科，这孩子大概正在饿得啼哭不止……想到这儿，她又身不由主地转过身子，向溪边走去。也许“魔鬼”是特意回到了巴里来同她会面，跟她说说话，看看她，向她吐露自己的爱情……她记起了“魔鬼”怎样用有力的大手捧着她的脸庞，想起了他那乌黑、浓密的大胡子下的火热的嘴唇，那胡须同他火红的头发形成对照……强烈的欲望象躲在心底的小虫一样苏醒过来了。她在经历着人生固有的生理过程，这一过程，由于环境，也由于塑造了她身躯的炎热的气候，而在她身上加速了。她还不满十五岁，就已经懂得爱情了。她的呼吸时紧时松，压迫着她。不，她不应该去，尤其是现在，更不应该去，因为她懂得那是一条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马利埃娜想起了坎迪达的遭遇。假若她继续向小溪走去，她的命运将会同坎迪达一样。“魔鬼”正在小溪旁张开双臂等着她。那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她正在闭着眼睛一步步走向这个深渊，一旦失足，貽恨终身。不，她不能去。她想到了分娩……想到帕斯托拉的形象和她遭受的痛苦，想到医生跪在她双腿之间……。如果她一旦有了孩子……，一股悚然的寒流传遍了周身。她站住了。有了孩子！那意味着最大的痛苦，最大的折磨。这桩罪过将象污点似的挂在她的额上……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一个象涅科的孩子，啼饥号寒，无人顾怜，……而她自己则象货摊上的一颗烂果子，为了活下去，从一个人的掌中转到另一个人的掌中……不，太可怕了！

她用手拍了一下滚烫的脑袋。她应该冷静地思量，不能在不必要的岔道上毁掉自己。

还是去吧。如果“魔鬼”企图爱抚她，吻她，她就大声呼叫……不过，她能不能抵挡住爱情的诱惑？真的，不是别人，而是她的本能，她自己的心房中萌发的欲望，促使她去完成女人的使命；不是别人，而是她自己，经不起“魔鬼”的引诱而投入他的怀抱。不，她会表现得很勇敢。“魔鬼”正遭追捕，象一只发疯的野兽在山中奔逃着。为了抹掉“魔鬼”心中的悲伤，她必须去。

她坚定地向溪边走去。林间发出了轻柔的沙沙声，难以觉察的轻风，摇动着高处的树枝，空气中飘浮着亿万颗黄色的微粒。那里有绿茵茵的松软的草地。最初，她曾帮助帕斯托拉到那边去洗衣服。后来，她曾看到母亲跌倒在石头上，……现在，她孤身一人踏上了这块草地，为的是去见“魔鬼”，她抵不住他的诱惑……

“马利埃娜！”

马利埃娜闭上眼睛，以为自己停止了呼吸。在她的面前，从阴暗的树丛中，钻出一个人来。是“魔鬼”！高大而结实的身材，尖尖的下巴，明澈的双目，蓬乱的火一般的红发，弯弯的双眉，乌黑的大胡子，有力的大手，邪恶的嘴唇。是他，站在那儿的正是“魔鬼”。

她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她颤巍巍地走近他，恰如一个任凭刽子手宰割的牺牲品。她显得格外楚楚动人。由于害羞和激动，她脸上布满红云。长长的睫毛衬托着眸子，使她的秀目闪出了梦幻般的热烈的光芒。她似乎在想很远很远的

事……当她感到“魔鬼”有力的双臂拥住自己的身体时，她黯然魂销，把脑袋偎在“魔鬼”的胸前。“魔鬼”吻了她的前额和头发……最后把嘴唇停在她的双唇上，接了一个热烈的长吻……他去狂吻她雪白的颈项，令她透不过气来……

马利埃娜突然从“魔鬼”的怀中挣脱出来。

“您想干什么？为什么到这儿来？不知道警察正在到处搜捕您吗？”

“我来看你，马利埃娜。我们两个人必须离开这儿，到没有人追捕我们的地方去。我知道我不能再在这儿呆下去，他们会把我投入监狱。但是，我必须来看你……马利埃娜，我们应该出走。我来，就是为了带你一起出走。”

“魔鬼”的诱惑在她眼前旋转着，犹如一盘石磨，碾碎了她的人格，她的信念，以及她的女性的尊严。她将跟着“魔鬼”出走，陪着他，双双逃命，直到法律赦免他的时候，或者把他缉拿归案的时候。流亡的生活将使他们继续在陌生的道路上、在荆棘丛生的悬崖边逃遁，遭受着人们的追击……但是，尽管如此，她总可以呆在“魔鬼”身旁，是他唤起了她少女的沉睡的感情，在她的一生中给她初吻，使她意识到自己的成年。

“咱们走吧，马利埃娜！明天晚上，我到这里来接你。咱们八点钟，教堂敲钟时见面。你什么也不要带，空着手来。我在那边，在通往特龙科索的公路上，准备好一辆汽车。哪怕走到天涯海角，咱们也要守在一起。没有你，我一分钟也活不下去。”

马利埃娜感到“魔鬼”又用胳膊拥住了她。一双宽大有力

的手，抚摸着她的背部、腰部、臀部……

微风拂着树枝。小溪流水的呜咽声依稀可辨。太阳照耀在干裂的土地上。马利埃娜双膝跪在草地上，那儿还奇迹般地保持着一片葱绿。随后，她便失去了知觉，她睁着圆圆的大眼，看见树木、天空、“魔鬼”的眼睛、邪恶的嘴唇，在交替闪过。“魔鬼”拼命地吻她，使她透不过气来……然后，闪过的东西又转过来了：眼睛、嘴唇、天空、树木……

马利埃娜回到棚屋时，路德辛多和帕乔还没有到家。她想起了“魔鬼”的话：“明天晚上八点钟，教堂敲钟时见面……”是的，她必须走。事到如今，她的腹中可能有一条小生命在开始成长，他将命定要走向不幸，走向死亡。他是“魔鬼”的儿子！

第十四章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铁镐有节奏地落在岩石上。在领班恶狠狠的目光下，工人们用铁锹铲满土石，一下下装到车斗里去。天天一样，今天又是如此。外边，坑道入口处站着四个警察，他们有的端着步枪，有的挎着手枪，时刻守卫着，只要矿工有半点反抗的表示，就朝他们开枪。

路德辛多在回忆着罢工的奇怪过程。矿工们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希望破灭了。在武装警察面前，在老板们的权势面前，面对外国人寸步不让的顽固态度，他们的正当要求被扼杀了。

就这样，那天下午，丁巴里所有的居民都被迫去干活了。警察有三百多，把守着各个制高点，把人们从家里赶出来，用枪口威胁着他们到各个矿上去：到圣·布里希达去！到比恩托阿莱格雷去！到圣·诺姆布雷去！到罗卡斯布兰卡斯去！到尼尼亚索尔去！到奇卡莫查去！到腊平塔达去！到机器房去！警察强迫他们复工，要他们挖出和过去同等数量的煤，否则，据说东方煤业公司将冒损失几百万比索的风险，采取

集体解雇的措施，以便使闹事的工人得到惩罚。

路德辛多干活无精打彩。他的八个伙伴也几乎同他一样。象所有的班组头头一样，他们的领班也被公司收买了。领班搔着下巴颏儿，俨然梳理着连鬓胡子，神气活现。象他这种心狠手辣、不知廉耻的人，都从工人罢工失败中捞到了好处。为了犒赏他们，公司给了他们相当优厚的报酬，就象把骨头扔给忠实的狗一样。

埃斯皮内尔，希巴加乌达，“猫头鹰”，还有其他的人，这些以号码代替姓名的人，这些铁牌牌，这些庞大的煤炭公司中的无名之徒，尽量不去想他们的失败。他们在为自己辩解：他们所以回到腊平塔达煤矿深处干活，呼吸恶浊的空气，仅仅是由于警察的逼迫。四个武装警察，加上同样被公司武装起来的领班，对他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来说，占了绝对的优势。其它地方的情况也是这样。从省城派来的三百多个警察，加上五十几个监视他们的魔鬼般的恶棍，对付一千八百个工人是绰绰有余的。一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对六个赤手空拳的工人，是绝对够用了。

路德辛多想，他们已在乌黑的坑道里工作了两个小时，那会儿大约是下午三点半。领班把电线又加长了好一段，从开始到现在，他们前进了差不多九米到十米，很可能不久就挖到瓦斯爆炸埋葬他们伙伴的地方了。他们嗅到的那种臭味，可能就是从压烂的尸体上散发出来的。

想到这一点，工人们便使劲地挥起镐头。一种奇怪的冲动，使他们盼望很快到达塌方的终点，吸入令人窒息的空气，找到死去的伙伴，然后，坐在生满蛆虫的尸体前，象孩子那

样，象多愁善感的人们那样，或者象傻瓜那样，好好地痛哭一场……镐头开凿着坚硬的岩层。外边，警察们在笑闹，吸香烟，抓骰子，玩纸牌，但是，他们始终是警觉的，眼睛监视着工人，随时准备伸手摸枪。

领班变得比过去更加飞扬跋扈。只是由于在枪口底下，矿工们才不得不忍辱负重。罢工失败，领班自然幸灾乐祸。他们得到了特别津贴，拿到了武器，有了无限的权利，捞到那么多好处，岂有不高兴的道理！

“哼！你们这些倒霉鬼还敢胡闹吗？快给我干活去！干活才有工资，妈的！”

他们能回答些什么呢？路德辛多看到，在领班的皮夹克下面，有一支勃朗宁在闪闪发光。只要他们稍有反抗的表示，这支手枪便会朝他们开火。矿工们不愿冒这种危险，他们都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考虑。有的想到自己的孤孤单单病魔缠身的老母，有的想到幼小的儿女，有的想到挨饿的妻子……为了亲人，他们必须继续活下去。为了亲人，他们需要保全自己的身体，谨慎从事。为了亲人，他们需要绝对的温驯，默默地忍受一切。

“他们不能强迫我们去干活。”那天上午，埃斯皮内尔刚得到消息时这样说。“他们无法叫我们抬起胳膊。他们是不会得逞的。”

但是，六个小时以后，矿工们又象从前一样，下到腊平塔达煤矿阴暗的、散发着恶臭的坑道里，干起活来。领班再次在那儿辱骂他们。这还不算，外边，在太阳灼烤着大地的地方，在飞满黄尘但能送来习习凉风的地方，四个警察在监

视着他们。

公司的领导人当然了解埃斯皮内尔的鼓动能力。他们知道，他不仅在腊平塔达活动，许多其他矿上的工人也经常到秘密集会上去听他演讲。他们知道他说话很有权威，因此，这次往腊平塔达派出了包括领班在内的五个武装人员来严密监视九个赤手空拳的工人。

突然，路德辛多的镐头，深深地陷入了一层松软的泥土。一股难以忍受的恶臭散发出来，充满了整个坑道。大家都用手捂住鼻子。领班撒腿便往外跑。矿工们为了躲开腐尸的臭味，纷纷扔下手中的劳动工具，也跟着向外奔跑。

警察把骰子和纸牌扔在山坡平地上，端起步枪，准备击退一次进攻。但是，领班马上向他们说明了事情的原委。领班的话刚落音，臭气就冲到了坑道口，那气味就象是从被破坏的坟墓中飘来的。

“妈的，这些穷鬼真臭！”领班喊道。

路德辛多站在一边，望着警察，心中又怕又恨。一看到这些警察，许多不愉快的事情便闪进脑海，厌恶之情油然而生。他似乎还看到这些警察，骑着从庄园里偷来的马，在大道上公然制造恐怖和死亡，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别人属于这个党，而他们属于那一个党……他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真想把他那晒得黝黑的脚踏在他们身上，把他们象毒虫一般踩碎。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反正得给我干活！雇你们来，就是要你们干活的。我的责任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你们挖到头，把坑道挖通。”领班说。

矿工们试图反抗，埃斯皮内尔往前跨了两步。那时，领班用手握住了勃朗宁手枪，警察拉开了步枪保险。

“我认为，至少我们还有讲话的权利。”埃斯皮内尔把一切置之度外，朗朗地说。“要我们挖腐尸，这不人道！”

“你有什么好主意？难道要我亲自动手去挖？”

“这种活干不得。干下去会得传染病的。因此，我……”

“你必须听从我的指挥，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懂吗？否则，我就开枪，叫你们一个个都完蛋。”领班指了指他的胀鼓鼓的子弹袋。

“太不象话了，”埃斯皮内尔低声嘟哝道，“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在我干过活的地方，从来还没见过这样残忍的。”

一个警察举起枪来，对准埃斯皮内尔右臂狠狠捣了一下。他打了个趔趄，但没有跌倒。他的眼里闪过一道忿怒的光芒，但他立即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

“干活去，妈的！我们可没有耐心等你们！”

有手帕的人，用手帕捂住鼻子，将两端系在颈后。没有手帕的人，只好就这样进了坑道。领班也进去了，为的是对他们进行监视。这个拿洋人的钱，帮助洋人剥削自己同胞的家伙，同样有责任和工人一起把那些腐尸找到挖出来。

坑道里的气味难闻已极。空气变得更浑浊了，可说是又粘又腥。虽说如此，他们还是迈开大步往前走。在枪口下面，他们必须忍受一切。他们走得很快，象是要尽快到达那个惨不忍睹的地方。路德辛多没有手帕，尽量用嘴呼吸，但是阵阵臭气仍旧刺激着他的嗅觉。坑道深处本来就稀薄的空气，如今又充满腐尸散发的臭气，矿工们的心绪可想而知。路德

辛多以为他活不下去了，感到脑袋空空的，似乎理智全部逃出脑壳。他憋闷得两腿发颤，双手湿漉漉的。他头晕目眩，不得不弯下腰去，靠在一根柱子上呕吐起来。他几乎一整天颗粒未进，胃痛得厉害，两眼发黑，仿佛蒙着一层黑纱。但是，这时一只有力的大手狠狠地拍在他的脊背上。

“喂，蠢猪！要出地狱，就得拼命干活！”

那是领班。路德辛多真想象暴怒的野兽样向他扑过去，用牙齿撕碎他的脸，揪下他的连鬓胡子……但转念一想，算啦，还是干活吧，还得象星期日他的朋友告诉他的那样，“强打精神”。他去追赶他的伙伴们，他们已经到了塌方的地段。

镐头开始挥舞起来。矿工们吃力地把巨大的、被染污了的石头装进车斗。一待车斗装满，领班便立即开走。显然，能到外边平台上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对他是一大乐事。平台上，警察还聚在那儿赌钱。矿工们伸了伸懒腰。艰难的劳动姿势，折磨得他们十分疲倦。但是，在那个臭气熏天的地方，气都透不过来，休息也没有什么意思。他们只好把满腔怒火倾注在手头的活计上，挖石头，挖土地，挖烂泥；挖十分钟，挖二十分钟，拼命地无休无止地挖下去……

路德辛多的镐头又刨到一个绵软的东西。当他把镐头抽出来时，在暗淡的灯光下，可以看到，它被沾湿了，一股恶臭使大家几乎窒息。22048更加头晕目眩，感到恶心，但这时车斗已在坑道里滚滚开来，他只得勉强忍住。看到工头来了，路德辛多恶狠狠地把镐头重重地刨入地面，一块巨石被掀了起来，还带起无数块碎石头，随即露出了一具尸体。

那个可怕的场面，永远也不会从他们的脑海里消失，那

种惨淡的场景，永远也不会从他们眼前抹去。尸体就埋在两块岩石中间，被压得没有人形，完全成了一堆骨头、腐肉、被蛆虫吃剩下来的筋腱、烂了的肌肉，以及衣服碎片的混合物……在那堆混合物中，有个圆形的金属牌子，尽管沾满了血迹和泥土，上面的号码还依稀可辨：11330。这个触目惊心的牌子，似乎在提醒他们：今天挖坑道的人，有朝一日也将不免重蹈覆辙。大家默默无言。空气象粘稠的冻胶，骤然凝结了。十双眼睛都盯着那团东西，盯着那堆泥土、肉体 and 潮气的混合物……

远方传来汽笛声，那犹如是块救生板，一下子把大家都解脱了。所有的矿工都丢下手中的工具，转身就跑。他们在坑道口深深吸了一口干净空气，但尸体的遗臭还留在他们的鼻子里，留在手上，留在脸上，留在他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这十个人一出坑道，无一例外，都倒在地上呕吐，打滚挣扎。路德辛多和埃斯皮内尔一起沿着小路下山去。他们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四肢打颤，步履艰难。

“这事可千万说不得！朋友，千万别让咱们家里的人知道。”

“对，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天哪，实在可怕！我的脑袋疼得要炸开了！”

“我也头疼得厉害。他们强迫我们干这种事，太缺德太野蛮啦。居然拖了一个半月才想到找人挖掘尸体……真叫我们活受罪！让我们忍受这一切！明天我不干了，让他们来杀死我吧！我宁可躺在地上，脸朝太阳，听候那些穿军装的刽子手们把枪口对准我的脖子扣动扳机。那倒好了，朋友，就象

影子掠过一样，刹那间便过去了，一死万休！”

“别那么想，应该坚强，亲人还在指望着我们。”

“但是，我是不干了。”

“我也不干了。”

“这个世道越来越不象话了。到处都有横行霸道、仗势欺人的事。朋友，咱们，包括您我在内，还有一千八百个工人，都是命运不济的穷汉，靠卖苦力吃饭。咱们这些人，死了连墓地都找不到。相反，他们，”他抬起胳膊，气得浑身颤抖着，指了指外国人的别墅。“他们这些统治阶级，却操有生杀大权。他们靠什么？是靠知识吗？也许，他们接触文明的机会比我们多，比我们知识丰富。不过，文明又是什么？是吃人的魔鬼吗？不，文明应该意味着了解，对每个种族的了解，对每个社会集团的了解。文明，应该是及时地、恰当而公正地解决民族的需要。文明是进步，而进步并不是从岩石中挖出煤来，又把人埋进去让他们腐烂。正因为他们有知识，比我们懂得多，他们应该更能理解我们。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置于死地，使我们承受苦难或被迫造反？”

埃斯皮内尔讲的话都很在理。路德辛多都能听得懂。的确，22066说出了他以前想说而说不清楚的话。说得真好，文明应该是了解和帮助，而不应该是破坏、毁灭、不幸和贫困。

他们到了垃圾场边上。小溪两岸，树木静静地伫立着，象在等待着繁星奇迹般地布满天空，闪耀出神秘的光芒。

“该分手了，朋友。”路德辛多说。

“那好，再见。我去打听一下消息，了解一下罗卡斯布兰

卡斯、比恩托阿莱格雷、尼尼亚索尔和其它煤矿的情况……今天晚上或明天再见面。可是，别再往腊平塔达去了。他们奈何不了我们。”

他们分手了。路德辛多向自己的小棚屋走去。埃斯皮内尔到酒店或者人们聚集的地方，探听穷兄弟们的情况。

夜色渐渐爬上山头，并且慢慢地向重新沸腾起来的谷地扩展。电灯亮了。机器继续不知疲倦地发出隆隆的响声。

马利埃娜坐在门前，两手抱住双腿，下巴搁在膝盖上。看见父亲进来，她抬起了脸。路德辛多看到女儿眼里噙满泪水，以为帕斯托拉病得很厉害，就赶快进屋。果然，妻子的病情毫无转机。尽管按照医嘱内服外敷，病情依然如故。事情不止于此，坎迪达还把路德辛多叫到一边，告诉他，如今他们连一个生太伏也没有了。

“我有什么办法！我是个穷鬼，命苦！而且是个废物！我能怎么办？除了去偷，去抢……反正不能叫孩子们饿死！”

“事情还不至于到那步田地，朋友。也许拉米罗先生肯赊给您些东西。他心肠好。讲人情。但我不能去，因为……因为他一定要我用女人的方式向男人还账……我绝不能再干那种事了。”

“我去赊，坎迪达。”

路德辛多走了。山坡上，苍茫的暮色里闪耀着昏黄的灯光。他恨机器的单调的响声，恨电灯的光亮，恨镇上孤寂的长街，恨外国人的别墅……尤其恨自己，恨得要命。

教堂的钟声当当当响个不停，向马利埃娜袭来，搅得她

心烦意乱。这阵可怕的晚钟，她听得十分真切。钟声在山谷嘈杂的空中扩展开来，传向四方，传入看管机器的办公室，传入比恩托阿莱格雷和奇卡莫查的井巷，传入“密斯特”和“密斯”们的住宅，传入贫民区可怜的小店。马利埃娜躺在小棚屋的泥土地上，听着钟声象喃喃低语慢慢消逝。但是，在她的心目中，钟声依旧在宏亮地召唤着她，呼喊着她。这是她一生中的决定时刻。那边，“魔鬼”在林间的阴影里等着她。他们将逃向天涯海角，为了躲避法律的制裁，为了追求幸福的未来。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她越来越犹豫了。她朝四周扫了一眼，只见一片黑暗。棚屋里的人都睡着了。饥饿征服了他们，他们以睡眠代替吃饭，因为路德辛多仅仅弄到很少一点面包，只够给虚弱的帕斯托拉充饥。在狭窄的棚屋里，只听到有节奏的、无变化的呼吸声。而她由于焦躁，却一直无法入眠……最后的钟声响了好一会，才在山脚下消逝。“魔鬼”肯定已等得不耐烦了。他会不会从此弃她而去，全然不顾她腹中的胎儿？这可是个难题。她预感到自己的身孕，对她来说，这太可怕了。不，她必须走。昨天下午她赴约时，自己的命运就永远决定了。当时她就清楚，在本能和欲望的支配下，她将落入“魔鬼”的怀抱。她果真没有反抗，如今已无法挽回了。

她担心有人醒着看到她深夜逃走，又一次仰起头来窥测棚屋里的动静。弟弟就在她身边，半张着嘴，酣睡的脸上神情安详。她想到了即将永别的家，想到她的出走将给父母带来的痛苦，妈妈已经危在旦夕了……她想起弟弟曾经两次表

现得那么勇敢：第一次，他偷了教堂的钱罐，第二次，为了保卫姊姊的尊严，他用刀子扎伤了“魔鬼”的腿……为了她的尊严！这真是讽刺！她的尊严已扫地以尽了。现在，对她来说，尊严早已化为乌有了。她已经失去一切。她没有抵制住“魔鬼”的诱惑，向冲动和欲望屈服了，扑进了命运的火焰之中。

后悔莫及，她慢慢地坐起来，没有人动弹。她轻轻地动作，轻轻地打开门，象猫一样地潜出了门。外边又闷又热，没有一丝儿风。树林宛如一堵黑魆魆的大墙，看来比黑夜还黑。远处的山坡上，亮着一盏盏明灯，那是坑道的入口处。池塘里，一只青蛙象患了气喘病，艰难地叫着。千万颗明星在高空眨巴着眼睛。东方挂着一颗红色的大星，仿佛是夜神的一滴血泪。第二天早晨，当帕斯托拉知道女儿出走以后，也会这样哭泣。亲人们会想些什么呢？他们将发疯般地四处找她。她想回去，回到刚才的铺位上去，回到帕乔的身边去。然而，她的出走，并不是出于野心，而纯粹是出于对“魔鬼”的钟情，对他的强烈的爱。此外，她总得考虑在她腹中已开始生长的“魔鬼”的儿子。

是什么驱使她奔向“魔鬼”？只是一时的冲动，这就是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这样造成的。就是这种不明不白的冲动，使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离开农村，走向腊平塔达煤矿，当了矿工。就是这种冲动，使“魔鬼”把刀子扎进了何塞托的胸膛。也是这种冲动，将帕乔引向教堂的大门，偷了敬神的钱。还是这种冲动，使 22048 将他最后的一个比索押在一只公鸡的利爪下。这种奇异的冲动，支配着人的行动，

犹如艺人手中的线，操纵着戏中的木偶。

“不能再犹豫了。”马利埃娜想。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需要拿出所有的勇气，所有的力量。但是，她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她的左手抓着房门。这门，在她即将跃入的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仍然是最后一块救生板。她还可能回到亲人身边来吗？她想到了父亲：近来他大变了。她认不出那就是她的父亲。他已经成了一个新人，有着新的思想，新的语言。斗鸡，掷圆盘游戏，啤酒……最后是罢工，有权有势的人为非作歹，逼得他们就要走向造反的道路……她记起了母亲：她流产了，医生为她接生，她大出血，结果得了重病……她想起了坎迪达：很久以前，她曾是“魔鬼”的情妇。她甚至想到涅科：据坎迪达说，涅科是“魔鬼”的儿子。而前一天下午，她所委身的正是同一个“魔鬼”！她隐约看到了她的小弟弟帕乔：他就在她的身旁，她诚挚地爱他。为了跟一个陌生人出走，她要抛弃这一切，而那个陌生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把她抛弃在远方的某处……使她流落街头，孤苦伶仃……变成一个既没姿色，又没精神力量的人，象坎迪达那样，落入所有男人的怀中，被所有的男人占有、玩弄……

她打了个寒颤。这是精神上的颤栗。她已踏在深渊的边缘，正沿着脆弱的峭壁行走，这峭壁随时都可能坍塌，使她坠落到黑暗的腐臭的深渊中去。她何去何从？但是，如果继续留在家里，她将无法向父母说明那件丑事，无法说明日益膨胀的腰围……太可怕啦！一想到要进行这种难堪的辩解，她羞愧得无地自容。她推开房门，在黑暗里向小溪走去，那潺潺的流水被远处机器的隆隆声淹没了，几乎无法听到。

池塘里，唯一的那只青蛙也沉默了。马利埃娜抬头望天，天上没有云，繁星密布，成千上万，数不胜数……她想，当第二天妈妈醒来，看到女儿已不在惯常睡觉的铺位上，知道她已在一种隐秘的心理驱使下远走高飞，永远不再归来的时候，她的泪珠会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

马利埃娜站住了。似乎有某种声音在唤她。在那有如患哮喘病似的青蛙的叫声中，她仿佛听到了帕乔在啜泣。在摇曳着枯枝的风声中，她仿佛听出了帕斯托拉的痛哭和路德辛多恳求的话语……她不该伤他们的心，让他们蒙受折磨。父母为了照料她，在摇篮前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为了使她象花蕾一般长大，他们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她身上了……而现在，当他们指望这个女儿报答他们，安慰他们的时候，她却投入“魔鬼”的怀抱，沦落天涯了。

马利埃娜想到家中的常客——不幸和贫困。想到没有面包、没有温暖、没有希望的日子。她暗暗对自己说，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完结，她永远不会穿上丝绸衣衫，永远不会吃到山下外国人和有钱人那种饭菜……可是，不，这种肮脏的念头，连她自己都觉得恶心。她并不是为此而离开亲人的。她是为了她的责任，为了一时脆弱而负担的义务。她腹中的那个过早形成的胎儿，要求她的爱抚，要求有父亲的保护，而他的父亲就是“魔鬼”。她要同这个逃脱法网的男人一起，在异乡颠沛流离。这条路，可能通向荣华富贵，也可能通向贫穷和毁灭。

黑暗笼罩着一切。突然，一个高大的、满头红发的彪形大汉，从林中出现了，马利埃娜感到他的健壮有力的胳膊抱

住了她。

他们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从小径转入大道，最后踏上公路。马利埃娜怯生生地走着，想到被她抛弃的家，想到穷途潦倒的父亲，想到垂危的孤独的母亲，想到她的小弟弟，不禁热泪滚滚。她的所有的亲人，都留在她的身后，被夜幕吞没了。

第十五章

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路德辛多躺在塘边枯草上，思忖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显得更加苍老，更加疲惫，似乎面临着最后崩溃的危机。胡须在他脸上投下了一层灰白色的阴影，颧骨在苍白无肉的面颊上显得更加突出。眼圈发黑，一对眸子象垂死的萤火虫，深陷在眼窝里，时而闪出黯淡的微光。这就是路德辛多，他已经走投无路，到了贫困和绝望的边缘。

他痛苦地想起了星期三黎明醒来的时刻。那天……其实就是昨天，可对他来说，似乎已经成了多年前的往事。他已经衰老了，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您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另一只脚正踩在香蕉皮上。”他的一个伙伴看到他那可怜模样时，对他这样说。马利埃娜……他的女儿，他的姑娘，想起她，他既心酸，又愤怒。她居然还曾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来欺骗他们。他们为她操了多少心，现在又为她受了多少罪！

是他首先发觉女儿失踪的。他本以为她可能到塘边去梳辫子去了。可是他从屋里探出身子来，没有望见她的踪迹。

他便走出棚屋，在周围寻找，又沿着通向腊平塔达的小路走到溪边，还是找不到女儿的影子。一种可怕的预感，使他的心顿时收缩起来。帕斯托拉想挣扎起来帮他寻找，但是力不从心，只好躺在地上照管涅科，让坎迪达、路德辛多、帕乔分头到大街小巷去找。他们找遍了教堂、车站和其他所有的地方……满以为马利埃娜已经回家，但回家后，看到的只是闹着要吃东西的涅科和哀泣不已的帕斯托拉。

新的灾祸使他们难以置信。为什么命运之神总是和他们作对，仿佛要迫使他们结束不堪忍受的人生！贫困，疾病……又加上了马利埃娜的失踪！在这一虎狼横行的社会里，一个孤孤单单的姑娘，能到哪儿去存身呢？路德辛多担心她已成了男人兽性的牺牲品，有些男人在井下虽也忍气吞声地干活，但常常在大街上彻夜踟蹰……可是，不，这不可能。如果他们前来把她劫走，肯定会在棚屋里引起惊动，把大家吵醒……他们左思右想，最后断定马利埃娜是自行出走的。

路德辛多一家人，在巨大的焦虑和痛苦中度过了那个上午。帕乔坐在塘边发怔。幻想着如何对拐骗她姐姐的家伙进行报复。要不顾一切地去杀人放火，大干一场。他脑子里充满了杀机：要么成为英雄，要么沦为囚徒。不过，他分辨不清事情的是非，肯定只能走上通向监狱的道路。夏日的早晨是明亮而欢快的，他却在自寻苦恼，准备忍受最残忍的拷打和最严厉的刑罚。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呆呆地坐在离池塘稍远一点的地方，也是无可奈何，一筹莫展。他只有一个愿望：赶快找到马利埃娜，让她回到由于难以启齿的原因而离开的家中。棚屋里，坎迪达正在劝慰帕斯托拉，这位母亲的

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路德辛多没有去上班。对缺勤的后果，他早已置之度外。他已经不中用了，象是一个进了坟墓的人。他觉得如箭钻心，怦然跳动的脉搏就要停止了。他想到了伙伴们，他们大概正在腊平塔达的坑道里干活，忍受着尸体散发的腐臭……可是，也许根本没有人干活。他没有看到有人下井。站到棚屋旁，可以一直望到井口，那里并没有警察站岗。但这件事对他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找到马利埃娜，知道她躲在哪儿，是跟谁一起出走的。他脑子里渐渐地闪出一个想法，但他又立即愤怒地将它驱走。“魔鬼”……不，这不可能。再说，马利埃娜只是在他杀死何塞托的那天见过他一次。但是，“魔鬼”曾经保护过她，这一行动本身，不正说明了他对她的爱情吗？也许她确已跟那个罪犯一起高飞远走了，为了逃脱法网，正在荒山上徘徊，过着野兽一般的穴居生活？一想到这，路德辛多不禁悚然心寒。但是，他又觉得这种想法是荒唐的。他的女儿不会走得很远。也许不过是一场虚惊。肯定是姑娘不忍看到亲人挨饿，跑到外国人家中当厨娘去了。路德辛多为这一发现满心欢喜。可是正当他要站起身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妻子时，“猫头鹰”从垃圾场一边出现了，并且远远地向他招呼。

路德辛多感到厌烦。“猫头鹰”准是来找他谈罢工的事，想把鼓动家们在刚刚开过的秘密会议上议定的事项告诉他。可是正在这当口，他哪有心思去管那些事情！他面临的问题是：女儿的失踪。虽说如此，他还是机械地朝“猫头鹰”走去。

路德辛多看到“猫头鹰”神色很不一般，显得很严肃。“猫头鹰”先跟他聊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什么谷地旱象严重啦，丁巴里重新开工啦，只有腊平塔达矿井里无人上工啦……但他终于转向了正题，把事情揭明了：

“朋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不过，我认为我应该把真相告诉您……我从特龙科索那边来的时候……今天清晨五点钟左右，我看见“魔鬼”和……和您的女儿……我马上认出了她，因为前些日子的一个星期天，你们去望弥撒时，我见过她……”

刚刚被路德辛多驱散的那个不可思议的判断应验了。马利埃娜是“魔鬼”的情人！就是说，她是第二个坎迪达。以后，她将无耻地带着私生子回到家中，难道能把这种丢人的事告诉帕斯托拉吗！

这个消息险些要了帕斯托拉的命。她整整哭了半天才安静下来。但是，时不时地发出按捺不住的抽噎。她的健康状况显然在继续恶化。路德辛多想到医院去请医生，可是，身上连一个生太伏都没有，——他们那天能吃上早饭，多亏拉米罗·卡布雷拉愿意赊帐。

现在，路德辛多回想着前一天所有令人伤心的事情，眼中泪珠滚滚。他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命运之神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使他难以忍受。

腊平塔达煤矿已经两天没人干活了。他想，他在丁巴里再也混不下去了。他无法偿付对卡布雷拉的欠款。他无法带着重病的妻子，带着坎迪达和涅科，带着他自己的儿子帕乔继续生活下去。他妻子听到“猫头鹰”送来的消息后，万念俱

灰，沉默不语，神情冷漠。他对妻子的思念逐渐从脑子里消失了。他不再去想她，既不去想她年轻的身体，也不去想她肉桂色的胸脯。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他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可怜虫。他没有工作，没有一间象样的住屋。妻子久病不愈。他们没有一个生太伏来买面包充饥。女儿又跟“魔鬼”出走了……他盼望到黑暗的坑道里去占据 11330 那具尸体的位置，到两块巨石之间去寻找自己的归宿。

对这几天在东方煤业公司所属机构中发生的事情，路德辛多一无所知。但是，他看到守卫丁巴里镇的警察并没有减少，还是那么多人。就是说，有三百多个武装警察在对付一千八百个手无寸铁的工人。反抗表现在什么地方？反抗取得了什么结果？反抗的种子死了没有？也许，它已被扼杀在不幸者的心灵中了。

路德辛多比任何时候都渴望着去斗争，去牺牲，去破坏。近几天来，这些想法死死地缠住了他，一刻也摆脱不掉。也许是幽灵般的饥饿钻进了他的头脑，使他发了狠心。他在自己的思想长河中，看到了布朗先生肥猪般的身影在转来转去，看到了镇长的鹰钩鼻子，看到了领班的连鬓胡子，这个领班正拿着外国人的枪在压迫他的同胞……这些形象都在他的脑海里疯狂地舞动着。路德辛多觉得自己病了，他是因为饥饿与贫困病倒的。煤业公司的所有工人也都象他那样“病痛”缠身。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救他们。

路德辛多没有吃午饭，他也没有吃的东西。仅有的一点热汤和面包，全给了帕斯托拉，坎迪达和两个孩子只喝了几口

粥。他饿得实在忍受不了，走到塘边咕咚咕咚喝水，把胃都喝痛了，他感到一阵恶心，在草地上呕吐起来。他太虚弱了，寸步难行。他想，自己的大限已经到了。他贫困到了极点，再也不能承受生活的重担。他听到棚屋里涅科在哭着要面包，坎迪达在连声呵斥孩子，不过，她也于心不忍，很快就住了嘴。他听到帕斯托拉的呻吟声，她已奄奄一息。帕乔也在屋子里。他可以想象得出，帕乔依在屋角里，正在闭目冥想，如何铤而走险。他绝望了，仿佛有个魔鬼在追逐他。他离开了棚屋，向卡米罗·卡布雷拉的酒店走去。

街上的黄尘一阵阵地向他扑来。他企图抓住黄尘，狠狠地揍它，咬它。他对黄尘，又恨又怕。他疯狂地撒腿奔跑，想抓住它。但是，黄尘却借着风的力量嘲弄他。不管他多么焦急，他依然一无所获。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反常。谁能说他不是疯子呢？由于贫困的折磨，由于在社会上得不到公正的对待，谁能保证他的神经没有严重失常呢？

走到酒店门口，他听到里边一片喧哗。他横下一条心，果断地走了进去。即使要他一人对付二十个警察，他也毫无惧色。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他们的枪夺下来。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决心，他希望把自己毁灭在街道上的黄尘之中，闷死在黄尘之中，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卡布雷拉站在柜台前面。几个工人喝醉了酒，正在借助于手势讨论什么问题，谁也听不懂他们的意思。还有一些工人围坐在角落里，咒骂着公司的头头们。由于害怕警察，他们压低了嗓门。这些人没有一个路德辛多的熟人。

“路德辛多来了，请进，请进。”卡布雷拉招呼他说。“您怎

么了？我看您的气色越来越不好了。莫非罢工失败对您打击太重了？”

“是的，先生……是的。”

“别泄气，伙计，您是个好样儿的。他们如此横行霸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老板们打算用武力制服我们，要你们低头，以此炫耀他们的力量。糟糕的是，他们有武器，而你们矿工只有决心和勇气。”

“嗯，是的……，”

“今天晚上要在这里开会，也许警察不会到这里来。”

开会？这么说来，工人的处境依然是微妙的。他们面临巨大的危险，说不定会遭到致命的打击。工人们十分恐慌，不满情绪很大，很可能要组织暴动，一千八百个工人足以把整个山谷夷平。

不错，那天晚上是要在卡布雷拉的酒店里开会。埃斯皮内尔一定会出席。路德辛多将会看到他，向他倾吐自己的痛苦。他信任埃斯皮内尔，这也许是因为他坚信此人能理解他的处境。反正，自己在家中也无事可做。他不愿听到涅科的哭声，也不愿听到坎迪达充满痛楚的话语，更不愿听到帕斯托拉的呻吟。他决定在这里等待他的同伴们的到来，打听一下公司里发生的事情。

“什么时候开会？”

“快了。您看，阿尔瓦雷斯和马尔蒂内斯已经来了，正坐在那边桌子跟前，他们是负责同人事处长和经理谈判的。那边，喝得酩酊大醉的是西富恩特斯。据说他是个共产主义者，工人们都很尊敬他，可惜他喝醉了，不能跟他们谈话了。他

们需要有人指点，否则，他们就会更深地陷入困境。……现在，已经来了那么多警察……大家都怕他们，但也都恨他们。万一今晚有个警察闯进来，那就非被剁成肉块不可。”最后，他扬起右手的食指，打了个有说服力的手势。

天快黑了，电灯亮了。埃斯皮内尔走进酒店，路德辛多默默地同他握手。22066 打量着他，吃惊地发现他神色很不正常。路德辛多的手冰凉而潮湿，额头上渗出一颗颗的汗珠，双目射出燃烧着的火焰……是的，22048 今天晚上的神情非常奇特，在所有人的眼里，不论是喝醉了的，还是滴酒未进的人，埃斯皮内尔都看出了一种极大的决心和绝对的服从。

“情况很严重，朋友。”埃斯皮内尔说。“我们不能听人摆布。一定要使煤业公司的老板们听听我们的呼声。阿尔瓦雷斯和马尔蒂内斯去交涉过，我不知道他们谈判的结果……他们就在那边，几分钟后，他们将向大家报告消息。”

人们逐渐向酒店涌来。路德辛多恐惧地审视着他们。是的，他们的表情是坚强的，紧闭的双唇流露出悲伤和焦虑，个个都射出了火焰般的、锋利的、令人震慑的目光……许多人的处境都和他相似。不过，谁也不会遇到象他那么多的难题：妻子危在旦夕，儿子由于饥饿正在啼哭，女儿出走了，生离死别……

屋里人太多，连身子都转不开。一些人走到院子里，还有一些人站在游艺场上。参加会议的最重要的人物，聚集在棚屋里。卡布雷拉和埃斯皮内尔在柜台旁给准备讲话的人，包括路德辛多在内，留出了位置。

路德辛多估计了一下，当天晚上到卡布雷拉酒店参加会

议的人数，大概有三百多工人。他看到数不清的苍白的脸，数不清的坚毅的嘴，数不清的在青紫色的眼皮下象萤火虫般地闪光的眼睛。

埃斯皮内尔把阿尔瓦雷斯和马尔蒂内斯叫到一边，谈了一阵。遂后用压过一切的嗓门说道：

“现在我们的同事向大家报告谈判的结果。情况紧急，请他们谈谈最近的进展。”

大家静下来了。有几个工人带来了走私的烧酒，酒瓶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瓶子被举在空中，又酸又辣的液体被一口口地倾入嘴中。烈酒使工人们变得更激动、更坚定、更勇敢了……

马尔蒂内斯以他个人和同伴的名义讲了话。桌子是他的讲台。他又高又瘦，脸膛尖削。他和聚集在路德辛多眼前所有的人一样，由于焦虑和贫困，眼里射出了坚定的闪电般的火焰。

“老板们对我们蛮横无理。我们的努力一无所获。他们根本不听我们的要求，不准我们讲话。他们把我们象癞皮狗一样赶出办公室。今天，我们最后一次去找布朗先生，要他改变态度，有点人性，发点慈悲。可是，他只让我们讲了三分钟，然后就动手把我们撵了出来。我向你们发誓，朋友们，当时我们之所以没有啐他，是想希望在别的地方得到被他拒绝了的东西。”

“打倒布朗先生！”有人喊道。路德辛多走进酒店前，就有几个人喝醉了，那人就是其中的一个。

大家异口同声地高呼。喊声震天动地，压倒了山谷里的

其他的声音。

“安静，安静！”马尔蒂内斯要求大家，“今天晚上，我们不要惊动警察。”

“打倒穿军装的杀人犯！”又是一声高呼，同样又引起了一阵呐喊。

“请大家谨慎！”讲演人恳求道，“过激的举动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刚才我说到，由于交涉无效，我们就离开了人事处直接去找经理兰多先生。他还是上次那种态度，最后蛮横地表示公司决不让步。他们甚至公然宣布将用武力来保障合同的执行。他说，各个工厂都在催他们迅速供应煤炭。就是说，我们的希望落空了。”

从游艺场那边传来了一个响亮的声音：

“他们太不讲道理了！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朋友们，你们知道那些该死的警察在奇卡莫查煤矿干了什么？警察逮走了十个工人，用枪托打他们，因为他们不愿继续干活。他们还把胡安·贝特兰的锁骨打断了。还逼着他继续干活，弄得他晕倒在地上，几乎死去。警察还不准大家送他回家。胡安·贝特兰一直躺在矿上，直到被一个小孩发现后，才通知了他的妻子。”

“公司的人到处为非作歹。”另一个工人说，他就挨在刚才说话的工人旁边，“这都是因为有警察在给他们撑腰。据说警察是来维持治安的，可是我早就看透了这些人，他们一边巡逻，一边就在杀人越货，强奸妇女……”

“现在他们想骑到我们头上来了！打倒警察！”

群情激昂，喊声震天。一瓶瓶的烧酒从人们的手中传来

传去。拉米罗·卡布雷拉从密窖中取出一大桶汽洽酒放在马尔蒂内斯旁边的桌子上。喝吧！既能解渴，又能解恨。

“在圣·布里希达矿山上，领班开枪打伤了一个工人。”

“领班？难道领班不是我们的同胞吗？”

“这些人卖身投靠了公司，他们是坏蛋，是恶棍。公司答应给他们增加工资，发给他们武器……”

“打倒领班！打倒叛徒！”

“那个受伤的工人叫何塞·卡斯特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臂，可能要终身残废了。我们能容忍这种暴行，能无动于衷吗？能让警察和领班当着我们的面肆意凌辱和杀害我们的同伴吗？”

“不能，不能！打倒警察！”

“我们要自卫！”

“在腊平塔达，你们知道他们强迫我们干什么吗？”埃斯皮内尔注视着骚动的人群说。“两个月前在那个煤矿的坑道中，我们有四个同事被塌方埋在地下。那时老板们根本不为他们的尸体操心。现在要我们去开拓坑道，重建矿井。星期二，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已经腐烂发臭了。可他们还用暴力来强迫我们在这种非人的条件下工作！”

一个刚刚赶来参加会的人，在门口大声嚷道：

“你们没有听到刚才的枪声吗？在车站上，一个警察喝醉了，朝火车司机托雷斯开枪，……把他打死了。”

听到这个新的事端，工人们同声发出了怒吼。他们把痉挛的手高高举在空中，要求正义，要求报仇。他们不能再忍受了。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他们遭受的欺侮和折磨已经

到顶了。

“你们看，朋友们，”阿尔瓦雷斯站到了马尔蒂内斯刚刚离开的位置上。”面对这些在丁巴里大街上横行霸道的家伙，我们应该怎么办？到处都有人受伤，有人被活活打死……他们无法无天，蛮不讲理，……决定性的时刻到了。明天，我们要上街游行，要求合理解决我们的问题，要求……”

“不，不能等到明天，现在就去！”一个醉醺醺的人站在酒桶跟前喊道。

“对，现在就去！”

“打倒警察！”

“打倒外国佬！打倒叛徒！”

阿尔瓦雷斯要求大家在这关键的时刻尽量克制，保持安静，可是，他的声音被怒吼的大海淹没了。路德辛多接过别人递给他的一杯汽洽酒，酒一下肚，他便既不感到饥饿，也不感到痛苦和劳累了。他只觉得要呼喊，要诅咒那些象刽子手一般压迫他们的家伙，要挥舞象革命火炬似的手，在外国人住宅区的大街上奔跑……

“跟他们讲理去！”

“给死伤的伙伴报仇！”

“打死警察，把他们消灭掉！他们才三百来人，我们有一千多。”

“我们没有武器。”

“我们有勇气，我们不怕死！”

阿尔瓦雷斯、埃斯皮内尔和马尔蒂内斯，要求大家安静下来，但醉意未消的西富恩特斯却一个劲儿在喊：“打倒警

察!”“打倒‘密斯脱’和‘密斯’!”人群沸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一瓶瓶的烧酒全都喝得精光。站在柜台边的路德辛多看到，面前无数张脸膛刹那间全都变了样子。由于一再高声呐喊，工人们口干舌燥，苍白的脸色显得更加阴沉，每个人的眼里都象在跳跃着一种神奇的火星。

22048感到自己的胸中也升腾起一股怒火。他不满自己的命运，不满生活中种种不公平的现象。为了鼓起勇气，为了这股怒火不致在心中熄灭，他想到了他的破棚屋，想到了奄奄待毙的妻子，想到了帕乔弹下的泪，想到了涅科的哭叫，想到了坎迪达……对，为了他们，为了所有同他的生命紧紧连在一起的人，他应该斗争，应该保卫他们的权利，使这些无依无靠、不幸和贫困的人们的声音，象最洪亮的号角一般，盖过发动机的声响，盖过机器的运转声……应该使被压迫者的呼声压过步枪的响声。被压迫者一定胜利，上帝给了他们与别人同样的权利。受欺侮、受损害的人和没有学识的人，应该齐声呐喊，发出最强音，要求面包，要求理解他们的处境，要求得到公平的待遇。

“打倒外国猪!”

“打倒人事处长!”

“打倒暴政!”

“把枪杆子夺过来!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老爷们吃得肥头大耳，不干活，睡大觉，可我们这些干活的人却在活活饿死!”

“大家上街游行!快上街!”

“革命万岁!工人万岁!”

“我们必胜！我们有成千的人，不怕死！”

“打倒警察！”

就在这时，酒店的门口出现了十几个气势汹汹、荷枪实弹的警察。

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是警察还是工人。猛然间，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响起了两声枪声。就在路德辛多附近，有一个人，身子一歪，倒在惊慌失措的同伴们的身上，他的脑袋被打穿了。另一颗子弹打在屋顶上。在场的三百多工人一齐疯狂地扑向那十几个警察，把他们团团围住，没等警察来得及自卫，便抓住他们冷冰冰的黑枪筒，使枪口朝向天空。有的用拳，有的象猛兽一样用爪，把多少年来埋在心中的仇恨，全部发泄在那些家伙们身上。他们冲上街头，在盛怒下，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他们的喊叫声震撼着夜空。三百个工人，三百双颤抖的手，三百条由于焦急而抽搐着的嗓子，三百股溶混在一起的反抗情绪，离开了拉米罗·卡布雷拉的酒店，走向丁巴里一条条黄尘飞扬的街道。他们要求伸张正义，高呼打倒警察，打倒外国佬。他们要求面包，要求承认他们的行为有理，要求享受合法的权利。他们的喊声越来越响，汇集在一起，高得可怕，象雪崩，象地震，迅速地传遍整个山谷。

夺到枪支的人不停地射击着。恐怖在扩散。不仅子弹在不时地爆炸，而且，整个饥饿、贫困和不幸的人民，通过呼声和喊叫，也在爆炸着。

工人从各个街角络绎不绝地涌来。在远处井下干活的人，

听到了枪声，也跑出井口，杀死看管他们的警察，夺走了他们的武器。许多人迎着警察的枪口倒下了，躺在血泊中打滚，迸发出临终前的抽搐。但是，大多数人同监管他们的人展开了大无畏的搏斗。他们沿着山间的各条小道，奔向一个中心，奔向外国人的住宅区。

从卡布雷拉酒店出来的人，已不再在黑暗中孤军奋战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工人中，有人举着火把，在昏暗中发出黄色的火光，冒着缕缕青烟。这是反对残酷压迫的烈火在呼唤。队伍逐渐增大，每前进一米，都变得更为强大，更为可怕。工人们加倍用力地呼喊，每个人的嗓子都喊干了，喊哑了，但是他们依旧高喊着，发出可怕的怒吼。枪声越来越密，到处传来了射击的回响。比恩托阿莱格雷在打枪，圣·布里希达在打枪，尼尼亚索尔也响起了枪声。突然，似乎是为了助威，机器也不响了。看管这些机器的人终于制服了警察，决心为夺取胜利出一把力。

阿尔瓦雷斯，马尔蒂内斯，埃斯皮内尔等人，并不赞成这样蛮干。他们原打算第二天组织一次有秩序的和平示威，到人事处去要求公平，要求享受人身保险和增加工资，并要求取消新增加的一个工时。可是，他们人数太少，无法力挽狂澜。在如此重要的时刻，他们要求怒火冲天的工人安静下来，有谁能听他们的呢？他们无法控制这场雪崩式的游行，只好参加进去，千方百计地去抓住工人们颤抖的手，夺下他们不断射击着的武器，扑灭以惊人的速度急剧增加的火炬。那些手举火炬的工人，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涌出来的，他们壮大了工人的队伍，壮大了受着饥饿折磨和渴望正义的战士的

队伍。参加游行示威的工人们，此刻正怀着复仇的愿望，行进在丁巴里工人区的黄土飞扬的街道上。

路德辛多，这个22048，也走在这一愤怒的行列中。他昂然站在第一排。他的武器是一双长满老茧的矿工的手。他的旗帜是为获得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呼喊。他的火炬，是闪耀在眼中的灼热的光芒和一往无前的决心。当他在骚乱的人群中高呼口号的时候，在他的棚屋里，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坎迪达和涅科，正在望着茫茫的黑夜，为山谷里正在发生的事情而焦虑不安。一想到这些被他遗忘在棚屋里的人，他就满脸愁云，心情沉郁。他深情地想起了善良的妻子，十五六年来，她一直在他身边，和他共尝甘苦。当她还是一个细高挑的农村姑娘的时候，她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少女的机灵。他想起了他们共同度过的幸福的时刻和苦难的日子……他也想起了帕乔，这个苍白、瘦弱的孩子。他才十二岁，就已偷过东西，伤过人，蹲过监狱……他还想起了马利埃娜。她现在正流落他乡，委身在“魔鬼”的怀抱里，也许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当他在反抗者队伍中行进的时候，坎迪达的形象也在他的眼前再现了。他似乎又看到了她的金黄色的胸脯，柔软而挺立的乳峰，结实而富有弹性的身躯，以及似乎总在等待着亲吻的双唇……她每天晚上都躺在他的身边，离他只有二十厘米，但他一次也没有亲近过她。而现在，为什么这个迷人的女人却再一次闪进他的脑海？为什么他似乎又听到涅科为索取面包而啼哭的声音？为什么他似乎又见到了他的羸弱地躺在地上正在饥饿中渐渐死亡的妻子？

一个人呼喊，八百个人响应。参加游行示威的队伍越来

越大，萤火虫般密集的火炬越来越多。从枪膛里射出的子弹，在夜空中划出了红色的火花，不断地坠落下来。机器停止转动之后，黑夜显得更为深沉。一切都被黑暗淹没了。唯一的不夜城，只是丁巴里的富人住宅区，在那里，老爷太太们正在柔软的床上做着美梦。但是，他们这些喊着反抗口号前进的人，在终日劳作之后，能有一米长的一席硬地栖身，也就心满意足了。

警察躲到哪儿去了？这个问题终于从一阵弹雨中得到了回答：警察躲在停在铁路上的破车皮后边。他们向密密麻麻的示威队伍发起射击。许多工人倒下了，有的受伤，有的被打死。后边的人收不住脚，只好从前面跌倒的人的身上踏过去。一千六百只脚在盖满黄尘的大街上前进。八百张口在呼喊着重打倒剥削者的口号。敌人的第一阵排枪，至少使五十个工人倒下了。但是，其余的工人在震惊之余，仍然奋不顾身地前进。他们象激流，象崩岩，锐不可当地向警察冲去。龟缩在车皮后的警察，没想到工人会有如此胆量。工人们从四面八方围住车皮。警察倚仗着一些有利的地形，继续向工人开枪。工人们除了敞开着、消瘦的、由于污染和肺病而受到损害的胸脯之外，没有任何防卫的手段。但是，他们有坚不可摧的决心和势不可当的激情。转瞬间，一百五十个警察被镇服了，工人们伸开一双双大手向他们扑去，用手指抠出他们的眼睛，扯下他们的头发。工人们把警察赶得象疯狗一般步步后退。那些幸免一死的警察，大多负了伤，丧魂落魄地逃向山岗。

胜利使反抗者掌握了更多的武器。枪声更密了。现在开

的枪已不是漫无目标，而是对准着公司领导人的住宅，这些鳞次栉比的邸府，就耸立在工人们面前。但是，当监狱已经在望的时候，他们又迅速冲了过去。

至少有一百五十个工人在大街上牺牲了，横七竖八地躺在铁轨上，或者车皮里。但是，前边的人倒下了，后边的人接上来，人们继续举着火炬从最偏僻的地区赶来，高喊着复仇的口号。正是权贵们的残酷无情，逼他们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工人队伍向监狱冲去。寥寥可数的看守很快被制服了。成百条胳膊，打开一道道铁门，牢房里一片欢腾。自由的时刻到了。五十名囚犯，不论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全都站到了罢工工人一边。他们带领游行队伍向权贵们的邸宅奔去。二百多把火炬，在平整的、两旁布满花园的街道上，形成一条火和烟的长河。

二百来个警察，在最重要的住宅（那儿住着煤业公司的经理和布朗先生之流的重要人物）布设了最后一道警戒线，人人都荷枪实弹。

被游行队伍释放的囚犯们，率先向警察发起进攻，猎狗般地向他们扑去。许多囚犯被打死了，但后继者突破了警察的防线，出现了一片混乱和恐怖的局面。在火炬摇曳不定的黄光下，出现的五十张瘦长、饥饿、坚毅的面孔，委实令人生畏。他们英勇地抓住枪管，把它推向天空，他们不怕丧生，不怕倒在地上。枪声此起彼伏。工人们一个个倒下了，但是，在东方煤业公司领导人的住宅旁，囚徒们同警察展开了一场殊死的肉搏战。双方扭打在一起，混成一团，囚徒们只剩下

二十四、五个人了，但他们勇猛无比，势不可当，终于打败了负隅顽抗的警察。

两辆汽车从住宅的另一侧驰出，顺着公路朝着特龙科索扬长而去。工人们狂怒地喊道：“他们逃走了！”这时，大家都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她们有的由于饥饿而卖身妓院，有的得了病，更多的人则在从事着奴隶般的苦役。大家也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他们在童年时代为了糊口就去行窃，而成了罪犯，被关进了监狱。想到这些，他们更加勇敢地向前冲去。警察一步步地后撤，把阵地留给叛逆的工人。

工人仍然从公司的各个煤矿不断涌来。最远的两个煤矿——圣·诺姆布雷和尼尼亚索尔——的工人，也赶来了。他们个个都举着火炬。有人把火炬扔进了一所住宅，其他人也纷纷效仿。熊熊的烈火从大楼的门窗里吐出了红色、绿色、蓝色的火舌，舔着漆黑的夜，迅速向四周蔓延。漫长的夏天，把一切都烤干了，楼梯、顶棚、树木、家具，院里的花草……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

叛逆者走在混乱的人群的前面。路德辛多仍然置身在叛逆者中间。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左臂，鲜血淋漓，他不觉得疼。他有一股非凡的力量。路德辛多同穷哥儿们一起，走遍了丁巴里的被大火照得通红的街道。

屋里时时传出呼救的喊声，要求外边的人宽恕他们。但他们不为所动。在复仇的时刻，谁也不能使他们软化。难道公司的领导人同情过工人的妻子儿女吗？难道他们听取过他们的正当要求吗？现在轮到工人来看热闹了。听到那些人哭成一团，他们感到无比痛快。有些人从屋里冲出来，朝四面

八方乱窜，工人们立即追上去，把他们打死，或者迫使他们重新回到烈火中去。大火在夜空中越燃越旺，到处响起了一片噼噼啪啪的响声。烧焦的木头和人体的恶臭，连同滚滚的浓烟，一起在山谷中飘散。

“到里卡多·加西亚家里去！”

“到镇长家里去！”

在摇动不止的火光下，矿工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也就是22048，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里卡多·加西亚的屋子。他向前走去，其他人跟随在他的后边。在二层楼的窗前，里卡多·加西亚出现了。脸上挂着鹰钩鼻子，眼里布满了恐怖的神情。

工人们吼声雷动。大家都恨他，因为他是个向剥削者卖身投靠的家伙，因为他一向欺压弱者。工人们一齐往他家里冲去。路德辛多第一个冲了进去。大家争先恐后地挤上楼梯。镇长跪在二楼大厅地上，吓得面无人色，象是在恳求饶命。有人一刀劈开了他的脑袋，脑浆四溢。浓稠的热血从血管中喷出来，溅满了地板。叛逆者把火炬扔在屋里，重新冲到黑暗的大街上。仇已经报了。反抗者的仇，卑贱者们的仇，不幸者们的仇，都报了，都报了。

工人们继续前进，转眼来到东方煤业公司的办公楼前。五百个工人高呼口号，一齐冲上去，有的端着步枪，有的举着火炬，有的打着手势。他们的眼里闪出坚定的光芒，好象在说，要么成为罪犯，要么成为英雄。

一排密集的子弹从办公楼的长窗里飞出来。几个工人倒下了，但是，其他的工人继续一边射击一边前进。黑夜被大火照得通明，雷电一般的子弹横七竖八地划过夜空。死神在

丁巴里镇的街道上狂舞。工人向大楼冲去。路德辛多拖着一只伤臂，跟着他们一起前进。他已经无力呐喊了，但是，在他的心底，在他的心灵深处，他仍在继续呼喊，要面包，要公道，要正义。

从办公楼里飞出一颗子弹，射在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的胸膛上，射在22048的胸膛上。路德辛多扑倒在地。他觉得象是挨了重重的一击，眼前一片红云，一切东西都被淹没了。那是大火，向四周蔓延的大火……千百只脚在他失去知觉的身上踏过。他想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的眼前一片黑暗，一片潮湿。他失去了痛苦的感觉，也失去了饥饿的感觉……

工人们继续前进。他们是一无所有的人，无依无靠的人，被别人遗忘的人。他们是反对社会不公的饥饿的人。他们从贫困和不幸的魔爪中挣脱出来，走上了流血的反抗之路。

烈火展开了红色巨翅，在整个丁巴里镇继续蔓延。

译 后 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崛起于拉丁美洲大陆的“爆炸”文学，为西方文坛——近年来，也渐渐为我国文坛——所瞩目。当时，拉丁美洲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脱颖而出，他们的作品大多以选材新奇，技巧脱俗而被世人称颂。这一“爆炸”绝非偶然，而是作家们多年酝酿的结果。在这之前，不少拉丁美洲作家以其独创精神，苦心探索，勤奋写作，为“爆炸”文学做出了有决定意义的贡献。素有拉丁美洲大陆文学大国美誉的哥伦比亚，在这一文学崛起中很具有代表性。

一九八二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百年孤独》。这是一部以布恩迪亚家族的兴衰史，反映哥伦比亚百年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它为哥伦比亚文学（当然也给拉丁美洲文学）揭开了新的一页。但是，在哥伦比亚文坛上，以《百年孤独》而名扬世界的加·加·马尔克斯，并不是一花独放，而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如果我们谈及那一时期的哥伦比亚文学发展状况的话，不能不提到《尘世艰难》（即《贫困者的反抗》）的作者费尔南多·索托·阿帕里西奥，在同代作家中，唯一能与其并驾齐驱的，除了曼努埃尔·梅吉亚·瓦列霍，就是费·索·阿帕里西奥，他被国内外的文学评论家公认为哥伦比亚，甚至整个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准备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

费·索·阿帕里西奥是新现实主义作家，于一九三三年生于哥伦比亚的博亚卡省。他刚满十六岁时，就开始了他的专业文学创作生涯。自一九六〇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到现在，除了诗歌和短篇小说之外，已有十余部长篇小说问世，是哥伦比亚数一数二的多产作家。他的比较重要的优秀小说有：《尘世艰难》（1963）、《大雨滂沱的时候》（1966）、《水落石出》（1971）、《支离破碎的世界》（1973），以及《污浊的镜子》、《美洲的葬礼》、《军队万岁》、《寂静的海港》等等。他的作品多以写实为主，描写社会重大题材，因而一直受到国内外文学评论界的广泛重视。他拥有众多的读者，尤以中下层人民为多。他的作品由于内容健康、寓意深刻、技法娴熟，被大量地选编进学校的教材。

《尘世艰难》发表于一九六三年，曾获得“西班牙语优秀小说奖”，它既是哥伦比亚“爆炸”文学准备时期的重要作品之一，又是费·索·阿帕里西奥的成名之作。它的出版，使作者在哥伦比亚文坛赢得了重要地位，并开始为世界文坛所注意。小说为日记体，读来使人感到亲切、真实。作者把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集中于主人公路德辛多·格里斯唐乔一家人的身上，把多年来，乃至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矛盾的激化过程，凝缩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这种高度的艺术概括，表明作者具有极高的文学造诣。路德辛多一家四口人，遭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源于社会制度本身的灾难。他们千里迢迢赶到丁巴里小镇时，耳闻目睹了那里的残酷现实：矿工们被塌方压死在地下，走投无路的女人被迫出卖肉体……并且意识到这也就是他们未来的命运。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得不留下来，因为生活已经把他们的出路全都堵死

了。路德辛多是下层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他当过农民，当过机修工，最后又当了矿工；他肉体上遭受着沉重劳动的折磨，生命朝夕受到矿井塌陷的威胁，精神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屈辱，不被当人看待，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从自己的身份证上抹掉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叫22048号的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路德辛多终于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参加了矿工暴动，大伙带着广大矿工的愤怒，一举烧毁了煤矿。路德辛多的妻子和女儿是底层劳动妇女的代表，她们与已沦为妓女的坎迪达的命运一样悲惨。他的儿子才十二岁，为了分担全家的苦痛，就冒险偷了教堂的钱，后来又因为保护姐姐扎了坏蛋一刀，被关进了牢房……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作者把这一切用细腻的笔调，描绘得淋漓尽致，读来感人肺腑，大有身临其境之感。至于反面人物——外国老板、领班、镇长等人为代表的恶势力，也无不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正因为这部小说描写了哥伦比亚的社会现实，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所以再版了十七次。

我们将这本书介绍给我国读者，意在使我们在得到艺术享受的同时，了解一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劳动人民，在今天仍然怎样地生活着、怎样地劳动着、怎样地斗争着……以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把社会主义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尤其是我国广大青少年，读读这本小说会是裨益不小的。

译者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尘世艰难

作者 = (哥伦比亚) 阿帕里西奥著 蒋宗曹 尹承东译

页数 = 2 4 2

S S 号 = 1 0 3 3 9 2 5 6

出版日期 = 1 9 8 4 年 0 7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译后记	